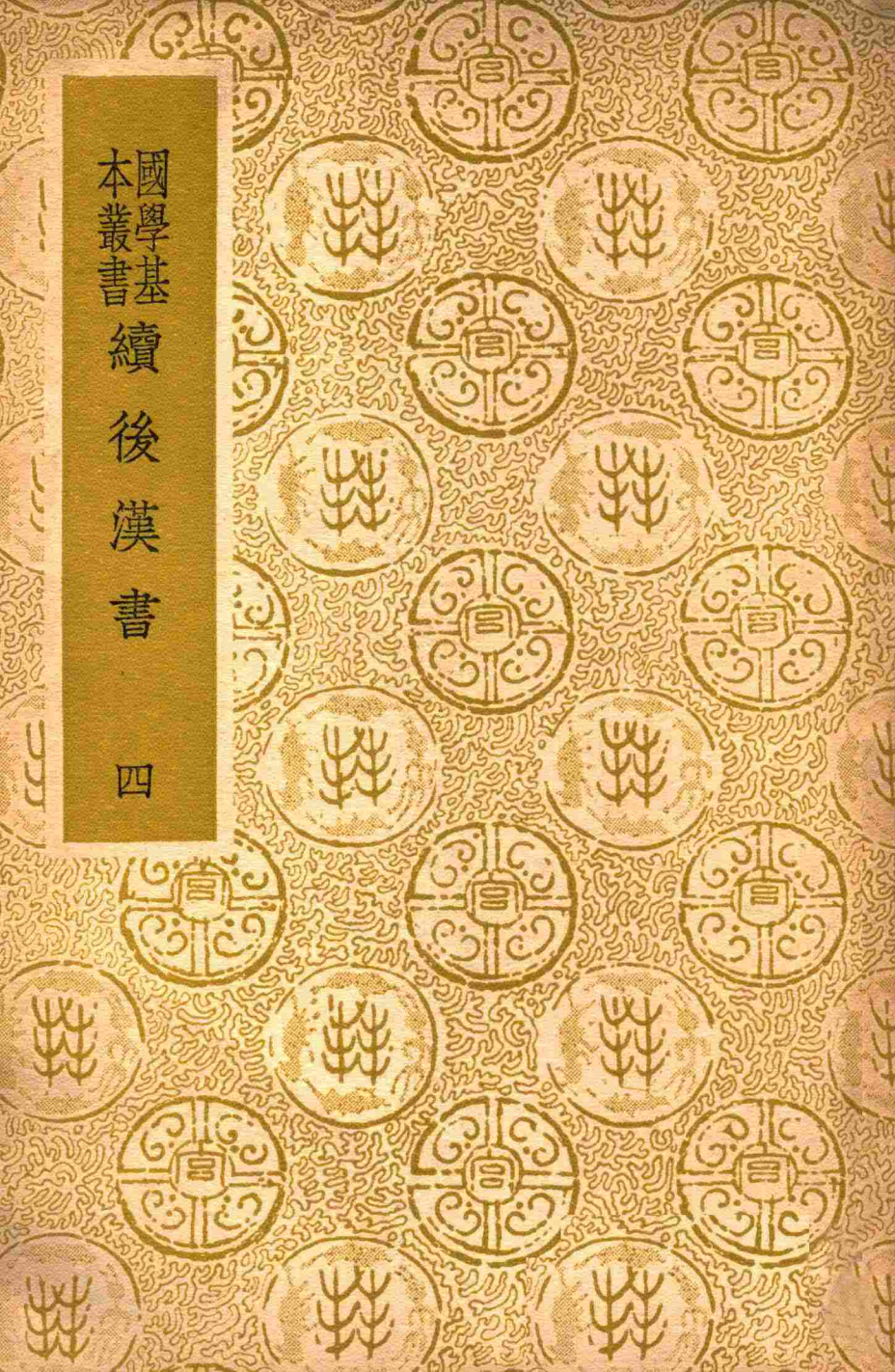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續後漢書
四



書叢本基學國

書 漢 後 續

(四)

撰 經 郝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下上

列傳第六十三下上

文藝

魏

王粲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吳質 邯鄲淳 繁欽 荀緯 王象 劉廙 饒彭 孫該 蘇林 衛覲

李康

謹案王粲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初曹丕及弟植皆好文學與粲及孔融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相友善丕植咸有逸才奇氣往往鞍馬間橫槊賦詩至於飲至策勳讌崇臺泛清池看花佇月粲等更酬迭和遵章雅詠警動一世號稱建安七子二漢質文於是一變儒學盡爲詩文矣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辭采傑瞻大將軍何進辟爲主簿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使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琳入諫曰易稱卽鹿無虞原注屯卦六三爻辭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霆發電

斷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強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進不聽果。敗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作書檄。曹操紹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其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而勿責也。乃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所作也。每作書檄。成草上操。操先苦頭風。一日疾發。以讀琳作。翕然而起曰。此能愈我病也。數加賞賜。後徙爲門下督。建安二十一年。操大舉伐孫權。使琳移檄喻權。操歎其文辭之美。二十二年。琳卒。操甚惜之。

議曰。陳琳之書檄。宏麗高壯。頓挫激切。足以聳動天下。建安以來所未有也。夫文動於中。而形於言。使讀之者亦動於中。而感夫言。則可以爲文矣。故歌詠之文。必使之歡忻動蕩。而手舞足蹈。戒諭之文。必使之擊蹠曲拳。服膺而感刻。弔祭之文。必使之歔歔流涕。而不能自己。檄告之文。必使之扼腕振奮。羣起而怒。冠歌詠而不能悅人。戒諭而不能服人。哀輓而不能哭人。檄告而不能怒人。則不足以爲文矣。若琳之作。所謂雷厲風蜚者也。得體制矣。然而琳初事袁紹。而爲紹檄曹操。及爲操禽。而復爲操檄孫權。君讎共主。堯桀共吠。方之袁渙之拒呂布。則其節不足稱也。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也。少受學於蔡邕。著作奇敏。邕稱其能。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不爲屈。曹操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敦促。逃入山以避之。操命焚山。乃出。以爲司空軍謀祭酒。與陳琳管記室。使

瑒作書諭昭烈及孫權。及征馬超。使瑒作書諭韓遂。馬上具草呈操。操擊筆欲爲更定。而竟不能。洵爲倉

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原注。文士傳。太祖雅聞瑒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瑒

遂撫琴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帝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爲知己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敗

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裴松之曰。案魚氏典略。纂虞文章志。並云瑒建安初。病

避役。不爲曹洪風。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瑒作書與劉

備。及征馬超。又使瑒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爾。而張隴云。初

得瑒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瑒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瑒辭辭稱大魏應期運。逾知其妄。又其

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瑒之吐屬。必不如此。世期謂鼓琴詩曲等爲妄。以瑒之高。或不爲此。不爲世屈。又

不仕操。逃山之事則有之。始焉不屈。既乃投杖。前倨後恭。於事不類。

應瑒漢司空掾珣之子也。瑒有才學。且出于父祖。珠玉之淵。故尤知名於時。謹案。應瑒傳不載事實。魏志則見王粲傳云。汝南應

瑒。字德璉。後云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後漢書應瑒傳注。

亦據魏志云。瑒字德璉。瑒弟璉。字休璉。或以文章顯也。又云。瑒子瑒。曹操辟爲丞相掾。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也。父梁字曼山。謹案。陳志云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稱。終野王令。楨思致高邁。敏於詞章。曹

操辟爲丞相掾屬。後爲五官將。丕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工死。欲借以爲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

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

之珠。燭衆士之好。原注。淮南子。隋侯之珠。高誘注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江中銜珠以報。因曰隋侯珠。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原注。詩。泂

鄭玄箋云。荆揚之州。貢金三品。颯貂之尾。綴侍臣之幘。原注。後漢書。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

冠。趙。以其君冠賜近臣。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污泥之中。而光揚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

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尙可納也。楨辭旨巧捷類如此。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丕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而楨獨平視。曹操聞之。乃收楨。滅死輸作。刑竟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建安七子。今自王粲至楨五人者。傳於此。孔融入死國傳。徐幹入高士傳。曹丕作典論論七子之文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原注。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縱火放兵。聞之可爲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尙宗室子孫。故當更職。

何忍行此。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

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原注。李善曰。齊俗

文體舒緩。

然非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

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

持論。理不勝辭。

原注。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辭。公辭勝理。

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雋也。常人貴

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覺。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公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

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數。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也。原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懼于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惟幹著論。成一家言。原注。魚豢曰。尋者往者。魯連鄒陽之徒。今覽王。繁。阮。陳。略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有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章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臙。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塵疏。文蔚性頗忿鷲。如是彼爲非從。以脂燭自煎藥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於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植幹。其爲光澤亦壯觀也。

議曰。曹氏父子兄弟。傑出一時。而陳思王植爲之冠。丕乃不數思王。以孔融稱首。融以英偉蓋世之氣。欲指揮劉玄德撥亂世反之正。豈區區於文字之間者耶。嫉賢弟而不與。援豪傑以爲論。皆其私也。其謂文章以氣爲主。孔融氣體高妙。徐幹時有齊氣。文章有大體。無定體。氣盛則格高。格高則語妙。以氣爲主。則至論也。嗚呼。不言論固至矣。然非帝王之學也。唐虞稽古。始皆傳心。禹湯受命。亦惟立德。至高宗傳說。始言學。謂數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故帝王之學。罔不在德。以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格物以窮理。修道以立教。躬行以邁化。尙德以厚俗。致敬以閑邪。執中以馭變。畏慎以奉天。警省以謹。微自彊以建極。公溥以庇物。寬裕以畜衆。剛斷以申令。明察以照姦。慈惠以子民。恭儉以足用。左師右傅。前諫後弼。論思講肄。不過夫是。凡詩書所載。文武成康之學。今皆可按。未始爲文也。故六經無虛文。三代無文人。戰國之末。屈宋始爲文章。漢興。孝武雖有歌詩。然亦未以爲學也。至於宣、元、成、哀。皆務經術。以儒臣爲輔相。講論經理。潤色皇業。雖新莽之僞。亦誦六藝。究王制。逮乎世祖。以諸生復漢。明、章皆北面受業。三公九卿。無非經明行修之人。顧未及於二帝三王之學。亦是有用。非虛文也。至丕篡代。專以文章爲務。一時學士大夫公卿大臣。專門名家。流風波蕩。不復可遏。至宋、齊、梁、陳。如簡文、元帝、長城公輩。原注。簡文元帝皆梁武帝子。隋平陳。封陳叔寶爲長城公。益爲浮豔。君臣宣淫。自謂風流天子。卒債社。沈宗浸淫。及於隋唐。明智之君。皆喜辭章。遂以篇題取士。舉世事虛文。而爲文人不復知二漢之經術。況唐虞之學乎。皆操丕父子建安諸人啓之也。丕卒而諡之曰文。而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周文、漢文。並謂之文。嗚呼。果何文邪。

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也。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丕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丕之爲太子。質有力焉。及劉楨失敬被譴。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植與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管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實且快意。原注。植譚新論。

人謂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居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

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矐靈急節。面有逸景之

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原注。王逸曰。若木在崑崙。楚辭出自暘谷。次子濛汜。天

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待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上

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憲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有

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

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翟迴車之縣。原注。漢書鄒陽上書曰。里名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想足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

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原注。戰國策趙造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史記楚有叔孫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民也。願足下勉

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質答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

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梁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旅旋之初。伏念五

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原注。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

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於是乃適西河大。羊於猗氏之南。原注。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

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實擬王公。馳名天下。與富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

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

。

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原注。戰國策孟嘗君就國於薛。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爾。今君有。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君乃

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願先王之宗廟。屢

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原注。史記。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為公子。亦

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惜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

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轂。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

西施出帷。嫫母侍側原注。越絕書。二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

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于華屋。靈鼓動於坐右。耳嘈嘈於無聞。情

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懼蕭愼。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便獻其白雉原注。尚書大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

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

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以薦于宗廟。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遠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原注。左氏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

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草蟲。伯有賦鴉之實。子西賦黍苗。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

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間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

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竄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原注。淮南子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援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以肆其伎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轉元城令。魏郡大疫。諸賢淪喪。太子不傷之。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懼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面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譏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埤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爾。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原注。絕絃事。見前注。禮記。孔子與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

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光武言年已三十。

謹案。後漢書隗囂傳云。年垂四十。文選作年三十餘。此作年已三十。蓋沿裴注之誤。

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質答箋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哀愛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人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聘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鄰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所任也。昔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感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于國。卒以收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擿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爾。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

原注徒

結切 猶欲獨向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曹操西征。太子丕在孟津小

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

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原注。六經。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

彈三彈。不守各去。控一棊先補角。世說。彈棊出魏。大體以巾角拂棊子也。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

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

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

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

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卽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

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候。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緝磬壘恥。能無懷愧。路不

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以宗親並受爵封。並爲列將。而質故爲長

史。不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及不篡代。徵質至雒陽。拜振威將軍。北中郎將。封列侯。假節都督河北

諸軍事。治信都。黃初二年。召質入朝。不與質及曹休歡燕。命郭后出見質。丕曰。卿諦視之。其親愛如此。五

年質復入朝。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供具。酒酣質復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肥而中領軍

朱鍊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

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屠机上肉爾。吾吞爾不嚼喉。咀爾不搖牙。何恃而敢爾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爾。乃至此乎。質頓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忿恚。拔劍斫地。遂皆罷去。其特勢驕豪如此。原注。質明傳。

文辭崩。質思墓作詩曰。搶搶懷股憂。股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主恩。榮爵與衆殊。自謂中終身。志氣甫當舒。何以中見棄。棄我歸黃壤。亮亮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慚。庶幾烈文。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尙書事。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

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處重任而不視事。非國相之才。叡深納之。其年夏。質卒。始質爲單家。遊貴戚間。不爲鄉里所重。雖出官本國。猶不齒士列。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爾。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爲溺攢也。及卒。有司以質怙威肆行。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正元中乃改諡威侯。自質及潁川邯鄲淳。繁欽。原注。繁音發。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王

象。下邳桓威。天水薛夏等皆有文采。而不在七子之列。應瑒弟璩。璩子貞。阮瑀子籍。譙郡嵇康。咸以文章

顯。儀廙修籍康皆自有傳。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客荊州。操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丕博延英賢。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

會臨淄侯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具酒炙。論文談兵。及當世之務。縱橫無窮。淳出歎植之才。謂爲天人。原注。魏略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澆訖。傳粉。遂科。植親胡舞。五。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乃更著不續。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

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議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誦今古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及於時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府宰酒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於時

世子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不頗不悅。及篡代。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

言奏之。不以爲工。賜帛千匹。尋卒。繁欽字休伯。潁川人。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間。欽長於書記。又善

詩賦。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原注。文帝集序。上西征。令守職。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飛轉與諸同音。欽賤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正月八日王黃領主簿繁欽死。

罪。近應秦賤。不足自寬。頃諸鼓吹。廣求異技。時郡尉薛訪車之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與笛同音。自上早見。

果如其言。卽日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感。細不幽散。聲悲舊節。

曲。曲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唱。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早試。中間二句。却欲

微其所不知。尙之以一曲。巧思意。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殫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

難以怨慕。味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嘶。淒入肝脾。哀感頑嚚。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旌。背山臨溪。流泉東逝。竊

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泣然殫涕。悲慟慷慨。自左斷史。炳響如名。俱能識以夾。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

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隨先白秀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歎。莫事速說。旋侍光塵。寓目。王象字義伯。少爲同郡楊

俊所知拔。及長有才學志節。建安中與荀緯等俱爲太子不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

中。惟象才最高。不旣篡代。拜散騎侍郎。遷常侍。封列侯。受詔讓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自延康元年始讓集

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八百餘萬言。象旣性氣和厚。又文彩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爲儒宗。丕如宛。詔百官

不得干預郡縣。及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不大怒曰。吾爲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尙書漢

明帝殺二千石幾人。象見詔文。知俊不免。乃當丕前叩頭流血被面。請俊減死一等。丕不答。欲入禁中。象

引丕衣。丕顧謂象曰。朕知楊俊與卿本末爾。今聽卿是無朕也。卿寧無俊也。無朕邪。象見丕言切。縮手。丕

遂入決俊法然後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卒

謹案。目錄此下有桓威傳。今闕。

薛夏字宣聲博學多才善屬文天水

故有姜閻任趙四姓雄望郡中而夏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逸去東詣雒陽曹操宿聞其名

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操在冀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

之爾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曹丕嘉其才黃初中遷祕書丞丕每與夏推論書傳不斥其名謂

之薛君夏甚貧不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丕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

丕引入坐定顧夏言之於休曰此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論其見遇如此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

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爾謂夏爲不得移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

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及卒敕其子無還天水

謹案。大典續後漢散條有薛夏傳。而目錄無之。此

書吳質傳。後列薛夏於王象。桓威下。今從之。

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歷丕叡世爲散騎常侍曹芳立稍遷侍中大

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

平四年卒贈衛尉子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有盛名貞嘗與玄坐作詩玄嘉玩之舉

高第遷顯位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及篡代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顛

譔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爲黃門侍郎爲東海王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

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議曰。嘗讀曹丕與季重書。未嘗不擊節稱歎。辭氣瑰偉。卓犖飄忽。撼搖天壤。對客口授。神采敏捷。短章之奇也。季重黽勉奉答。輦魚目以償夜光。動爲羞澀。筆力氣格之相懸。有如是者。然而丕植累貽書論。一時文士及文章利病。有敬畏之意。則季重雖不在七子之列。必有過人之度焉。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廙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首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原注。劉向新序。趙簡子欲專天下。謂其相曰。趙有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

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書召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卽殺之。使使者聘孔子於魯。以胙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謂船人曰。孔子卽上船。中河。必茫而殺之。孔子至。使者致命進胙牛之肉。孔子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讀犢鐸鳴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及於涸澤。河風不離其巔。故刳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於澤而漁。則龜帶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而谷風生。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鐘應於內。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君子遠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何爲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案。寶鳴犢孔叢子作鳴犢寶。戰國策作鳴犢鐸。史記作寶鳴犢。或又作鳴犢寶。諸說不同。未知孰定。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

蠡遷化於外。

原注。柳下惠事見前注。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乃乘扁舟。變名易姓。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

諸侯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爲富好行其德者也。遷化。恐遷有無化居也。十九

坐而自絕於時。殆

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道中。爲牋謝表曰。考爾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殞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

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廩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翁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卽日到廬江潯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惠。原注。左氏傳。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子娶於王子。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傅子曰。表既殺望之。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忤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齊。逢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主之度遠也。若不違其度。惟偏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遂歸尊操。操辟爲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不甚器之。命廩通草書。廩答書曰。初以尊卑不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悼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原注。國策。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隗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操在長安。欲親攻漢中。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人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口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強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已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是故文王伐

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德。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德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勢。若能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廈。潛思於治國。廣務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民安國富矣。操遂進前而報麋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麋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置丞相倉曹掾。屬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當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揭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初偉與諷善。麋戒之曰。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有違先聖人交友之義。非厚己輔仁之謂也。吾觀諷不修德義。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實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虞上疏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爾。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旣於其事不省。而爲政者亦以其不得。

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己。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卹民。而夢想於稱譽。此非所以爲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爲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爾。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爲佳者。奉法也。憂公也。卹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爲美。闕而從人。謹案。調今志注改作風。監本作闕。與此合。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此。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少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畔者爲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操甚善之。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曹丕立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年四十二。無子。以弟子阜嗣。終陳留太守。阜子喬。晉惠帝時爲豫州刺史。時東海繆襲。陳留蘇林。任城孫該。河東杜摯。皆有才學。其所敘述。亦傳於世。繆襲字熙伯。父斐字文雅。該覽經傳。六辟公府。徵爲博士。皆不就。襲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官至尚書光祿勳。正始六年卒。年六十。子悅。晉光祿大夫。孫紹。播。徽等。皆以文學顯於世。蘇林字孝友。博學多聞。凡諸書傳疑難。林皆釋之。甚有柢要。建安中爲五官將。丕文學。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以老歸第。國有大議。遣人就諮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孫該字公達。好學能文。年二十上計掾。召爲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杜摯字德魯。初上笱賦。署司

徒軍謀掾。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毌丘儉鄉里親善。貽儉詩求仙藥。一丸欲以感求。助儉答詩而摯竟不遷。卒於祕書。

原注。文章敘錄。摯與毌丘儉詩曰。騏驎馬未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薪。妻呻呼不還。釋之官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命。而與齊其思。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彼此篤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有悒。八子未遭遇。今者

體無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柳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

議曰。劉廙才鑒清遠。諫操伐漢。懼其重失。規以西伯。操謂之不知君擬。非其倫。而近於迂。不欺之言也。則吾爲周文王之語。豈非自欺與。其論治道。謂不宜數易守令。不當以聲譽黜陟。皆知治體之言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至漢孝宣久任守令。增秩賜金。而不徙使吏。致其能民熟其化。於是號多良吏。至於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皆漢之善政也。廙有見乎此矣。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曹操辟爲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尙書郎。操攻袁紹。而劉表爲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中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高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

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封殖關中。遠者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宏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尙書。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初朝廷播遷。臺閣舊事。散亡無幾。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中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操使荀彧問覬。覬以爲西方諸將皆豎夫。崛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日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爲變也。宜爲後圖。若乃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諸叛必疑。一相驚動。地險衆強。始難爲慮。彧以覬議呈操。操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皆叛。操親伐之。僅乃得平。死者萬計。操悔不從覬議。由是益重覬。曹丕立。徙爲尙書。頃之。還漢朝爲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詔册及丕稱尊號。復爲尙書。封陽吉亭侯。曹叡立。進封閼。原注音聞鄉侯。三百戶。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甚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生也。故人

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太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足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尙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納鯁切。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爲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烏篆。隸草。無所不善。觀卒。諡曰敬侯。觀子瓘。與燉煌。竇靖。俱善草書。原注。晉書。靖字幼安。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雒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荆棘中耳。太安末。拜使持節。督雒陽諸軍事。游擊將軍。與賊戰。被傷。卒。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瓘爲尙書令。靖爲尙書郎。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特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原注。後漢書。度遠將軍張奐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英弟昶。字文舒。亦善草書。瓘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旣生。書契是

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益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螭，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鬣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窟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傲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雖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瓘子恆謹案晉書字山亦善草隸，乃作四體書勢。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

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廢。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芟葦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獨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類。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瀾滢瀾。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致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損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

小篆者。或曰。下邳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代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顏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縕。揚波振擊。騰跼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翹翹。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駘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搆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倮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觀。擿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宏懿。愷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柁。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柁，鵠卒以書至選部尙書。原注：梁鵠字子皇，安定人。靈帝末爲涼州刺史，邊章韓遂之亂，徵爲選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雒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宏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賦用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時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蜚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煙，漸巖巖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文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

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稍疎。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

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章仲將謂之草聖。原注：文章敘錄：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

章·建安中爲郡計吏·特拜郎中·稱遷侍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於家·初邯鄲淳·衛覲·及誕並善書有名·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

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

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

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

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

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

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跼踞點躡，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

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蟻揭枝，絕筆收勢，餘綫糾結，若杜伯捷毒緣幟，騰蛇赴穴，頭沒尾垂，

是故遠而望之，隴然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於是

晉世往往以書法名家。至右軍將軍王羲之，兼善隸草，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

其出奇爲擘窠大字曰龍爪書，至小楷則尤極秀勁，其真行如蘭亭敍草，皆絕筆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

其出奇爲擘窠大字曰龍爪書，至小楷則尤極秀勁，其真行如蘭亭敍草，皆絕筆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

當抗衡張芝草書當雁行也。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好，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服。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顛隸，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子獻之亦工草隸，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議者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翫之。天下號爲二王。漢晉書法，至是極矣。

議曰：古者造書契，以代結繩。至於六藝典籍，綿世閱代，書以傳信而已，初不計其工拙而以爲學也。秦始皇以隸代篆，漢魏之際，又以楷代隸，以草代楷，漸趨簡易，以爲捷便。蔡邕、梁鵠、鍾繇，獨能存古法，出新意，遂爲工師規矩，書學之宗。衛凱父子以書法傳家，恆遂著論，推本所自。至於二王盡古今之變，書家之能事畢矣。嗚呼！詩文至於漢晉，字畫亦至焉。而後世鮮能及之，豈其去古未遠，氣質渾厚，天然太璞，未至於剝弊歟。

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有崖岸，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曹叡異其文，起家爲潯陽長。政有美績，卒於官。又嘗著運命論行於世，其辭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雜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原注。易乾。陶度。聖人受命。當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濟水已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社里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於桀時。蓋此社也。明與鳴古字通。

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涓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原注。春秋考異。郵稽之筮圖。參於太古。易坤。靈圖。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命歷序。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陵。漢以興。春秋感精記。西秦東陶。

謀與鄭伯。晉戒同心。遮之殺谷。百里子哭諸之。知其泣血何益。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神降。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

妖始於夏庭。原注。史記。昔夏后氏之衰也。有神龍二止。夏帝之庭。言曰。余褒之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正之。莫吉。卜請其殺。而避之。乃吉。於是布幣而册告之。龍亡而褒在。夏氏乃積而去之。比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爨疏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而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童妾既獻。遣之。既筭而娠。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諺。樂彌箕服。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實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靡山下。曹伯陽之

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原注。左氏傳。初。曹人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

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敏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原注。左氏傳。初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魯人召之。所宿庚宗婦人。雌。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田於丘裔。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置饋於个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徵。與孫不食。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原注。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王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矧之內。闇闔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譚案。體仁。文選作體二。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太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

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塞之斯爲淵焉。通之斯爲川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途。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微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蓬蔕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閱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原注。漢書。汲黯爲東海太守。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懷詐而欺。使使薄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爲。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原注。漢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建白。以爲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又成帝立。丞相奏顯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死。故

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原注：漢書拜王莽爲大司馬。又董賢又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原注：桓譚新論。

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原注：漢書王莽于五刑立

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也。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紉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瓊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遘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

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主客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

所。璣旋輪轉。而衝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議曰。蕭遠之論。謂治亂有運。窮達有命。而要歸於任運。委命而不及。造運立命。則未備也。夫運故天之氣。數命爲人之分定。而治亂興亡。則不可以任運。吉凶得失。則不可以委命。皆人爲有以致之。苟爲有道。匹夫而終爲萬乘。苟爲無道。萬乘而終爲匹夫。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必行而莫之禦。卒受天命。以匹夫而爲天子。紂爲無道。窮凶極侈。滔天荏惡。每稱說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卒自斷命。以天子而爲匹夫。故孔子罕言命。君相不言命。君子存心養性。以事天。天壽不貳。以立命。其亡國者。則任運。自暴者。則委命。欺天盜國者。則自負運命。故王莽謂天生德於予。曹操謂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如孔子之無位。顏淵之短命。冉耕之惡疾。孟軻之不得。能事天立命。不違夫道。而行使止尼。始可以運命言之。苟爲有位而於道未盡。皆不可以運命言之。夫言之難。立論尤難。矧於運命天道之流行。理之極致。數之大歸。聖人所罕言者。而遽立論馳騫於辭章之末。可乎哉。故蕭遠之論。則亦叔皮王命之流。其任適兩墮。則老莊之餘也。非吾聖人所謂命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六下

列傳第六十三下

文藝

吳

左思

陸機弟雲
陶孫拯

謹案左思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賦本詩之一義。屈宋作而騷賦興。遂與詩別而體制異矣。漢興賈誼司馬相如壯浪縱肆宏富高古。無以尚矣。至揚雄班固摸擬填塞。雖工巧而不能窮神入聖。於是自以爲非。若張衡左思則又下揚班遠甚。特主撮事類辭章之肆闊爾。孟堅平子之兩都二京歸美當代未害於意。若太沖之三都以晉繼魏。遂鄙蜀抑吳歸美於魏。統紀既謬。又可與語義乎。故文章先義理而後詞藻。本體制以定工拙。悖理失正而夸多鬪巧。不足以爲文也。故削而不錄云。

陸機字士衡。大司馬抗之子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謹案晉書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年二十作文賦曰。余

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

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佇中區以元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懷懷以懷霜。志渺渺而凌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遊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曠曠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佛悅。若遊魚銜鈎。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餘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嶸原注。上助舉。切。下魚呂切。而不安。聲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原注。音寒。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粲風飛而森豎。鬱雲起乎翰林。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僣俛。當淺深而不

讓雖離方而遯圓。期窮形而盡相。故夫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麗。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煜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原注

·音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遣言也貴妍。饜首聲之佚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嶇。原注·上音綺·下音蟻而難便。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敍。故澆忍而不鮮。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闢合乎曩篇。雖杼柚於予懷。恍怵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捨。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原注·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反。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

疾。原注·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武。

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

么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噴

原注·才

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寤雍

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

固既雅而不豔。

原注·禮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組腥魚。人

猶餘也。然大羹之日餘味以爲古矣。而又闕之。甚之之辭也。遺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

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

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遺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原注·莊子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讀者聖人之糟粕爾。公曰。寡人讀書。輸入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誅。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矣。疾則苦而不入矣。不能不疾。得於心而應於手。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王莽論衡。虛談竟於華葉之言。無根柢之深。安危之際。女人不與。徒能華說之效也。普

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岐原注·與於拙目。彼瓊

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棗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乎予掬。思挈餅之屢空。

病昌言之難屬。故蹠蹠原注·上較甚反。下較角反。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

叩缶。顧取笑乎鳴玉。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威蕤以駭選。惟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聲泠泠而

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唇齒。紛威蕤以駭選。惟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聲泠泠而

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控隨，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拙。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闕，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配需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吳滅退居舊里。杜門爲學，積十有餘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枋，蒸禋皇祖。於是雲輿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闔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宏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

原注：繁欽辨惑。吳人以船載爲與馬。以巨海爲夷庚。臧孫紇晉書。夷庚才入乘輿旅館。則夷庚者藏車之所。

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

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禳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略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千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劬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鏃。望鸞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

逸駿擾於外。闕明珠寶。耀於內府。珍珠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聘於南郊。衝軻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饗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謹案。晉書作鍾離斐。文選作離斐。與此行。查孫峻傳云。丁奉、離、斐。黎與離同音。即其人也。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元、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變。歷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陳。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謹案。其民怨。俗陋二句。文選俱有矣字。此據晉書刪。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大帝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宏遠矣。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官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

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而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苛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宏於茲者矣。謹案。未巨與文選合。晉書作未見。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難。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爾。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是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旂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

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少警。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兆。吳覺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虛。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元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遭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原注。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尚書大傳。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二說不同。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詩。太康末。與弟雲俱入雒。造太常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原注。晉書。機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草萊。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晉書云。遂薦之。諸公

太傅楊駿辟爲祭酒。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毓、盧珽志默然。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尙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令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爲之。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救，理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原注：晉書：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旣而罷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志匡世難，不從。冏旣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于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于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輝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仇乎？而時有絃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

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爽快。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原注。班固漢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國黜凶害。天子是叱。博陸侯。霍光也。而成王不遣嫌吝于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原注。漢書。宣帝始立。謂見高廟。大將軍。光從參乘。上內殿憚之。若有芒刺在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原注。竹書紀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文種者。姓文。字少禽。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尙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于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視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饜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于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聞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于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忘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湮爲窮流。

一匱之覺。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于黃唐。郡縣之治。創于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敢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繫于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折。侵弱之覺。造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畝之制。有隆

於昔豈玩二王之禍而闢經世之算乎。因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于殄祀。土崩之固。痛於凌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于弱下。國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覈。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和陵夷之可患。闢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震矜。遠國先叛。原注。公羊傳。葵丘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何休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莫我若也。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原注。請隧事見曹植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原注。漢書。沛公自關。羽入至戲。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其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

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量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土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原注。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故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賈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確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蘇布用淮南。則又反。虞綰最弱。最後反。景帝卽位。最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賈高非五等。虞綰亡入匈奴。故不數之。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原注。皇祖。高祖也。史記。淮南王蘇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至長安崩。前漢書。王王傳。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袁盎爲太常使吳。魚王聞盎來。不肯見盎。欲說。笑而應曰。我以爲東帝。尙誰升。不肯見盎。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

策漢必稱諸侯

原注。漢書。呂產呂祿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大臣迎立代王。張武以為不可往。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鄒。齊。代之強。故迎立大王。大王勿疑。

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轍矣。

原注。漢書。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啖孤棧逆。以害于國。故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原注。漢書。成帝悉封舅。譚為平河侯。用龜錯之計。削吳楚。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

達時。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都。又封恭為新都侯。光武中興。纂降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

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雖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

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原注。左氏傳。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圍以為圍。邊伯之宮。近于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視

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蒼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瀛。蘇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

王復之。又通於陳氏。王奪陳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

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坎敵。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鄆。處于汜。太叔以陳氏居于溫。王子朝。實起有寵于景王。王崩。子朝因衛官百一之喪

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猛卒。敬王即位。尹氏立王子朝。劉子以王出。于滑。晉趙

鞅帥師納王。尹氏。召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王入于成周。七臣。蒼。幽。邊。鉅。釐。震於闕。宇。鑄流於絳。闕

伯。詹父。子禽。視跪。及頹。叔。桃子。實起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也。鉅。釐。震於闕。宇。鑄流於絳。闕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宜王興于共和。襄惠振於晉鄭。

原注。史記。厲王出奔于。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左氏傳。惠王即位。衛師伐周。立子頹。虢公。鄭伯同伐

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襄王出居于鄭。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逐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澠。殺之于隰。城。豈若二漢階闔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原注。董卓也。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攬董

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

蓋遠績屬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仇之手，忠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原注：漢書·王莽傳·翟義與劉宇·劉橫·結謀舉義兵立劉信爲天子·義敗·皆爲莽所誅·後漢書·董卓以韓馥爲冀州刺史·劉岱爲兗州刺史·各舉義兵討卓·卓乃醜殺安農王·遷帝於長安·左氏傳·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雖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凡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政，郡縣之長爲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機感成都王穎全濟之恩，又思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戡定，遂委質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機表謝曰：陪臣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

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邊。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爲故齊王罔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叢爾之生。尙不足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躅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青。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尙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垢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太安初。穎與河間王容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諸軍二十餘萬。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

忌。又羈旅入宮。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爲首鼠避賊。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爲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旂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金鼓之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如積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嬖於穎。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帔。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哉。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旣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旣死。非其罪。士卒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

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宏麗妍瞻，英銳漂逸，一代之絕也。然好遊權門，與賈謚親善，以進取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遂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雒。原注：晉書：機初之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不敢白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聞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駭，乃是山鹿野麋。默微尋強，是以發連。華撫掌大笑。揚州刺史周浚辟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瀆波蕩，遂以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於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凌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

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財。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迂。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諫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疏闕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凌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大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樂。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旣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切。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櫃於祕宮。披金籙於元夏。思樂百代。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厲書。篇章光覲。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褰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

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縉紳之士。具懷愼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元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原注。周禮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節。再變而致蠶物及山林之節。三變而入爲手。麟物及丘陵之節。四變而致毛物。墳衍之節。五變而致介物及土之節。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之節。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直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爲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懸於漏刻。秦平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

之百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爲晚。今此舉措實爲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審。詳慎。統等區區。非爲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回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泣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原注。晉書。初雲嘗行逆宿故人

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問之。至一室。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許。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屋。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姬家。雲亦無元學。自此談者殊進。

雲弟耽爲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初抗之克步闌也。誅及嬰孩。識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機之誅。陸氏無遺。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馬援擇君。凡人所聞。不意三陸相攜。聞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可爲悼歎。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謹案。目錄附孫拯。褚陶

闕。今

議曰。楚祖鬻熊爲文王師。今其書有鬻子者。其後成。穆、莊、靈與齊、晉狎。主夏盟。虞、夏、商、周之後。皆朝於郢。嘗用六王二公之禮。則其文物不異諸華。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右尹子革復能誦祈招之詩。則學問淵源。自同於齊魯。豈無風雅之文乎。孔子以其僭三紀而弗錄。故楚之文辭不見於六經。

之中及其終也。屈原以騷賦爲辭人倡，自置六經之後。秦漢而下，莫不遵之。於是六經之文不復作，盡爲騷人辭客而文章盛矣。建安末，曹氏昆弟雖論體製，猶未大備。陸氏世雄荆楚，累將重侯，不顯武烈，未有文人國亡而機雲出焉。機年二十作文賦，遠探屈宋，下拉曹劉，窮極作文之情狀，推本篇章之體制，究竟辭藻之利病，精粗本末，無不周悉。遂爲作者大匠，百世文宗。嗚呼！六經之後，文章之學，皆本於楚，豈抑之久，故發之傑，且異歟！抑豈江山之勝，篤生異人哉！夫發造物之幾者，必見惡于鬼神。屈平沈江，陸機伏鑕，天奪之也。又可問天耶？又可尤人耶？

贊曰：三辰麗天，萬類賁土，紛我情志，葩芬抽吐。儲神郁氣，夏摩律呂，駕才摘藻，厭客尊主。經緯典則，芟崇費淫，雕仁琢義，追玉鏘金。體制不紊，淵源益深。搜抉理窟，步驟辭林。爰始屈宋，遂極漢魏。七子偕作，視古無愧。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七

列傳第六十四

行人

漢

鄧芝 宗預 陳震

吳

顧徽 趙咨 沈珩 陳化 浩周 鄭泉 馮熙 張溫 秦旦 鄭胄 紀陟 宏璆

張儼

周官大行人。王交諸侯。則間問以諭志。歸牘以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禮以補裁。諸侯之邦交。則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故自王朝及諸侯。皆有行人之職焉。所以維持恩紀。爲太和之治也。及周之衰。諸侯比周。大夫交政。行人之職尤重。晉之子員。鄭之子羽。皆其選也。至于大征伐。盛會同。皆正卿命大夫親行。逮夫戰國。四公子之徒。連車騎。結賓客。勢焰翕赫。聳動天下。蘇秦乃佩六國相印。爲從長。而張儀出入。並相數國。爲衡家。布衣崛起。鼓舌張吻。搖撼王公。大人以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毛遂者。不可勝數。昔之行人。舉爲說

客矣。漢興猶有先秦遺風。蒯、鄴、隨、陸。原注。劇通。鄺食。其。隨何。陸賈。高視闊步于慶兵之時。及中原無事。劉敬始結和親。使外夷。至于孝武開邊。通西南夷。西域。兩粵。朝鮮。而使者冠蓋相望于異域矣。然而祇以中國交夷。狄勤遠略而已。未繫于安危存亡之際也。建安末。海宇剝裂。國別爲三。行人雖不置官。而職任益重。初。昭烈不得還漢。託足無所。孔明求救于孫權。與共拒曹操。至昭烈親詣京口見權。有不得已焉者。自是漢納交于吳。而行李往來矣。及昭烈得益州。而權爭荊州。權乃稱臣於操。以襲關侯。吳納交於魏。而使命相通矣。昭烈討權。權懼而稱臣於曹丕。使命再通矣。權復叛魏。遣使聘漢。漢報其聘。漢吳復交矣。吳與魏通而中絕。其後復與晉通而復絕。與漢再通而終末帝之亡而不絕。漢賊不共戴天。終與魏絕。故其行人往還。皆安危存亡大計。重於周秦漢初之世。漢吳初合而勝赤壁。吳魏初合而勝荊州。漢吳再合而勝漢中。吳魏再合而勝猗亭。漢吳復合而首尾並進。聲罪致討。孫權出濡須。諸葛亮軍渭南。魏人來震。君臣吁食。行人之職。顧不重哉。故取漢吳行人之尤彰灼者著於篇。魏晉雖亦通使於吳。而約質不終。削而不錄云。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司徒禹之後也。靈帝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昭烈定益州。芝爲鄆邸閣督。昭烈出至鄆。與語。大奇之。擢爲鄆令。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人爲尙書。昭烈崩于永安。先是孫權請和。昭烈累遣宗璋、費禕等相與報答。丞相亮深慮權聞昭烈崩殂。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

初即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爾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漢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漢和親。然恐漢主幼弱。國小勢偏。爲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爾芝對曰：吳漢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世之傑也。漢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謹案：志此下有合此二長四字。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漢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與漢和。遣張溫來報聘。漢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爾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爾邪。權與亮書曰：丁玄挾張。原注：裴松之曰：挾。夷念反。或作。蓋。丁之言多浮。豔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爲中監軍。揚武將軍。亮薨。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爲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卽梟其渠帥。百姓安堵。初征涪陵。見元猿抱子緣山木。芝引弩射之。中其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十四年薨。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

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惟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爲尙書。左選郎。漢亡入晉。爲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昭烈取益州。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爲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薨。吳慮魏或乘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漢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徙尙書。延熙十年。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爲何不受邪。原注。裴松之曰。芝以年踰預。是不自顯。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爲煩文。芝性

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爲屈。復東聘吳。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君臣馮恃。惟陛下重垂神慮。臣年老多病。恐不得復奉聖顏。孫權捉預手。涕

泣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君既年長。孤亦衰老。無復相見矣。遺預大珠一斛。原注。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國。可大。殷周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

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驚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而云。吳不可無漢。漢不可無吳。豈不諛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爲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爾。何求於年少輩。而層層造門邪。遂不往。漢亡。徒雒陽。病薨。
議曰。嗚呼。昭烈。債軍崩殂。孫曹方睦。犄角危漢。芝慨然奉命。直以誠信。開示利害。折權之姦。強援離而復
合。攜黨而孤賊。使大勢在我。首尾並進。聲罪致討。終漢之世。賊常罷於奔命。隱然爲大將軍。而本根強固。
可謂社稷臣矣。宗預當孔明薨謝之際。猜阻方生。而道二國之言。無私。至使權威慨流涕。非誠信之篤。能
若是乎。中孚豚魚吉。芝預有焉。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昭烈入蜀。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爲汶
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尙書。遷尙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丞
相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
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
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
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孔子譏之。原注。國語。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爲具
二諱爲笑矣。惟不學也。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旌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樹誨。
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
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十三年卒。子濟嗣。

議曰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謂命之一事不能中覆則便宜從事

得以專對不受其辭爾若違命生事雖利國家安社稷則當服矯制擅命之誅故春秋書公子結媵陳人

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以譏之原注三傳折中賤賤事陳人微者不志此其志者大夫無違事媵禮之輕

公侯為國生事故冬齊宋陳國來伐特曰遂生事也陳湯誅郅支單于匡衡當以擅興師矯制生事蠻夷不

宜加以爵土議者違之原注漢書漢遣衛司馬谷吉途郅支單于侍子還單于怒殺吉漢遣使三輩求谷吉等屍郅

湯獨矯制發城郭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甲吏士圍郅支城單于戰敗被創死斬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

延壽湯遣使上詳言狀既至論功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爭欲乘危徵倖

牛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嘉孫權僭號朝論以為當絕孔明以天下大計隱忍稱賀以虧損國

體權乃振矜約震中分天下要震與盟天下者漢之天下也孫權何人欲中分之震以死拒之可也乃欲

歃血捐關以東震於是不臣矣曩者鄧芝奉使權謂天下太平則二主分治芝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并

魏之後大王不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嗚呼若芝者可謂漢大使矣原注或者以震移文有剖判上字等言謂

權非震之罪案末帝及孔明傳祇書柳告稱尊號事而權傳及盟文亦無先遣使而漢定約之文特震至而權與

之遂使告漢共分魏土孔明既屈從稱尊號故亦從其誓約為徒封國震既不扎權孔明方與掎角討賊焉得忤權而

拒之也故歸罪於震云爾震之剖判上字之言謂東西割據立國相應應討魏非有中分之約而為是言也

顧徽字子歎丞相雍母弟也孫權統事聞徽有才辯召署主簿嘗出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問何

罪云盜百錢徽呵止使待後命馳詣權陳啓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健兒且所盜少乞為哀原

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操欲東。權謂徽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搆之。卿爲吾行。拜輔義都尉使操。操具問境內消息。徽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爲善義。出作兵。操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爲道此。徽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爾操厚待徽。遣還。權問定云。何。徽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徽潛采聽。曹公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徽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安東將軍。譚案。安東志注作鎮東。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也。博聞多識。應對便捷。孫權爲吳王。擢咨爲中大夫使魏。曹丕謂咨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不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又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在經略。雖有餘閒。博覽史籍。採奇錄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又曰。吳可征否。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魏。魏人驚異。權嘉之。拜騎都尉。咨言觀北方終不能守盟。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未幾卒。權甚惜之。

沈珩字仲山。吳郡人。博綜經藝。譚案。綜今志作總。宋本作綜。與此合。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命使魏。曹

丕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於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預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丕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爲賊設姦計。終不久愨。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爲朝廷慮。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益。撫養士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根本強固。天下可圖也。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卒。陳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書傳。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有威容。爲郎中令。使魏。曹丕因酒酣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前志。紫蓋黃旗。連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丕笑。無以對。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韃爲太守。頃之遷太常。兼尙書令。正色立朝。勅子弟廢田業。謹案。勅志注。勸。宋本作勅。此合。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禮無二嫡。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踰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掾。赴召道卒。

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爲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爲關侯所得。孫權襲侯。并得周。甚禮之。及曹丕立。權遣周爲牋。上丕曰。昔討關侯。獲于將軍。卽白先王。當發遣之。比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

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故令本誓未卽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爲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爲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綏撫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庭。克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卽世。殿下踐阼。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垂含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講案。督將志注。作馬將。誤。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爲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勅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率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爲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爲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丕皆見之。周言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不可必服。丕悅。周言講案。志注此下有以爲有以知之六字。既篡代。遣使封權爲吳王。詔使周與使

者俱往。周既致詔命，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爲誓。周還，權不遣子，丕乃留周不遣。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闇，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於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爾而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慚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在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逆輟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丕下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爲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腹心也，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諸本同。惟册府作無異心。是。

謹案：今志考證云：案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廣爲得其真，則此詔語非

丕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而權但飾僞，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丕

既彰權罪。周亦見疏遠。終身不用。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儼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然性和易。而中有守。善言論。權以爲郎中。嘗與之

言。卿好於衆中面諍。或失禮敬。寧不

謹案。志注無不字。

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無諱。實恃洪恩。

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不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爾。昭烈卽位。權遣泉使漢。昭烈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毋以吾正名故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旣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戈。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爾。昭烈默然。泉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爾。

馮熙字子柔。潁川人。漢大將軍異之後也。權爲車騎將軍。熙歷東曹掾。黃武二年。使漢弔昭烈之喪。還爲中大夫。後使於魏。曹丕問曰。吳王若欲修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旂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凋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強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

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昭以重利。熙不爲迴。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追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

謹案。今志作吳郡人。毛本作吳郡吳人。與此相合。

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溫少

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

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廷見。

謹案。今志作延見。太平御覽作廷見。與此合。

文辭占對。觀者傾

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尙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

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漢。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

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

延譽之功。

原注。國語。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

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

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漢。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

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資。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

賴。吳國勤任膂力。清澄江濟。願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人。是以忍鄙倍

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卽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

懼。悚。但。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漢。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漢。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尙。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原注·吳錄彪字仲序·廣陵人。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於。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卽。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搆。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不。自。出。淮。泗。故。預。勅。溫。有。急。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般。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尙。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于。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斯。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

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效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宏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辯。卓際冠羣。煒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赫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於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敍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

有私觀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舉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隨會於屈建。原注：左氏傳：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能飲人神，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鞅。原注：國語：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太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尙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旣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幾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旣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聰。譚案：陳志作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

溫俱廢。原注。裴松之曰。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溫之廢。豈取名之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于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禍繼資。挫廉逃譽。使才掩一世。營蓋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煒煜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初溫彼徵餘姚。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謹案。目錄此下有秦旦傳。今闕。

鄭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

謹案。張昭傳作孫紹。鄭禮。此處禮作札。紹作

邵。皆沿志注。

其定朝議。胄其少子。有文武姿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

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並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

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返。

謹案。志注作詩詞往返。毛本詞作相。與此合。

吳亡入晉。司空

張華辟未就卒。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

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孫皓立。遣陟與宏璆

使魏。壽春將王布宴陟等。夸其騎射。既而問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君子

未有為之者。布大慚。至魏。曹奐使僕問曰。卿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臣陛辭日。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

無恙。司馬昭饗之。羣官畢會。儻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拒守。」對曰：「疆界雖遠，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爾。昭善之厚，爲之禮。」原注：裴松之曰：以爲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惟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惟陟有密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晉爲驃騎將軍。宏璆，曲阿人，宏咨之孫，權外甥也。後至中書令。太子少傅。

張儼，字子節，吳郡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孫皓令與五官中郎將丁忠使於晉，弔祭晉文王。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焉。及還，儼道病卒。忠勸皓襲晉弋陽，遂與晉絕。子翰，字季膺，有清才。善屬文。晉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見時方多難，因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節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世高其見。幾云。

議曰：張溫有雋才，鋒穎太露，觸權之忌，一斥不復。惜哉！顧徽、趙咨諸賢，辨惠明敏，咸能專對，不辱國命。使乎使乎。紀陟宏璆，當皓之世，銜命而往，以欺大國，得死幸矣。秦旦雖非正使，萬死奪命，崎嶇海陬，不失身。

於人卒歸國復命可謂忠矣。

贊曰。皇華遣送。四牡勞來。出疆專對。將命惟才。道言無私。申好惟允。煜煜周京。奉使尤謹。漢吳合從。掎角誅仇。星麾玉節。照曜江流。伯苗開濟。德豔誠盡。崔巍二國。炳煥一信。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八

列傳第六十五

義士

臧洪 陳容

田疇

謹案臧洪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壯哉洪之志烈也。以崎嶇孤壘。不忘君主。志存王室。譽譽諤諤。繼之以死。其捧盤嘗衆。氣凌毛遂。徒跌求救。志同申胥。凜凜烈日。秋霜無以尙已。今千有餘年。猶想見怒卓責操。而諄紹也。且夫救超之志。所以爲漢。非私所事也。伐操之謀。所以爲紹。非爲己也。王臣並沒。則社稷孤。操寔得志。豈袁氏之利乎。紹乃一日殺二烈士。已自敗矣。不待官渡之戰。然後判袁曹之勝負也。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謹案。今志作善擊劍。宋本無善字。與此合。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

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囂然。謹案。今陳志作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

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年二十二。雖少有奇才。可使也。虞乃備禮請疇。與語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于得達。

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引虞道左。密謂虞曰。今帝主幼弱。姦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幾。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爲後患。虞默然。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爾。豈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謂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求。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良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共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

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之，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受，紹死，其子尙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桓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欲討之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曹操伐烏桓，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旨。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脩。」原注：他苗反。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溽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徑可從。今虜衆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雨，謹案：陳志作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陳，操與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賞，封疇亭侯，邑五百戶。原注：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于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

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歸。疇率宗人，避難于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于朔野，遂結烏桓，與爲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挽，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馳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立露布，出誘胡衆，漢氏或因亡來烏桓，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桓，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

旌其美。疇曰始為劉公報仇。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令

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于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袁尚。首令

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原注。裴松之曰。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

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以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於此也。

疇此舉止進退無當。與王修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謹案。疇之導操擊烏桓。特為鄉里父老報仇。除狄難爾。願豈計尚

禮也。世期曲為文致。則過矣。疇盡將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

伐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原注。先賢行狀載太祖令曰。脩令田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

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特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

蹊路所由。齊山民。一時向化。捐塞導途。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于白狼。遂長驅于柳城。疇有力

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慤。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放一人之高。甚遠

王典。失之多矣。宜從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

表封。無久留吾過。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

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乃下世子丕及大臣博議。丕以為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原注。國語。昔楚鬬

日之積。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

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對曰。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賍者而我取富焉。是勸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

逃死。非逃富也。申胥事見曹操傳。傳載其美。所以激濁勵貪。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至於田疇斯近之矣。免官加刑於法

為重。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原注。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讓武王。

雖不合道。但欲清高爾。使天下悉知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讓雖善。為復使令司隸

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

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裴松之曰。案呂氏春秋。子路拯溺人。并以牛受之。蘇所引者與此不同。爲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爾。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一子早卒。曹丕篡代。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議曰。傳稱燕趙多奇士。當漢之季。姦臣倚壘。莫不姦回僭竊。撐裂鼎命。汚利疚義。狡狡自喜。惟劉虞以幽州死漢。昭烈與關侯張飛倡義涿郡。以復漢。管寧隱遼海。田疇邑無終。終身不仕。以存漢志。節高天下。忠義動千古。惟茲六子皆在。夫燕趙豈其土風豪勁。質直尙義。而然哉。惟疇不幸。而陷于操。拒其封爵。終不臣事。操雖險狠。不敢睚眦加害。而優禮之。義烈良有以厭之也。

贊曰。忠肝烈志。屹不可奪。軼世勿顧。全節自樂。挾則傷勇。忿則道薄。唯正爲義。死生可託。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六上

高士

漢

郭泰 左原 茅容 孟敏 庚乘 賈淑 史叔寶 黃允 謝甄 王柔

符融

仇覽

陳寔

子紀 譙 繆皓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

蟠 張元

兄陵

袁閔

屈伸隱顯。天之道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進退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梁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又曰。遯而亨也。與時行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好遯君子吉。嘉遯貞吉。肥遯無不利。聖人作易。於進退隱顯之時。諄諄諦切如此。欲人之審之而不違也。蓋世治而君子道長。宜信而顯進之時也。世亂而小人道長。宜屈而隱退之時也。時之進也。道行而得其時。時之退也。道全而得其高。故立朝則為賢臣。在野則為高士。其道一也。殷周之衰。隱者衆矣。稱於仲尼之門者。曰箕子、泰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秦漢而下。見諸載籍者。則夏黃公、東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邵平、魯兩生、鄭子真。原注。漢書。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城。

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勿汙我。谷口鄭真。脩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不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說而終。三輔決錄。子真名村。子真其字。新莽之世著稱者。則梅福。

兩龔。郭欽。蔣詡。逢萌。原注。漢書。梅福為南昌尉。居常以讀書養性為事。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蔣詡為兗州刺史。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歸鄉里。臥不出戶。卒于家。後漢書。王莽殺其子宇。北逢萌。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以浮海。客于遼東。皆遭逢衰亂。避世

長往。稱為逸民。或推國而去。或不食而死。或佯狂以免。或閉關而遁。或蒙垢以自愚。或潔己以全操。逃山林。放滄海。被髮煙霞之表。浪跡江湖之上。超然以求其志。不息其明。不失其真。不違其時。遂為一世高人。視患失之徒。奔走於形勢之間者。若糞壤然。建武初。嚴光。周黨。原注。後漢書。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

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詰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至。舍于北軍。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歸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周黨。飭身守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中徵為議郎。遂將妻子居屜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尙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詔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

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匹。黨遂隱居而終。以孔光。張禹之徒。依違無恥。揚雄。劉歆。脂腴。祿仕。原注。漢書。光武帝時為丞。委政于王莽。以莽舊相名儒。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莽權日盛。光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漢。禹抄太子論語。成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禹與鳳首領尙書。代王禹為丞相。封安昌侯。本始元年之間。日蝕地震。上書者皆譏切王氏。車駕至禹第。問禹曰。天變。因以吏禹所言。王氏禹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所怨。乃謂上曰。災變之意。深潛難見。故聖。罕言命。不誦怪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新學小。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于氏。揚雄成安。與莽賢同官。莽賢為三公。而雄三世不徙官。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莽篡位。雄復

事之。作劇奏美新文。稱莽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過於衡。漢興二百一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水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客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輸入後唐。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棻四裔。連及雄。

雍以水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客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輸入後唐。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棻四裔。連及雄。

雍以水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客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輸入後唐。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棻四裔。連及雄。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不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有詔勿聞。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劉歆少與王莽俱爲黃門郎。及莽持政。遷中書校尉。羲和京兆。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下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莽篡位。以爲國師嘉新公。宗室列侯公卿將軍二千石守闕而獻符命者。動以萬數。使莽坐移神器。莫有誰何。風節不立故也。方世祖中興。偃然不屈。輕萬乘。蔑富貴。引而自高。激成東漢風節。以維體統。爲天下大閑。則又異乎曩時逸民。伯夷不獨爲聖人之清。而師百世矣。厥後帝德下衰。邪孽專政。公卿大臣。爭大義於上。處士抗憤。持清議於下。犯難而行。不以爲悔。郭泰諸賢。隱然其間。不受爵祿。不爲激絕。潔己懷道。凜凜高氣。倚薄天日。小人亦知敬仰。而不敢加害。社稷增重者。猶六七年。曹丕已篡。而管寧濯足遼海。卻三公而弗顧。獨爲漢室遺老。嚴光之力也。故范氏作東漢書。特爲逸民篇。以著光之事。今繼范史。斷自郭泰而下。復爲高士篇。以明時止光明之道云。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雒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泰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褻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原注。丁念反。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與陳留夏馥。河南尹勳。泰山羊陟。東郡劉儒。謹案。後漢書。

八顧有范滂而無劉
儒。劉儒在八府中。陳國蔡衍。渤海巴肅。南陽宗慈。天下號為八顧。原注。後漢書。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三君八俊錄。夏竦字子治。陳留圉人。官至

太常。天下慕特。夏子治。尹勳字伯元。河南蠡人。官至尚書令。天下英藩。尹伯元。羊陟字嗣祖。泰山梁父平陽人。官至
河南尹。天下清苦。羊嗣祖。劉儒字叔林。東郡發干人。徵為議郎。天下瑤金。劉叔林。蔡衍字孟喜。陳國項人。官至冀州
刺史。天下雅志。蔡孟喜。巴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官至潁川太守。天下臥虎。巴恭祖。

宗慈字季初。南陽安衆人。徵為議郎。天下道儒宗。季初。其稱林宗。天下和雍。郭林宗。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

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原注。謝承漢書。遭母

憂。嘔血發病。歷年乃瘳。泰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

泰及汝南袁閔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謹案。後漢書。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宏農函谷關以西。河內瀋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閔人所

害。泰哭之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爾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

方來會葬者千餘人。原注。謝承漢書。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宏農函谷關以西。河內瀋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爾原注。蔡邕郭有道碑。先

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懿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

聰睿。固足以幹事。樂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

時。綏綏之徒。紳佩之士。望行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麟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勸

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聽。虛已傾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

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望。超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

風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

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于是樹碑表墓。昭銘德行。俾芳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於休先生。明德通元。

其純。確乎其珠。洋洋摯紳。言觀其高。懷遠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頁。曾此清妙。降年不

·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據其
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原注·謝承漢書·秦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秦皆服之
公·入汝南則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左
交黃叔度·

原者·陳留人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

干木·晉國之大隰·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原注·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

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瑤伐鄭·請救於齊·齊師將與·陳成子獨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

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

國之隰·說文曰·隰·會也·謂合兩家之寶賈·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之閭而賦之·遂致祿·萬·而時

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隱·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千木賢

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蘧瑗·顏回·尙不能無過·況其餘乎·原注·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問

而未龍也·又曰·顏·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原注·論語孔子之言也·鄭元注云·不仁之人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

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

皆夷踞相對·原注·夷平也·說文曰·踞·踞也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

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原注·草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

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原注·十三州志曰·楊氏縣在今魏郡北地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

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

世遊。潁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

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謹案。目錄。此下有賈淑傳。今闕。史叔

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

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

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

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

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謹案。目錄。此下有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郭泰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其

候。泰以訪才行所宜。泰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遠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

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謹案。後漢書郭泰傳。此下有又識張季仲于蜀校之中云云。七十餘字。又此書郭泰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

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襖。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泰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

於李膺。由是知名。原注。謝承漢書。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時漢中晉文

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雖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病。猶

不得見。原注。謝承漢書。文經子艾。曠名遠近。聲價已定。徵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將相大夫。道門生旦。暮問疾。耶吏公府。據屬難坐其門。不得見也。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

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資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

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

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佃等三人。原注。謝承漢書。馮岱字德山。性慷慨。有文才異才。既到官。融往相見。薦范冉爲功曹。韓卓爲主簿。孔佃爲上計吏。袁

山松。卓字上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心。即日免之。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殮。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受。

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志。但卽土埋藏而已。原注。謝承漢書。穎川張元祖。心行士也。來存融。弔

且禮設棺槨。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廬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泰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浦亭長。原注。謝承漢書。覽爲

縣陽遂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遊恣

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違養道。忤

母。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

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

福。因貽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深自悔責。拜母牀下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獨乳。驕子罵母。乞自

今改。母子更相向泣。元遂修孝道。卒成佳士。鄉邑爲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鳩臯。哺所生。時考城

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爾。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泰。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泰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元最知名。謹案。大典續後漢書。符融傳後有仇覽傳。其文與後漢書循吏傳所載略有增改。而目錄脫漏。今仍列于符融傳後。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心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其非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虛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

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異。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警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有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袞麻者以百數。共

刊石立碑。諡爲文範先生。

原注。先賢行狀。大將軍何進遺官屬弔祠爲諡。

六子。紀、誡、最賢。

原注。蔡邕陳太丘碑。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舍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

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憫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徵許以上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幸聞喜牛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敦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禮。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詔上。愛不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壺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持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何公。東海陳公。每在喪職。羣僚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慚于藏文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四。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諸子所卒。守服素棺。擲財周觀。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密載知名。先聲揮涕。大將軍用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嶽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懲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哲紳儒林。論德謀跡。諡曰文範先生。傳曰。在郁乎交故。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遺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服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一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峨峨崇嶽。叶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是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

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瘳。殆

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尙書圖象白城。以厲風俗。董卓入雒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

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

海。今關東兵起。恐雒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

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事委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

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徒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崢嶸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

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大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爲魏司空。

原注：魏志。

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羣紀之間，先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名。天下以爲公慚卿，卿慚長弟。諡字季方，與紀齊德，父子並著，尚名。時號

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榮之。諡早終。

原注：范氏論曰：漢自中世以下，闇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患其天牧

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昏，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于仁，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誦天下。故凶邪不能以相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於上，而風俗清乎下也。不

鍾皓字

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

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

「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

公府，徵爲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尙，鍾

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嘗言：「瑾似

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

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招原注：音招。人過，以致怨本，卒

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

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謹案。後漢書此下有暗孫。孫建安中爲司錄校尉十一字。此書縣自有傳。故從刪節。

議曰。嘗讀蔡邕所作郭有道陳太丘二碑。高風絕跡。邈不可及。有伯夷之清而不隘。有柳下惠之和而不流。鸞鳳翔翥而不忤於臯虺。蘭桂芬烈而不蔽於楛棘。國無道至死不變。怡然而不戚戚焉。天下莫不高之。則顏氏之徒也。范滂謂泰隱不離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范氏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乎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可謂知二子矣。嗚呼。方帝棟弗隆。戚宦構難。亟去疾走。猶懼厭焉。憤然矯激。與之角死。黨人之所以及也。其視二子遠矣哉。張讓之弔。或以病寔。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亂孔子之所以見南子及陽虎也。喪紀不廢。不惡而嚴。夫何病哉。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閔所。原注。閔舊作閔。非也。案閔字奉高。則閔也。閔字夏甫。下言奉高。則閔也。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罔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泰少遊汝

南先過袁閔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原注·郭泰別傳·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軌·從度乃爾信宿也

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

原注·杜預女戒·憲與同郡周子居·艾伯堅·郗山向·封武·興盛·孔叔·號汝南六孝廉·太守張儉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儉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儉妻于柩閣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

·於是與伯堅即日辭·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而終天下

號曰徵君評案·通鑑綱目·漢安帝延光元年書汝南黃憲卒·以史家限斷論·不入三國·此特因郭泰等牽連入之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爲諸生學嚴氏春秋京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河圖七緯推步變易恭

儉義讓閭里服其德化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廉五辟公府三舉茂才皆不起時陳蕃爲太

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見之謹案·後漢書不免下無見字·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悅就延熹二年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

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

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原注·謝承漢書·著爲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治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穎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

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元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

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閔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

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

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豫炙一雞，以綿絮一兩，漬酒以裹雞，至冢外，以水漬絲，使有酒氣，白茅藉飯，置雞而醉，哭畢即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泰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泰有母憂，稱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稱，會卒。年七十二，子允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因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允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與徐孺子等海內稱爲五處士焉。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

原注：謝承漢書。祖父豫章太守，父任城相。

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

天至，常共被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遞往就室。

原注：謝承漢書。肱篤孝，事繼母恪勤。自既年少，又嚴厲。

肱或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

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

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盜遂兩釋之。

原注：謝承漢書。

肱與季江俱乘車行過野廬，爲賊所劫，取其衣物，欲殺其弟。兄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憐愍，又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爲賢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不復受。肱以物經歷盜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

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政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闒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遁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卽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原注謝承漢書靈帝手筆下詔曰肱德薄未肯降志昔許由不風王道爲化夷齊不桀周德不虧州郡以禮優順勿失其意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廬於墓側致甘露白雉每忘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仇殺夫之從母兄季士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尙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家貧傭爲漆工郭泰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曰申屠蟠稟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爲主簿不行前後徵辟文書悉掛於樹

初不顧盼。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原注。謝承漢書。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后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羣。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刻爲吾故邪。未合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尙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跡。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陳紀等

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惟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四十七。終於家。

議曰。林宗仲弓。高標跨世。表表焉而終。莫不則焉。叔度孺子。淵懿宏遠。林宗尤所敬。而盛爲稱道。且自愧焉。則又高矣。伯淮子龍。見幾而作。雖近乎閉關絕世。其不滓世汚。又其次也。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易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褚子有焉。議者往往以叔度爲顏子。夫顏子具聖人之體。發仲尼之蘊。仁爲德之全。仲尼與其不違。復爲易之幾。仲尼與其不遠。是以道冠七十子。而獨稱入室。言其出處。則孟子以爲與禹稷易地。孔孟而下。數千年孰與斯人也。叔度資質雖美。使問學聖門。庶幾廁游夏之列。一間地位。□忽未易至也。

張元字處虛。蜀郡成都人也。祖霸。治嚴氏公羊春秋。博覽五經。永元中。爲會稽太守。刪嚴氏春秋。名張氏學。父楷傳霸學。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兄陵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元沈深有才學。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

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元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賊寇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說。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元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今與公長辭矣。卽欲仰藥。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爲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令知之。元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辟以爲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強起。至輪氏。道病終。

議曰。孟子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夫義之所在。氣之所充也。靡不勝之。而天下莫彊焉。觀陵之叱冀。至冀跪謝而不貸。卒劾致廷尉。方逆威強橫。視天子蔑如。而陵執之如狐兔。元勸溫誅鋤閹穢。以正朝廷。溫震懼卻走。而不敢聞。方宦豎專朝。回天倒海。鋼戮一世。而元視爲几上肉。義之所激。強有力者不與如此。故苟能集義以生氣。擴而充之。則大守而用之。則剛。存而養之。則直。引而去之。則逸乎其高也。元卒隱而不就卓命。前日之剛。乃今日之高也。與。

袁閔字夏甫。司徒安之元孫也。少勵操行。父賀爲彭城相。閔往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閔。人白夫人。乃密呼見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

賈卒。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纓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起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舉，皆不應。居處側陋，耕學爲業。從父隗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卻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沒，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臨終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版牀之上，以五百盞爲藏。」二弟忠宏、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初，平中爲沛相，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一日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飭，心嫌之，遂稱病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卒。宏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于家。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焉。

議曰：族大而侈，單斃于亂，尙矣。故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是以越椒競于楚而滅。

伯有汰于鄭而亡。袁氏四世五公。驕奢而與亂世爭權。卒之尺口盡赤于西京。而術紹強僧。爲世大戮。遂祝袁宗。閔獨閉門自絕。克免于難。智氏雖滅。輔果猶在。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夏甫有焉。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中

列傳第六十六中

高士

漢

龐公

徐幹

管寧

王烈
胡昭

張辟

李密

子賜
興

龐公者名德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逕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爲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稱爲龐公。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鼃鼃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子山民。謹案。注作子字山人。有令名。娶諸葛亮姊。爲

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皆太康中爲牂牁太守。

議曰。孔明見公輒拜。公不爲之止。非厭德之深能若是乎。伏龍鳳雛皆出其門。卒撥亂世反之正。以存漢公之爲人可知已。昭烈三顧孔明。始得一見。表乃亟欲屈公而且讓之。宜乎見謂攜妻子而去也。公往鹿門。孔明起隆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雖隱而跡益彰矣。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也。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篤行體道。委謝榮寵。曹操特加旌命。辟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五官將。丕文學。輒告休假。除上艾長。復稱疾不行。以著述自娛。著法象論曰。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己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焉。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

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

之難。原注。尙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齊。左氏傳。太子道孔懼于廟。遂劫以登臺。季子曰。食焉不避其難。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懼。雖殺之必武纓之。太子聞之懼。

下石乞孟。擊殺子路。以戈擊之。漸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

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

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

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

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

由也。則有媿媿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閔辟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原注。公羊傳。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獲乎莊公。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曰。此虜也。爾處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股。左氏傳。陳

靈公與孔率儀行。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廡射殺之。二子奔楚。閔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殺於嘗鼈。原注。左氏傳。齊

與邴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擯而別之。而使歌僕納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

池。歌以朴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則女庸何。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諸竹

中。歸舍而行之。楚人獻鼈于鄭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

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

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懿公。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

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子之交人也。勸而不媿。和

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怒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離忘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國。原注：左氏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情子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邀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郤縠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原注：左氏傳。衛侯享苦成叔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覲。郤縠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原注：左氏傳。衛侯享苦成叔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饗威儀。者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天子傲。取禍之道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遂命缺為卿。子圍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賁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原注：左氏傳。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楚蕞罷如晉。趙孟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蕞氏之有後于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將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新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聲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衿結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又著書二十餘篇。曰中論。文多不能具載。其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蒙未祛。譬如宵在元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學者之心。白日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如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覺。覺沒而後已。

又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又曰。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困焉。必有寤焉。如火得風而炎熾。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心而鑽火。帝軒聆鳳鳴而調律。蒼頡視鳥跡而作書。則大聖之學矣。賢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聖人爲師。脩本篇曰。君子之嚮道也。止則隅坐。行則騁乘。上懸乎冠綏。下繫乎帶佩。晝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日新。又曰。故君子脩德。始乎羈絆。終乎駘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岳。易曰。升元亨。積小致大之謂曰。小人朝爲夕而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虛道篇曰。日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日也。是故物鑒于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牆之間。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闔塾之內。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又曰。伊尹放太甲。展季復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原注。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曰。我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何則。積之於素也。又曰。小人恥其面之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之不如舜禹。是皆治心養性脩身之要言也。曹丕著論稱之曰。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成一家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之爲不朽矣。建安二十二年卒於家。世咸宗其道。德云。

議曰堯舜始言中。以爲傳心之典。列聖授受。統理根極。至子思子著中庸。而其義備矣。歷秦漢五百有餘歲。諸儒馳說。偏倚駁雜。不復及是。幹乃傑然著論。推本堯舜之初。非有所得。能若是乎。觀其切於畏敬。篤於力行。其辭緩。其旨遠。無非誠信爲己之學。進德修業之方。則真知夫中者也。不事操丕父子。不食簞朝之祿。而與幼安比高。而儒雅過之。傳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彊哉。矯。偉長有焉。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大夫管仲之後也。田氏有齊。而管氏分處他國。漢初管少卿者。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德。九世而生寧。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賻賻。悉辭不受。寧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嘗與歆共鉏菜。見地有金。寧揮鉏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後與歆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歆推書出觀。寧曰。大丈夫富貴當自致。而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旣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乃營居山谷間。因山爲廬。鑿坯爲室。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義。非學者弗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所居井汲者。或爭井鬪鬪。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爭汲者知寧所爲。各相誚責。不復鬪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繫牛茂陰。自爲飲飯。牛主至。大慚。若犯嚴刑。寧躬行內恕。禮讓與於遼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

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父子代居海外。

謹案。陳志作庶。子康代居郡外。

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欲自王。卑己崇禮。欲

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

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下詔徵寧。時康死。舍嫡子而立弟恭。恭懦弱。而

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將作矣。乃卽受徵。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度。恭

康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已西渡。

謹案。今志作既。已西渡。宋本無既字。與此合。

盡封還之。將家屬浮海還郡。海中遇暴風。船

幾沒。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忽見火光。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人咸異之。寧在遼東三

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奪恭位。叛魏。連吳。僭號稱王。曹叅使司馬懿討平之。死者以萬數。皆如寧言。詔以

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上書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聖主。

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惟陛下聽野人

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從之。曹叅立。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

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真正足以矯時。前

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大夫。

謹案。陳志無大夫二字。

先儒鄭元。卽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

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以侔

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

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何爲。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因薜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疴。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因薜。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寶融。而蒙璽封之寵。案稅鷲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

原注。漢書。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

爲御史大夫。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江範所謂鼓妖者也。其後得元坐爲姦謀。博自殺。元滅死論。

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

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于衢路。自黃初

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疋頓邪。喜上言。寧

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卓紗帽。謹案。陳志作者。卓帽。無紗字。布襦袴。布裙。隨時

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

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洒

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著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

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

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鸞鷲鳴岐。周道隆興。原注。國語。周文王時鸞鷲鳴于岐。說文曰。鸞鷲。鳳屬。神鳥也。四皓爲佐。漢帝

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元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

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韜古今于智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山陸梁。華夏傾蕩。王綱

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韜韞儒墨。潛化旁流。暢于

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篤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

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

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華門偃息窮巷飯糶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下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古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于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原注·漢書·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英不得已到京師·天子爲英設壇·令公車令道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周黨·申公·見前注·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其庸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西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原注·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洪崖先生也·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原注·裴松之曰·今文尚書·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優賢著于揚歷·雖出處殊途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逸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原注·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駿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寧自越海及還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姓氏

論以原本世系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乏者家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恭言遜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卽之則熙然而溫因事導人于善故見之者無不化處險謫之世而獨不污僞命天下莫不高之王烈字彥方譚案後漢書本傳注云魏志烈字彥彬通識達道秉義不回師事潁川陳仲弓與其二子紀誕爲友時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仲弓學咸稱烈器業由是知名海內聲聞在邠原管寧之右行成德立還歸舊廬遭父喪泣血三年歲大饑分釜庾以救邑里途有餓殍輟食以活之以典籍自娛從之學者甚衆善誘能教化行州閭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謝罪曰邂逅迷惑罪戮是甘幸蒙赦宥請自今改過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此人爲盜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之爲善也歲終行路老父擔重人爲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告頃之老父復行遺劍于路一人守之至暮老父還尋付之乃前代擔人也老父擘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不可使子之名沒而不聞竟不言去而老父以告烈烈推問之乃昔盜牛人也烈歎曰能改過者君子也親詣其門表其閭巷卒爲善士時有爭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郡舉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與邠原管寧避地遼東躬耕隴畝匿名編戶公孫度知之命爲長史固辭不

應遂爲商賈以自穢。乃免。曹操累徵辟。遼東爲解而不遣。建安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時鉅鹿張琦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張琦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數百人。遷居任縣。曹操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琦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琦。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西。嶷然盤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頌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琦。琦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篤原注。如。反。之鳥巢。珩門陰。珩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

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初司馬懿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而邀之于嶠澗之間以義喻之生乃止因斫棗樹共盟而去竟不以語懿百姓避馬超亂入山者千餘家飢乏相劫略昭遜辭譬解皆感服改行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中百姓憚遠役並懷擾亂孫狼等因與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南附關侯侯授印綬給兵還爲寇賊至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不得犯其部落居民賴昭無虞後徙居宜陽原注·高士傳·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義謙敬恕甚重焉

太尉將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尙書黃休郭彞散騎常侍荀顛鍾毓太僕庾嶷原注·裴松之曰案庾氏諱寔字劭

然·潁川人·子靈字元默·晉尙書陽翟子·嶷弟邁字德先·太中大夫·邁允嗣克昌·爲世盛門·侍中峻·河南中純·皆邁之子·孫州牧長史頌·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邁之曾孫·貴達至今 宏農太守何楨等原注·力士傳·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尙書·光祿大夫·楨子·龍後將軍·勳車騎將軍·暉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暉之孫也·貴達至今 遞

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厲風俗時方用兵議格不行後顛休復與庾嶷薦昭有詔訪于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顛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爲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謹案·今志此下有世所高尙四字·宋本無·與

此合 誠宜嘉異乃從誕議嘉平二年謹案·今志作嘉平二年·嘉平漢熹帝年號·爲誤無疑·宋本作嘉平·與此合 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

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原注·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

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子胡徵君見之矣。

議曰。邈乎高哉。寧之所爲乎。疇焉霽月光風而不滓焉者也。乾之初九。潛龍之德。寧有之矣。雖與之天下。弗顧也。豈三公能挽之哉。漢季人物。昭烈而下。祇有諸葛亮及寧二人。方其龍臥不可起。等爲一世高人。亮遇昭烈。幡然而改。寧蹈海外。終身不屈。時見則見。時潛則潛。易地則皆然矣。伯夷避紂。太公相武王而誅之道。豈異乎哉。各得其仁而已爾。王烈之獨行。張瑄胡昭之淵靜。皆能全身遠害。不汙于亂。亦寧之次也。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謹案。華陽國志。作宓。又作慮。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某。早亡。母何氏。更

適人。密年數歲。養于祖母劉氏。原注。晉書列傳曰。分。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繼嗣于。杰。杰之性。遂以成疾。劉氏躬自撫養。密事祖母以孝聞。有疾

則涕泣側息。日夜不解衣帶。膳飲湯藥。必自嘗。原注。晉書列傳曰。有暇則講學忘疲。及長。師事譙周。周門人以方游夏治左

氏春秋。博綜藝學。善屬文。州辟從事。爲尚書郎。轉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

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遂與羣臣論倫頌之義。或謂願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以爲兄。密曰。爲

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漢亡。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爲主簿。以祖母老年。志在致養。不應。

晉武帝立太子。徵爲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

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榮榮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如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及祖母卒。服終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方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則霸。用豎刁則亡。安樂公得諸葛亮則存漢。任黃皓則喪國。其致一也。原注。晉書列傳曰。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亂。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豈知成敗一也。又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諸案。晉書作雅大誥。監本作大雅誥。與此合。與凡人言宜碎。孔明

與言者大抵皆凡人言教是以碎爾華善之。以爲尙書郎。未幾出爲溫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必責求供給。民吏患之。及密至。諸王過縣。徵求無藝。密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苛。未敢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擾。煩時郡從事。貪冒。密惡之。嘗與人書言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意在賈充輩也。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節高。弗劾也。密去官爲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原注。姓氏通華錄曰。凡與人交。貴善曰。吾獨立于世。顯形無德。實儔文音善者。令姬生兒。歌以協音律。荀勗等惡之。出爲漢中太守。原注。晉書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授。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憤。及賜錢東堂。詔令賦詩。其卒章曰。守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立然。意謂朝廷黨與固結。無勢援者不得進也。武帝忿之。都官從事奏免密官。未幾復免官。年六十四卒於家。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烈與皇甫謐並善之。密二子。賜興。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元鳥賦。見稱于時。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卒。興字儁石。亦有文學。益州刺史羅尚辟爲別駕。尚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救。興因願留爲宏參軍。尚白宏。宏卽奪其手板而遣之。興之在宏府。宏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爲其文。甚有辭理。譚案。諸葛亮碣文見亮傳注。議曰。密純孝也。挺特不撓。國亡而不苟祿仕。有漢之遺直。當漢之季。孔明出師一表。盡天下之忠。及漢之亡。令伯陳情一表。盡天下之孝。四百年仁義公恕。猶在茲乎。觀其表辭。雖切於養祖母。其穢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揜。亦管寧田疇之流亞也。其視荀賈之叨附逆亂。猶糞壤爾。譚案。李密陳情一表。爲世所稱道。晉書入之孝友傳。宜矣。此

書以密入高士傳。考密服終仕管。非終于隱遯者。經乃議其穢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撓。與管寧田疇並稱。未免失實也。

續後漢書卷第六十九下

列傳第六十六下

高士

魏

范粲子喬 皇甫謐 王真

吳

石偉 范平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博涉強記。州府交辟。初不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尙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歷職皆有聲稱。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明設防備。戎夷不犯。西域流通。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不爲華侈。以母老。輒棄官歸。左遷樂涪注原。官音。令頃之。召爲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司馬師廢曹芳於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師召羣臣會議。粲又不到。遂稱疾闔門不出。特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密爲諮請。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以此知其旨。晉武帝

篡代同郡孫和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至京師賜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化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喬字伯孫謹敏夙成九歲受學言無媿辭及長淹貫經術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以父粲陽狂不言乃與二弟並絕人事侍疾家庭粲沒居喪毀瘠服闋亦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抗論于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于今如其信篤聖主亦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敍用深爲朝廷惜之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尙書郎王琨薦喬曰喬秉德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篋瓢永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除安樂令辭疾不拜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如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歡娛爾又何歸也外黃令高韻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

皇甫謐字士安一名靜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六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踰二十目不知書心不入道昔孟

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邪。因對之泣涕。謚乃感激。時鄉人席坦。學家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鉏。遂博綜典籍。自號元晏先生。著禮樂聖真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釋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專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元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贖。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惟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體之表。則我道全矣。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者。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懸之天乎。叔父有子。旣冠。謚年四十。還歸其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

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正始中，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及武帝篡代，復徵皆不行。宗舊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喻其志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秦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惟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病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尙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夢，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涓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渴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原注

漢書：張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帽至良所。出一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不見。只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後

十二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視之。及良死。并得黃石。每上家伏臘祠黃石。餘皆見前注。

清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材。遊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

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遇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前遂數。含章未曜。龍潛九泉。蹙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敍。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連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飢不待浹。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遙遜丘園。不睨華好。患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轉。大火西頽。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壁。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于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耀。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敍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耀。忘青紫之斑麟。辭容服之光粲。抱敝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陣陣。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元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別而齊寧。原注

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之。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以其賢于己。疾之。則以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令勿見。齊使使者知梁。孫臏以刑徒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之。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魏伐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以田忌為將。而以孫子為師。攻走大梁。魏。齊。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齊。盡破其軍。廢魏太子申以歸。蠶種親而越。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

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原注。戰國時。齊人有馮媛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曰。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豆。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子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患之。以為食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何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而乏。于是馮媛不復歌。嘗

詩外傳。孔子南游適楚。至于阿谷之陁。有虞子佩璋而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北鄰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畀。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陁。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

流而擄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吾年長少。子不早行。竊項奮拔山之力。崩陳鼎足之勢。原注。漢書項羽歌曰。有狂人守之者矣。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刺通說。韓信背漢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人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

強齊。從燕趙。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歸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之所命。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早圖之。

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道。原注。漢書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叔孫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與曹相國。拾遺舉過。斷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

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道之于相國乎。通曰。諾。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門欲

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擊坏而過。

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擊坏而過。

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擊坏而過。

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擊坏而過。

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擊坏而過。

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擊坏而過。

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擊坏而過。

斯皆棄禮喪序。苟榮朝夕之急者也。尋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元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素素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闐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選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味。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歸。原注：莊子：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吾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史記：老子見周之衰。遠去不關。不知其所終。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明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諡于布衣。原注：列子：孔子遊于泰山。見榮明者行乎邪之野。鹿裘帶索。扶爲人。一貧也。單衣女吟。吾得此男。二樂也。生有不。日月。不允繼續者。吾年九十。三樂也。天地萬物。惟爲貴。吾得之終。處當得終。復何憂乎。孔子：能自寬也。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十其閭。閭人以其門。門風人。隱而後入。立其堂下。有問。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尸在牖下。枕席布。縑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知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至于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之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畢。哀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諡。其子曰：以裏爲諡。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至于此而諡爲康乎。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二千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爲康。平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原注：列女傳：老萊子逃世。居于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王遂不亦宜乎。平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原注：列女傳：老萊子逃世。居于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王遂不能爲人所制。及其壽而去。老萊乃隨而隱。君平因善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原注：此事皆見前注及本傳。皆持難辱之節。執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

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人味味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背克之廢丘明列焉

原注左氏傳晉背克有瘧疾卻缺爲政秋廢背克使趙朔佐下車

伯牛有疾孔

子斯歎若黃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以濁腸扁鵲造鏡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

原注史記扁鵲過魏魏太子死扁鵲乃使

弟子子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劑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

耳更適陰陽生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言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請使之起

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呂氏春秋齊閔王病瘡往宋迎文摯祭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疾得怒當愈愈則殺祭

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于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服登牀履衣問

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摯焉

問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祕于漢

皇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且

將死天命不祐史記太倉公善治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元皇公乘陽慶慶年七

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方更悉以授方子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其後武帝下詔敦逼不已謚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疋弊迷子道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泉陶振渴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管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

原注帝王世紀帝堯之時天下大和百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于唐衢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藝經壤以爲之壤後致上寸闊三寸其形如覆將戲先置一壤于地遠于三四十

步以手山壤擊之。中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

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苦溫瘧或類傷寒

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籲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

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唯鄭不兼御故郤子人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原注鄒子事見前

注列女傳樊姬者楚莊王之大人也王嘗游朝而罷樊姬掩口何罷之也王曰今日與賢者語樊姬曰上

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莊國士也王曰也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于妾

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齊丘子之相禁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

糠粃古猛之彫庸庸夫錦衣不稱其服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惟臣疾疾抱憂牀蓐雖貪明時懼斃

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

政下有委情之人惟陛下留神垂恕更旌襲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涓涓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謚辭切言

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謚雖羸疾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

而性與之忤每委頓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止之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幣

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淺淺易之明義元纁之

贊古之盛典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而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

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而歸惟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

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國之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道。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譏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元晏春秋。並行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名臣。

議曰。嗚呼。人臣而放弑其君。三綱絕矣。可復立于其朝乎。力能討賊。則討之可也。不能討賊。則去之可也。覲然事之。而叨祿弗顧。則與聞乎故也。自操丕篡代。天下大變。習以爲常。莫不以漢公卿爲魏佐命。及懿師父子。蹈履逆規。以爲當然。相與叶比。轉移鼎命。大抵皆賈充之徒也。孰以爲非哉。惟粲倡明大義。慟哭而去。寢魏之車。不踐晉地。垂四十年。卒于車中。至于子喬。亦終身不仕。雖伯夷之采薇。叔肝之織履。無以尙已。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謐之終身不受辟命。不仕篡朝。有粲之風概焉。其耽玩書籍。著述自娛。亦小畜之懿文德也。易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王真字偉元。郎中令修之孫也。父儀。高亮雅直。爲安東將軍。司馬。司馬昭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斬之。真少有操尙。長八尺四寸。儀狀偉異。辭氣溫雅。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

旦夕于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撫墓曰。真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爲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欲助之不聽。諸生密爲刈麥。真遂棄之。知傷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真求屬令。真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履送所役。到縣門。徒隨從者十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己。整衣迎之。真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流涕而去。令卽放罷。一縣以爲恥。鄉人管彥少有才學。而未知名。真與之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而葬于洛陽。真更嫁其女。彥弟馥問真曰。吾薄志畢願由數。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之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取友之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真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原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真以春性險狡。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真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哉。洛陽傾覆。寇賊蜂起。親族悉欲渡江。真戀墳壘不去。遂爲賊所害。

議曰。儀之對昭。政如陳泰之請誅賈充。有進無退之意也。得春秋誅首惡之義矣。昭以爲許而殺之。甚哉其不仁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可乎。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昭以篡弑

之賊。悖大義而誅儀。哀之義弗共戴天。雖手誅昭可也。顧力不能。以爲終天之痛。不食其祿。不嚮朝廷而坐。得子道矣。宋司馬光曰。舜誅繇而禹臣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乎。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也。少好學。尙節概。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立。特徵偉。累遷光祿勳。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晉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辟之不從。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銓。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孫亮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立。謝病還家。吳亡。晉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餘人。蔚爲辦其衣食。使卒業焉。

議曰。偉平不仕暴朝。終不犯難。非惟明哲保身。至使暴君致敬。就加爵秩。國亡而不苟祿仕。不降其志。不隕其節。有吳高士二人而已。亦漢季幼安承明之流亞。江南吳越之清風。至今可攀也。彼二陸之貪冒權寵。至于殺身夷宗。視偉平能無愧乎。

贊曰。坤翁乾闔。莽無人道。君子好遯。長往高蹈。性全神逸。弄月吟風。深山野人。木石不同。遯矣仲弓。淵乎叔度。鄉鄰盡鬪。我方閉戶。幼安矯矯。海外獨步。豈視三公。天下弗顧。林宗孺子。既清且哲。粲喬之義。邁世烈烈。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上

列傳第六十七上

死國

漢

孔融脂習

傅彤子金

程畿

北地王諶

諸葛瞻子尚
黃崇

人之所重莫重于死。死得其所而與生同。偷生不死而與死同。死非其所與不死同。故曰見危授命。又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惟知權者能盡死之義。故莫重于死。莫難于處死也。孔子謂召忽死之爲自經。管仲不死爲仁。若由也不得其死。顏淵謂子在何何敢死。晏嬰謂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皆處死之道也。故身負大戾。分于一死者。死其身者也。君主在難。義當死之。死其節者也。居官守職。死而不渝。死其官者也。衛君匡國折敗以死。死其國者也。故楚之滅黃。君死社稷。則書滅。鄭游速滅許。許男不死。甘爲降虜。則書以許男斯歸。孔父仇牧。閔君死節。特書大夫。宋司馬握節以死。不能其官而特書官。孟陽州綽死于私暱。原軫憤激。自討赴敵。則皆不書。此聖人大經大法。處死之道也。魏氏篡漢。凡爲臣子者。類非全節死國之人。惟

昭烈君臣信討賊之義不濟而繼之以死。孔融誚責曹操，巍然存漢，犯難而繼之以死，自是寂寥無聞，而大義幾乎息矣。及司馬懿翦滅曹宗，夏侯元、李豐、許允、王經，慨然付之一死。王淩、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稱兵以討賊爲名，志乎衛君匡國，不幸顛覆滅，亦翟義之流，死于其國者也。得其死矣。其視賈充諸人，視而食息，雀鼠區區，雖生而豈若死乎？或憤激伏劍，或談笑就戮，或涕泣誓衆，或勸其父以義，或勉其子以死。曹氏忌刻，素無恩澤，固結人心，以君臣大義一定而不敢渝，猶言言炳炳之若是，使懿、師、昭、炎、盤桓睥睨，染指垂涎，殺放三君，歷四世而始篡，況道德仁義之固天命者乎？其後末帝之亡，北地王諶，諸葛瞻、傅僉父子死于漢，孫皓之亡，而張悌、孫震、沈瑩諸人死于吳，故並著爲死國篇，表其義概，庶幾篡臣賊子知懼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號褒成君。

原注：漢書·孔霸字次儒，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太子經。遷詹事。

高密相。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車中。

父宙，漢書作仇。後漢

泰山都尉。融夙悟有異才，兄弟七人，而融居六年四歲，與

諸兄共食梨，融取小者。父問其故，融曰：「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和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原注：後漢書·李膺字元禮，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司隸校尉。是時朝廷紀綱頹弛，膺獨持風

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爲登龍門。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愈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爲太尉。與此不同。史記。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太中大夫陳煒後

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

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稱其孝。好學博涉。文辭高壯。傑氣蓋世。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

覽所怨。詔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原注。李賢曰。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後漢書作覽爲印章。劉放曰。案

殘莽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過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晉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志。遂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于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儉與融兄

有舊。亡抵襄。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

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併收襄。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

坐之。襄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

乃上讞之。原注。讞。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坐襄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俱爲俊秀冠蓋。融持論

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

多舉中官親族。尙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楊賜

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卽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于進曰。孔

文舉有重名。原注。融家傳曰。客有言于進曰。孔文舉于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矚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

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于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

歸家。後辟司空掾。拜北軍中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義形于色。輒有匡正。遂忤卓。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卓乃諷三府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元、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見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槨。具斂葬焉。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疏。謹案。志注作白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如王子法、劉孔慈等。委以腹心。至于尊事名儒。鄭元、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黃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曹、袁、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強國。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劉義遜棄去。在郡六年。昭烈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

卿大夫皆隸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失節于袁術而死。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議以爲大臣失節，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謹案：後漢書載其議文。此書入馬日磾傳。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以爲世變既下，宜從先漢

不可苟革。朝廷善之，卒不復焉。尚書令楊彪見曹操專朝，惡之，操誣彪與袁術通，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

誅之。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

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爾。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

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

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埋出彪。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

遂乃郊祀，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祀天地，

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

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謹案：後漢書作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

所以杜塞邪萌，恐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原注：左

氏傳：桓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實人是微，時楚僭王，不貢其幣，祇責職貢。爲王室諱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原注：公羊傳：王師敗績于茅戎，

之：王者無敵。前已露衰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原注：全斯曰：故曰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

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郢鼎在廟章執甚焉原注左氏傳取郢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郢鼎在廟章執甚焉桑落

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祇薨帝傷其早沒欲為修四

時之祭以訪于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

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懷王臨淮公蕭案後漢書作齊哀王臨淮愍王此據後漢書注改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

也原注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兄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壻地自魏齊王閔武帝子昭帝異母也立八年薨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未聞

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胤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諡者宜稱上

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于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

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

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爾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原注國語曰武王克商通于九夷八蠻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時年饑兵興操

表制酒禁融頗書爭之多侮慢之辭原注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

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尼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斷脊東迎其主非引

不醕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擊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

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絕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絕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殺鄉非以亡王為戒也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

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帝嘗特見光祿勳山陽郗慮。及融。問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短長。以至失和。未幾。慮遷御史大夫。承望操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以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爲國。及至其弊。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前錯念國。遭禍于袁盎。原注。漢書。誡錯爲御史大夫。摘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下章。諸侯權。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袁盎素不好罷錯。乃說上斬錯以謝七國。錯衣朝衣斬東市。屈平悼楚。受譖于子蘭。原注。史記。屈平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譏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思而作離騷。其後秦惠王使張儀詐楚。令絕齊。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諫懷王。子蘭勸王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竟死于秦。子西復譏屈平。頃襄王。王怒而遷之江南。屈平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于宗馮。原注。後漢書。朱浮怒而遷之江南。屈平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宗馮市見前注。

由此言之。喜怒哀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原注。後漢書。光武兄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深引過而已。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撫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于鄭元。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遠。孤與文舉。旣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

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

陳其功美欲以厚于見私信于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

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原注國語宣子言韓厥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千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

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死子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閔智非量錯竊位為過免

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于輕弱薄劣猶昆蟲之

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原注左氏傳秦伯之弟

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于朝與劍從之叔向命召行

久矣今日之不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茲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

從之入敗之平公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原注史記

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原注史記

血蓋其論劍蓋其怒而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原注左氏傳子產謂子

焉吾豈敢謂子而如吾面乎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原注清酒者斗概甚平

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者怪其故問所知閻長者楊倩人曰汝狗猛原注清酒者斗概甚平

邪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迎之所以酸而不售至于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爾原注韓子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

也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對吾無以此瓠為原注左氏傳趙衰曰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

趙衰之拔卻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原注左氏傳趙衰曰郗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知同

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原注。禮記。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況恃舊交而欲自外于賢吏哉。輒布腹心。怡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閒職。賓客日益其門。嘗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幼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于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曹丕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墓穴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表。文檄。教令。書記。

凡二十五篇。

原注。蔚宗論曰。昔諫議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志。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足以動善槓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亦隔于人口。代

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大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員國委風可以每其生哉。澳瀨焉喑喑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同卽刊字。五丸反。 脂習者字元升京兆人中平中仕郡公府

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徙許昌習常隨從與孔融親善操爲司空威望日盛而融以故舊意書疏倨傲習常戒融剛直取禍宜改節融不從及融被誅許下莫敢收視而習獨往撫尸而哭之曰文舉捨我死我當復誰語安用生爲哀動一市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尋以忠直見原居許東土橋下後見操操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賜穀百斛黃初中嘉其有樂布之節拜中散大夫年八十餘卒議曰黨禍之酷東漢風節寢衰建安間大抵多患失畏死貪叨無恥之人往往朋姦扇盜相與穿窬主家皆奴才也故操得逞其鸞擊自以爲姦人之雄獨孔融堂堂山立瑰偉正大海內厭服英豪歸仰截然以風節自持爲漢家四百年元氣其視沓鄙猥瑣之操區區偷兒耳融不死漢不亡是以操亟圖之其高風義概百世之下猶足以興衰激懦使亂臣賊子懼焉況當世之人哉故議者謂操之不敢自取陰界之不融之義有以懼之也

傅彤義陽人也將兵從昭烈伐吳張南馮習敗績于猊亭昭烈退入魚復彤斷後拒戰兵人殲焉吳將諭

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以子僉爲左中郎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魏大舉入寇詔僉將兵守關口魏大將軍鍾會使胡烈攻之初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令人代之使助僉守關城舒懷

怨忿。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城全爲功，委城出戰，若喪師失守，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舒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以爲戰也，不設備，而舒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晉泰始五年，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其免爲庶人，賜穀，吊以旌其忠。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巴西太守龐羲欲謀叛璋，使畿子郁誘畿，畿不從。羲謀遂寢，語在璋傳。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祭酒，後隨昭烈征吳，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爲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兵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害之，乃死。

北地王諶，末帝太子璿之弟也。景耀二年，封北地王。魏大舉入寇，鄧艾破諸葛瞻于綿竹，末帝將從譙周策降，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末帝不從，遣鄧良奉書送璽綬，降于艾。是日諶哭於昭烈皇帝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皆爲泣下。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也。初亮在南陽，黃承彥者高朗，開列爲沔南名士，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諾，卽載送之。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後生瞻，初亮未有子，取兄瑾之子喬養之，喬字仲慎，與兄恪俱有名于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恪，而性業過之。及亮求

喬爲嗣。瑾啓孫權遣之。拜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于谷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謹案。蜀志。喬隨亮至漢中。建興元年卒。與此同。考亮以

五年卒。諸葛北駐漢中。喬既隨亮。不得云元年卒。疑當作六年。

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諸葛恪見誅于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瞻。故攀

還復爲瑾後。亦早卒。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明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爾

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明年爲羽林中郎將。累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穎悟過人。

強識博學。幼工書畫。蜀人追思亮而愛其才。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相告曰。葛侯

之所爲也。是以聲譽大盛。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董厥共平尙書事。時宦人黃皓亂

政于內。而姜維黷武于外。瞻深憂之。與厥及樊建謀以閣宇代維。啓帝不從。六年冬。魏鄧艾自陰平由景

谷道旁入。瞻督諸軍拒之。至涪。尙書郎黃崇勸瞻宜速行拒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崇再三言之。至

于流涕。方進兵。而艾已長驅而前。被瞻前鋒。瞻退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

艾使。遂戰。大敗。臨陳死。時年三十七。

原注。于寶曰。瞻雖志不足以拏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

瞻長子尙歎曰。父子荷

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爲。策馬冒陳而死。黃崇亦死之。崇權之子也。瞻次子京及攀子

顯等。炎興二年。徙河東。晉泰始五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

孫京可隨才署吏。後爲郿令。

議曰。嗚呼。親王義兼臣子。國有難。猶當死義。以先諸臣。先王所以封建宗子。而固維城也。西漢之亡。獨劉更生諄諄勸戒。晷曖而卒。其餘諸侯。稱說符命。勸進于莽者。以千數。故莽晏然盜國。坐追虞黃。未聞一人獨不從而死之也。東漢之亡。封國亦既盡除。墮妊祝允。劉氏無噍類。故操不居然爲西伯舜禹。未聞一人獨從容就義而死之也。惟朔易一遐孤。與隆中一草茅士。素無封爵。不階尺土一民。萬折而與操爭肉。薄血并者三十餘年。力竭而繼之以死。及其遂亡。昭烈之一孫。孔明之一子。及孫。慨然赴義。與國俱滅。巍巍義烈。高視兩京五百年所無有也。壯哉。謹也。末帝爲有愧矣。勇哉。尙也。過夫。瞻矣。僉父子及畿。付一死。得其所哉。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中

列傳第六十七中

死國

魏

夏侯元

平豐張紇

豐弟翼許允

劉陶

王經

王凌

令狐愚楊康

單固

毋丘儉

子甸尹大目

諸葛誕

文欽

唐咨

夏侯元字泰初。征南大將軍尚之子也。少知名。弱冠爲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后弟毛曾並坐。元恥之。怒形於色。曹叡恨之。左遷爲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元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元名知人。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典州郡。立法創制。皆爲世則。太傅司馬懿問以時事。元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敍也。夫欲清教密選。在明其分。敍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敍。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謹案。陳志作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敍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偷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

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己冢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和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

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竊立儀準。以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惟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己則爭。夫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選用。轉以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序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又以爲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緇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

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元黃之綵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纖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懿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元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

原注。魏略。元既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官。漢東。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

爲護軍時有謠言欲求牙門當行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辭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不行。遂相對歡笑。元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之代元。整頓法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

與賂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元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元以爽抑屈。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爲大

將軍司馬師所親待。然私心在元。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元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兖州刺史翼求人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陸兵。誅師。以元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豐密語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內多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爲言。張當可以爲誡。鑠等皆許。以從命。師微聞其謀。請豐相見。以詰豐。不以實告。卽殺之。事下有司。收元。緝。鑠。敦。賢等送廷尉。元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元。元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史責人也。卿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元。元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元。慕元而元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元。元正色曰。士季何相逼如此耶。會慙懼而退。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爲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元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搆圖凶逆。交關闔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上謹案·陳志作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句其三子死命。於是豐。元。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爲昌陵亭侯。邑三百戶。以奉尚後。初夏侯霸之奔漢也。呼元欲與之俱。元曰。吾豈苟存自爲亡虜乎。遂還雒。司馬懿卒。許允謂元曰。無復憂矣。元歎曰。

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元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

辭旨通遠，爲世所重。元初被收，衛將軍司馬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卒，師

昭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元後至，賓客咸越席而迎。師由是惡之，竟誅元。

原注：裴松之曰：曹爽以正始五年伐蜀，時元已爲關中都督，至上年

喪誅滅後，方還洛爾。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元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元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元以五年入朝，史或不書，未可必爲妄也。李豐字安國，衛尉義之子也。年

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稱之。後以父任從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悅，敕使閉

門，斷客。初曹叡在東宮，豐爲文學，及卽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

時豐爲黃門郎，叡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叡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叡卒，爲

永寧太僕。正始中，遷侍中，尙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輒暫起，已

復臥。如是數歲。豐子穎，選尙齊長公主。豐弟翼及偉，並歷郡守。豐嘗於衆中顯誡二弟，言何用榮位爲。及

司馬懿久病，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或諷之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

兄弟如游光，以爲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遊光也。及懿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

足委地，不能起。嘉平四年，懿卒後，中書令闕，大將軍司馬師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舉豐。遂奏用之。豐爲

中書二歲。曹芳每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說。師疑其議已，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欲誅之。太常

夏侯元素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后父光祿大夫張緝，以東莞太守召爲后家，亦不得意。豐自以身處

機密爲芳知遇。子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尙主。有內外之重而疑於師。心不自安。密謂韜曰。元旣爲海內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張緝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以密計告之。緝嘗病創臥。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尙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不見信。太常亦懷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卽禍及宗矣。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黃門監蘇鑠等。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軍。以太常輔政。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曰。陛下儻不從人。奈何。豐曰。事有權宜。若不信聽。當劫將去爾。寧有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元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豐遣子韜以謀報元。元曰。宜詳之爾。而不以告也。師聞豐謀。舍人王羨請以師命召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羨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凌雲臺。臺上有三千人。立仗鳴鼓會衆。如此。羨所不及也。師乃遣羨以車迎之。豐見劫迫。隨羨而至。師責豐。豐知禍及。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擒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夜送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救之。乃受。韜以尙主賜死獄中。曹芳怒。將問豐死故。太后懼。呼芳入。乃止。師遣使收翼。翼妻散騎常侍荀廙姊也。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未至赴吳。何爲坐取死亡。左右

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豐歷仕二朝，不植生產，仰廩祿而已。韜雖尙主，豐常約敕，不得有所侵取。得賜錢帛，輒散施親族。及賜宮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孫。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初，李義與尙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矣。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及豐死，沖爲代郡太守，始以畿爲知人。張緝字敬仲，涼州刺史，旣之子也。太和中，爲溫令，有治能。漢丞相亮出隴右，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詔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事。入爲尙書郎，以名父子爲曹叡所識，且以其才能多所堪任，呼相工相之。相者曰：不過二千石。叡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久之出爲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曹芳后，微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封安城鄉君。緝性傾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陳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師料諸葛恪雖幸勝，見誅不久。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師謂人曰：諸葛恪多輩爾。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同郡通家，又居相近，俱不得志，乃謀廢師。豐敗，遂收緝送廷尉，賜死獄中。許允字士宗，高陽人。父據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曹叡時皆入爲尙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

謹案·志注此下有正商者爲重五

·字允謂侃曰。卿功臣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爲受重。允刑竟。謹案。志注。此下有復更二字。出爲郡守。稍遷

爲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與夏侯元。李豐親善。聞豐等被收。欲往見司馬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

豐等已收。師聞允前邊。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爲恩恩也。是時朝廷恩遽者多。而衆人咸以

爲意在允也。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元爲大將軍。允爲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

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去。允卽投書燒之。不以呈師。豐等既誅。欲因誅允。曾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

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

繡畫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允見嫌。戒允但當趣行。允曰。卿俗士

不解。我以榮國爾。固求之。曹芳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芳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爲侍中。顧當與

芳別。涕泣歔歔。會罷。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廚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滅

死。徒樂浪。妻子不得自隨。道死。崔贊常以處世太盛。戒允不從。故及。原注。魏氏魯秋。允善。印。將拜。以

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途而者。果憐之。而墮于廟。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

法。以語許十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應經

程中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二子奇。猛。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才學。晉武帝將有事于太廟。奇爲太常

丞。朝議以奇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爲外官。帝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元康中爲司

隸校尉。幽州刺史。猛尤儒雅。亦宦達於晉云。劉陶字季治。淮南人。謹案。魏志。陶。曄。字子。喜論縱橫。曹爽當國爲選

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亦自負。謂夏侯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安得爲聖。元以其言狂誕。不復詳難。謂之曰。天下之勢。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母丘儉之舉兵也。司馬師以問陶。陶答依違。師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追殺之。

王經字彥偉。清河人也。初爲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千匹。

謹案。志注作二十匹。

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

官歸。母問歸狀。經以故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稍遷司隸校尉。甘露中。爲尙書曹髦。以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及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髦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郭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率僮僕出討昭。賈充令成濟弑髦。昭以經不告已而從髦。收經及家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與母并就誅。經之爲司隸校尉。辟河內向雄爲都官從事。至是雄哭之哀動一市。與故吏皇甫晏共收葬焉。初經爲二州刺史。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

不能從。故及晉泰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辟，然守志可嘉，門戶堙沒，意常愍之。其以經孫爲郎中。

議曰：嗚呼！元以重名高節，表儀一世，其言議規格，深見治體，藹然有大臣之風，翹翹者易摧，皜皜者易汗，挺特正大，曠無單複，焉能出大盜之城府哉？觀對許允之言，則以身死國，前定久矣，蹈白刃而不懼，臨死生之際而不亂，生平所養，至此乃見，壯哉乎天下之至勇也！魏之王侯，久自禁錮，爽夷而元誅，諸曹夏侯又復單斃，自是而魏亡矣。豐翼諸人，智微力少，闕于大義，忽忽舉事，陷元於死，族滅身夷，死不償責矣。君死社稷，臣死於君，王經有焉。

王淩字彥雲，司徒允從子也。允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年少，踰城得脫，亡命歸故里。天子東還，淩舉孝廉，爲發干長。遇事髡刑五歲，當道掃除。曹操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淩狀對。操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爾。於是選爲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稱，操辟爲丞相掾，屬曹丕立，拜散騎常侍，出爲兖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謹案：陳志作宜成亭侯，通志作宜城，與此合。加建武將軍，轉任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淩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後從曹休伐吳，與吳師遇于夾石，休軍失利，淩力戰決圍，休得免難，徒爲揚豫州刺史。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

義甚美。咸得軍民歡心。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兗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至芍陂。凌率諸軍逆拒爭塘。力戰連日。琮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爲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爲司空。司馬懿既誅曹爽。進凌爲太尉。假節鉞。凌恐密協計。謂司馬懿專政。齊王芳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誅懿廢芳。而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凌又遣舍人勞績詣雒陽。語子廣。廣言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爲宿望。皆專滅於世。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于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振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畢改。諱案。志注。作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二年。熒惑守南斗。凌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聞東平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凌有所挾。欲白之。不果。原注。事見魏略。舊文錯亂。必有脫誤。凌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諱案。魏書。鄧當討大尉王凌。大軍至百尺塢。卽此塢也。凌自知窮勢。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曠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

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雒陽。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過賈逵廟，呼曰：「凌大魏忠臣，惟爾有神知之。」到項，遂欲藥死。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賜楚王彪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衆議咸以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宏華爵爲鄉侯。廣有志尙學行，死時年四十餘。廣弟飛、臬、金、虎，並才武過人。懿嘗從容問蔣濟，濟曰：「凌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爾，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言滅人門宗矣。』至是尺口不遺。少子明山，善書多技藝，聞難走太原，追兵及之，有飛鳥集桑樹，隨枝低昂，舉弓射之，應弦而墜。追兵乃止。投親家食，親家告吏執殺之。令狐愚字公治，本名凌，黃初中爲和戎護軍，烏桓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曹丕怒，械繫愚，免官。詔曰：「凌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出爲兗州刺史。愚聞楚王彪有智勇，東郡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彪，乃先使人通意於彪，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未發得疾卒。」初愚有高志，人謂

愚必與令狐氏族。父宏農太守劭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甚不平。及劭爲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劭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邪。劭熟視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罷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爾。劭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愚之被誅。無敢收視者。東平馬隆閱之。以武吏稱愚。客收尸殮葬。列植松柏。服喪三年。乃歸。東州壯之。單固字恭。夏山陽人。正始中。令狐愚與固。父伯龍善。辟固爲別駕。固辭以疾。愚禮敬愈厚。固不應。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當仕進。自可往爾。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並爲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卒。康應司徒召詣雒陽。固亦以疾去。康在京師露其事。司馬懿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固見懿。懿問曰。卿知其事爲耶。固曰。不知。懿曰。令狐反乎。詳案。志注作令狐及乎。誤。固又曰。無之。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竟云無。懿錄楊康與固相詰。固辭窮。罵康曰。老傭。旣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事上須報廷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母知其慙也。謂之曰。汝自不欲應州郡。我彊汝爾。汝爲人吏。自當爾耳。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固終不視。母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爾。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田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

張進及討叛胡有功。雍州刺史張旣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郡道路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爲官效用。黃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顧，爲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毀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蹶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軒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皆安恤，使盡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陛下卽位，留心萬幾，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錄。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遂詔封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卒儉襲父爵，爲平原王叡文學。叡立爲尙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雒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青龍中，叡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持節護烏桓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尙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叡遣太尉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三千九百戶。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元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原注：梁口，在遼東。宮連破走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原注：裴松之傳曰：按東夷傳

沛者。句驪國之官名。

宮不從其言。得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

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兵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王順追

之。原注。世語。順字孔頤。東萊人。

踰烏桓骨都。過沃沮千餘里。踐肅慎氏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

出。遂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并討濊貊皆破之。韓

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詣儉降。儉振旅還。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

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諸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

儉爲鎮東都督揚州。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揚州刺史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

還。初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及大將軍司馬師誅元豐等。又廢曹芳。儉不能平。陰謀討師。文欽驍果。竊

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遂

共定策。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爲已祥。乃矯太后詔罪狀司

馬師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輸誠效忠。

躬成齊王。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一宇內。未行而薨。齊王以懿有輔相大功。故遂使師承業。委以國

事。而師以盛年。無疾託病。坐擁彊兵。輒虧臣禮。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舂軍糧。克期有日。師爲人臣。當

除國難。又爲人子。當率父業。哭聲未絕。而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整餽無費。

令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杜塞險要。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銜鋒履刃。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興軍以來。爲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錄。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臣節。專擅大柄。陰欲議退之。師懷不軌。乃劫豐投刃。拉殺載尸。埋棺豐等。國家大臣。帝主腹心。擅加酷暴。死於非辜。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說齊王。真爲令主。謹案。志注作白堪人。君臣義定。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擅出。師自知姦匿。神人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而師懷忍造逆。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太常夏侯元海。內重德。光祿大夫張緝。王室懿親。橫加賊殺。又誅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強催督遺。臨時哀愕。莫不傷痛。而師稱慶以爲快樂。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改悔。脩復臣禮。方徵兵募士。毀壞宮內。列侯自衛。陛下卽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蔑上不道。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以廚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狡猾險惡。賊殺忠良。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廢闕。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仗。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譌言盈路。以疑海內。輜藏逆器。包蓄篡具。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空虛四表。欲擅強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

阻兵安忍。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郡。欲悉誅之。一旦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獲成大功。高祖文皇帝卽受漢禪。開國承家。道符堯舜。烈祖明皇帝潤色皇業。緝熙帝載。治隆文景。一旦爲師。撞毀。輒擅廢立。敢行誅殺。公爲篡奪。臣與安豐護軍鄒翼。廬江護軍呂宣。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軀命。以完社稷。安主正朝。斯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按師之罪。宜加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爲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內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候就第。師弟昭忠。肅寬明。樂善好士。有高世之度。忠誠爲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爲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碯滅子。季友鳩兄。上爲國計。下全宗族。殛繇用禹。聖人明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罷遣兵衆。則天下協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以清君側。臣今舉義。唯欲使大魏永存。陛下得行君道。遠絕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忠臣義士。得效志節。爾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師聞臣等舉義。必下詔禁絕。關津使駟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非陛下詔也。在所皆不得承用。臣等道遠。爲師所覘。凡文奏不得關通。輒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並移諸郡國舉兵。迫脅淮南將

守諸州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于城西歃血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頂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統中外軍拒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喪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兖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諶案志引魏氏春欽中子諶字諶毛本小名諶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諶率壯士先至諶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日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諶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諶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向待欽將引而束諶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諶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自小爲曹氏家奴常侍魏主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爾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爲曹氏諶言君侯何苦諶志

注何苦下有若字。册府無若字。與此合。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

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是日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

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進至橐皋。欽父子詣峻降。儉北走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雒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

脅者悉降歸。儉子甸爲治中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原注。習鑿齒曰。卅儉盛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卅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卅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非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

卅儉謂能不愧也。甸字子邦。有名京邑。曹芳之廢。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司馬師惡其爲人。及儉起兵。問屈顓所在。云不來。曰。謹案。志注無曰字。無能爲也。儉遣子宗四人入

吳。督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宗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獄。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

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于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于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使

從夫家之戮。從之。著於律令。

諸葛誕字公休。漢丞相亮之族弟也。初爲尚書郎。從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遇風與畿俱覆沒。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僕射。誕漂著岸而復蘇。調榮陽令。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愼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元、鄧颺等相善。共相題表。以元等四人爲四聰。誕等八人爲八達。謹案：曹嘉之督紀曰：誕以氣風節。嘗倚柱讀書。雷霆其柱。誕讀書白若。中書監令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聲望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曹叅惡之。免誕官。會叅卒。正始初。元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司馬懿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拒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後母丘儉、文欽舉兵。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司馬師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進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率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誕旣與元、颺等親善。又王淩、母丘儉累見夷滅。司馬昭又自代師輔政。威柄益重。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爲死士。原注：魏書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法之。甘露元年。

冬吳人欲向徐榻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內欲保有淮南大將軍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遂遣充至淮南充見誕從容談時事因謂誕曰雖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奈何負國欲以社稷輸人乎卿無復言非吾所忍聞也雖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威名益重得士衆心今徵必不來反疾而禍小不徵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徵之昭從之二年五月昭徵誕爲司空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也乃請諸牙門置酒飲宴皆醉謂之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雖不復得用吾欲暫出游戲須臾還爾諸君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宣言曰當還雒邑暫出城游戲爾揚州何爲閉門見備耶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縱火焚其府庫遂殺綝

原注·魏末傳載誕表曰·臣受國重任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立·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馳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臣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裴松之曰·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之言曲不至於此也·

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戶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至吳請救

原注·裴松之載世語曰·黃初末·湘爲孫堅立廟·苒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沙王苒苒·但微短耳·綱翌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苒之卒年至發冢四百餘年·綱苒之十六世孫矣·

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

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司馬昭奉曹髦及郭太后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臨淮討誕。昭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欽等數犯圍。逆擊走之。昭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爲遊軍。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解壽春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士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于鑊里。引兵還建業。綝旣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衆無所恃。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而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尙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可有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江東乘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彝。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棄踰城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千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翮、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

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齋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三年正月文欽謂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漚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鸯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散鸯虎單走踰城自歸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鸯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鸯虎使將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鸯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步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銓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

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于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陰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

原注

匿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之。靚逃于廁，帝逼出之，謂曰：「不意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子恢仕晉，累遷尙書右僕射散騎常侍。元帝時終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文欽字仲若，譙郡人也。父稷，建安中爲騎將，有勇力。欽少以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下獄，掠笞數百，當死。曹操以稷故赦之。太和中爲五營校督，出爲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驕傲，陵上不奉法，輒見奏遣。後曹叡復以爲淮南牙門將，轉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請免官治罪。由是徵還。曹爽以其鄉里，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誅，進欽前將軍以安之。後代諸葛誕爲揚州刺史，自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故弗與謀會。誕去，毋丘儉至，乃陰共結謀。及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詣孫峻降，奉表于吳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雨絕于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謹案：何焯較本曰：此表後人僞作。高貴鄉公之弒，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烏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于斃仆。故與毋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僞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及在吳，貽雍州刺史郭淮書曰：『大將

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公侯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不克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太傅既亡，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放主弑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忠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會卬丘子邦與父書，騰說公侯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恤妻孥之痛，卽與卬丘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雒陽，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爾，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均。禍痛已受，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豎所不忍爲。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僕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邑，而流言先至。卬丘不復詳之，更謂僕爲誤。謹案：此書見魏志。卬丘諸軍便爾瓦解，卬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卬丘進兵討之。卽時克破，所向全勝。謹案：志而注作要。那後無繼，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躑躅，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爾。不若是。謹案：志如何快心復君之仇，永使曹氏得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佑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于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欲俱與。謹案：志

注與作舉
一分字。

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爲己有。公侯必欲共忍帥。智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乃可克定。師黨爾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淮已卒。欽未知也。孫峻待之甚厚。欽在他國。仍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爲保佑。蒞一名倨。誕誅司馬昭。聽鶩收斂。欽喪給牛車葬。舊墓鶩後破涼州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爲東夷校尉。假節當之官。入辭武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官。東安公繇欲殺鶩。誣鶩欲謀逆。遂夷三族。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曹丕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之。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既誅。咨亦就禽。拜咨安遠將軍。

議曰。王淩之欲廢僭孽。立宗子澄。汰王室。大臣之節也。議者謂淩于齊王君臣分定。并儉誕等爲淮南三叛。原注。謂習鑿論也。此晉之臣子尊晉之志也。淩欲廢而誅之。師遂廢之。昭又殺之而無爲誅之。則淩知所廢而非叛也。儉誕繼起。聲罪致討。聞維中禪代之語。投袂致死。有古義士之風。夫豈叛乎哉。誕之得士。至麾下數百人。拱手待斬。以盡。不爲司馬氏屈。義烈挺然。未之前聞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下

列傳第六十七下

死國

吳

留贊字平

呂據

朱異

張悌

孫震沈瑩

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也。少爲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壯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親近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問贊。乃以刀自割其筋。流血滂沱。悶絕良久。家人驚怖。遂引伸其足。創愈。良行如故。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累有戰功。謹案。志無累字。册府元龜有累字。與此合。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進規諫。好直言。孫權憚之。諸葛恪攻東興。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陳。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出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陳。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爲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去。俱死無益。

於國適所以快敵爾。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二子略平。略爲大將。有父風。平累遷左將軍。孫皓之遊華里。平與右丞相萬彧。右大司馬丁奉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皓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鳳凰元年冬。皓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滅之。又飲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歸自殺。皓徙其子于廬陵。平憂薨。月餘亦卒。

呂據字世議。大司馬範之子也。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爲太子右部督。太子立。拜右將軍。魏軍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緝。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憲以都下兵逆據于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爲叛臣。遂自殺。夷三族。朱異字季文。前將軍桓之子也。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以童子有雋才。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驪裹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

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尤奇賞異。以父任爲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其部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朱據曰。本知季文愴。原注。烏快反。譚案。愴今志作愴。毛本及通志俱作愴。與此合。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爾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橋。壞之。大破魏軍。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譚案。陳志。傒。注作侯。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孫綝要異相見。將往。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爾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士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也。少有名理。以風節自負。孫休時爲屯騎校尉。魏大舉寇漢。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

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事乎。謹案：事字志注：爭地。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

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不叙承之繫，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

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政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

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

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能若是乎。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茲計定矣。今漢闕宦

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敵，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

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原

史記秦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左氏傳：秦而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

可也。彼之得志，固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魏果并漢，孫皓末年，以悌爲丞相，晉人大舉來伐，所嚮克

捷，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

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

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待來與之一戰。若幸一勝，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必，

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渡江

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

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率衆濟江逆戰。

圍王渾部將張喬于楊荷，喬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弭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

「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僞降以緩我爾。若全之，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揚州刺史周浚結

陳相對，瑩率丹陽銳卒刀楯五十，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晉將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師遂潰。

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師于板橋。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

亡，謹案：天下上志注有日夫二字，疑衍。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謹案：支陳志作知，通鑑作支，與此合。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泣曰：「仲思，今日是

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國，復何道邪？」靚再

三牽之，不動，乃流涕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軍所殺。孫震、沈瑩等皆死。吳人大震。謹案：孫皓傳注引襄陽記載此事無孫震二字。

此傳用襄陽記，而未云孫震沈瑩等皆死，蓋兼據于晉晉紀，而偶遺其上文之謬事孫震一句耳。

議曰：留贊鷙猛壯烈，萬人敵也。其刺刃信足，與雲長之刮骨何以異哉？心有主而不動，視疾痛死生若無

與於己者，壯士之勇也。況復得其死哉？平與曷奉謂社稷爲重，有大臣之節矣。呂據朱異傑出將門，仗鉞

征鎮，益固堂構，克隆國棟，不幸而爲賊臣枉害。若據之討賊不克，不爲叛臣，慨然自裁，志烈盛矣。昔紂虐

其臣，莫不離心。至於倒戈流血，漂杵而導武王，誅紂孫皓之虐浮于紂，而張悌諸人不以爲仇，益嚴君臣

之義，揮刃赴敵，畀之一死，嗚呼仁哉！觀悌之勉諸將，謂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至于誚諸葛靚，靚再三牽之

不動。貞心義節。雖與日月爭光。金石爭堅。可也。

贊曰。名義國閑。命輕道重。白刃何有。丹心弗動。壯哉諸臣。談笑就死。大節嶮天。烈聞不已。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上

列傳第六十八上

死虐

魏

邊讓

周不疑

楊修

丁儀

弟

崔劼

許攸妻

毛玠

楊俊

鮑助

父信

鄭小同

謹案邊讓周不疑傳闕

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博學有俊才機辯穎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曹操爲丞相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務修總知內外酬置如流無不稱當自太子不以下並結交好臨苗侯植以才捷愛幸委意

志注作來意文選引典略作乘意

投修與修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今二十有五年矣

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迹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謹案志注作飛翰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

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作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修答牋曰。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

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謹案。自與文選合。陳志注作目。周章于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

貴盛，體發旦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

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

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鷗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

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

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原注。史記。呂不韋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

字者。予千金。桓子新論。淮南王聘天下辯士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

。縣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右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雅無別爾。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

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

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歌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

云。操平漢中，欲遂攻昭烈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惟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

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是回師。初邯鄲淳作孝女

曹娥碑，蔡雖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齋白，謂修曰：勿言待吾思之。行三十里，令修言其義。修曰：黃絹色

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齋曰受辛。舜字。操曰。一如吾意。有智無智。校三十里。操素忌修。於是積前後事深銜修。及操欲立世子。修與丁儀。丁廙。稱臨菑侯植之才。勸操立之。崔劼。賈詡等諫。乃止。五官將不患之。以車載廢籬。內朝歌長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操未及推驗。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籬載絹。以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如是者三。操怪其捷。廉之知狀。操又以修袁術之甥。惡之。乃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殺之。修臨死謂人曰。我固知死之晚。其意以爲坐植也。修死百餘日。而操卒。丕立黜植。而殺其黨。丁儀。丁廙。使操不殺修。丕亦殺之矣。修所著賦。頌。碑。贊。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修子囂。囂子準。皆知名晉世。

原注。劉攽曰。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

白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修家子雲。又似實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耶。今書中曹陰之於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

丁儀字正禮。沛國人也。父沖。宿與曹操親善。從車駕東還。與曹操書曰。足下常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時張楊適還河內。操得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爲司隸校尉。與諸將飲酒。醉爛腸死。操常德沖。聞其子儀爲令士。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丕曰。女子觀貌。而正禮目不正。女必不悅。不如與伏波子楙。操從之。尋辟儀爲掾。與論議。嘉其才。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邪。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菑侯植親善。數稱其才。操旣欲立植。而儀又贊之。逼大臣正議。遂已。及丕立。

欲治儀罪。轉爲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惇求哀。尙爲流涕而不能救。後因事收付獄。殺之。弟廙字敬禮。有才學。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操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特達。博學淵識。文章絕倫。天下賢士君子皆願從遊。而爲之死。實天所以鍾福于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以勸動操。操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親非一旦一夕也。況明公加之聖哲。發命吐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于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操深納之。及丕立。并其男女皆殺之。

謹案目錄。此下有崔劄傳。今闕。止存許攸婁圭二篇。

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曹操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爲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操相攻。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又屢獻計策。不用。俄而其家犯法。欲收攸。攸乃亡詣操。進計攻紹。紹破走。及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舊。時與操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出行。從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有人白者。遂收殺之。婁圭字子伯。少與曹操有舊。圭有大志。常歎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爾。儕輩笑之。後

坐贓亡命。被繫當死。踰獄出。捕者追之。圭乃變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得免。會義兵起。圭亦會衆於荊州北界。與劉表相依。後歸操。操以爲大將軍。不典兵。與議軍國大計。劉表卒。操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詐。操以問圭。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以爲然。遂進兵入荊州。甚被寵秩。家累千金。操曰。婁子伯富樂于孤。但勢不如爾。從破馬超等。圭功爲多。操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操從諸子出遊。圭與南郡習授同載。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圭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譙案。陳

陽。通志作往。與此合。曹操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操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

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

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敬納其言。轉幕府

功曹。操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劼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于時有盛名而行不由

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操歎曰。用人

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曹丕爲五官將。自詣玠屬所親。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

說人。非遷次。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

東曹爲次。宜省東曹。操知其情。令曰。日出于東。月盛于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操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尙書僕射。復典選舉。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守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貯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潔。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於上。俗移乎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操目玠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原注。漢書周昌爲人。彊力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口吃。又盛怒。曰。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崔劼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此也。操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舂櫜。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鯨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謀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

原注·左氏傳·齊人伐邢以報冤讎之役·于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

諛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

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其以狀對玠曰臣聞蕭

生飲藥困於石顯原注·漢書·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蕭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時宴後·故

置廷尉·望之子散騎中郎乃上書訟之·恭顯知望之素高節不訕辱·建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殺子原注·漢書·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蕭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時宴後·故

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

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

害之·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政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原注·左氏傳

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佚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

伯與訟焉·王叔之室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王句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

與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

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

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原注·孫盛曰·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

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不見播放·二主量度·豈不殊哉·操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謹案目錄此下有楊俊傳今闕

鮑助字叔業。泰山平陽人。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也。宣後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助祖丹。官至少府侍中。父信。寬厚愛人。沈毅有志節。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兵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曹操亦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操。操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操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操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于操曰。姦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搆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操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兗州刺史劉岱欲與戰。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惟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操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于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而卒與賊遇。信殊死戰。以救操。操得潰圍出。信遂戰沒。時年四十一。信雖遭亂起。兵家本儒素。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二子劭。助。助清白有高節。劭有父風。建安十七年。操追錄信功。表封助。兄劭。新都亭侯也。

原注。魏書助有父風。太祖嘉之。

·加拜騎都尉·使持節·劭薨·子融嗣·辟助丞相掾原注·魏書·助清白有高節·知名于世·二十二年立子丕爲太子·以助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部都尉·丕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操時在譙·丕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助前在東宮·守正不撓·丕固不悅·及此·悲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助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操卒·丕立·助以駙馬都尉兼侍中·丕篡代·助每陳今之所急·惟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丕將出獵·助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聘之事乎·臣冒死以聞·惟陛下察焉·丕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于樂·助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情·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況獵暴華·蓋于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于遯臺·曄之謂也原注·左氏傳·齊侯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丕怒·作色能還·卽出助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尙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助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僚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丕欲伐吳·羣臣大議·助面諫曰·王師

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收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切以爲不可。丕益忿之。左遷助爲治書執法。丕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助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軍還雒陽。曜有罪。助奏絀遣。而曜密表助私解邕事。詔曰。助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丕大怒曰。助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尙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助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助罪。丕不許。遂誅助。助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句丕亦卒。莫不爲助歎恨。

謹案。此卷鮑助以上諸人議俱闕。

鄭小同。漢大司農元之孫也。父益恩。北海太守孔融舉孝廉。黃巾圍融。死之。小同其遺腹子也。丁卯日生。

而元以丁卯歲生。有文在其手曰元。謹案。後漢書鄭元傳云。元以其手文似已。故名曰小同。取春秋子同生之義也。原注。左氏傳桓公七年

子同生。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及長。盡傳元學。爲鉅儒。教授鄉里。曹丕徵爲郎中。稱疾不起。曹叡立。太尉華歆表

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序爵。莫美于顯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允。漢室嘉江公之

德。用顯其世。原注。左氏傳。楚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漢書。琅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宣帝卽位。開衛太子好穀梁春秋。徵江公孫爲博士。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元。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元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敍。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於是徵爲侍中。賜爵關內侯。甘露中。曹髦行養老禮。詔以王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後以事詣司馬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小同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勿見也。昭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鳩殺之。

議曰。小同以傾儒重德。若介然知止。則果同夫祖矣。方盜憎主人。乃珥貂佩劍。備顧問。管喉舌。位通侯。歸然爲國老。觸忤險機。不得其死。視康成之雍容進退。不污袁董。卒全其高。而考其終。則大不同矣。初曹操殺呂伯奢家八人。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及昭之害小同。乃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陰賊狠忍。知有一我。不復有天地人物。賊臣篡子。用心皆出一律。其亦不仁甚矣。唐陸贄乃曰。無我負人。寧人負我。克己自反。休休有容。易曹馬爲顏閔。特一念反覆之間焉。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大哉曾子之言。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一下

列傳第六十八下

死虐

吳

高岱 于吉 盛憲 沈友 張休 吾粲 朱據 王蕃 樓元 賀邵子循 韋曜 華覈

邵疇 張尙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也。性聰達。輕財貴義。甄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者。皆一世之傑。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欲害憲。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于陶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皆危懼。謂往必見害。岱曰。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獄。義當必往。若得見事。自當解。遂詣貢通書。貢卽與相見。岱才辭敏捷。屈爲陳謝。貢遽出其母。岱語友人張允。沈暝。原注音曼。令豫具船。謂貢必悔。當復來追。出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果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便殺之。已過江則止。其人與岱錯道。遂免。乃隱于餘姚。孫策定會稽。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氏春秋。欲從講讀。或謂策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素無文學。若與論傳

而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爲人惡勝己者。若問當言不知。乃合意爾。如遂辯議。則必危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輒云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己。乃囚之。其親友及州人皆露坐爲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惡其得衆。遂殺之。時年三十餘。

謹案目錄。此下有于吉傳。今闕。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品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許貢代之。因還會稽。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未及害憲而卒。孫權統業。尤惡憲。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乃與曹操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原注。公羊傳。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爲不言。蓋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墊。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

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善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

原注。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于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于他國。未卒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

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捐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尙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吾君之好也。馬將至矣。于是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

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

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原注。韓詩外傳。蓋晉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

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

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

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

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也。年十一。華歆行覽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卻曰。君子講

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崩壞。先生銜命。將以宏闡教化。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

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無不貫綜。善屬文。仍喜武事。注

孫子兵法。又辯給所至。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稱其筆舌刀為三妙。原注。蘇州志。辯于口。時稱其筆舌與刀三者皆妙。過絕于人。權以

禮聘之。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因陳宜并取荊州。權納之。正色危言。風采峻厲。大連庸臣。遂誣以謀

反。權亦忌其英邁。謂終不為己用。原注。蘇州志。正色立朝。為庸臣所譖。權亦疑其不為己用。害之。一日大會羣僚。友有所是非。權令人扶

出。謂曰。人言卿反。友知不免。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年二十九。

張休字叔嗣。輔吳將軍昭次子也。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休為人解達。指

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條章。登甚敬之。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

善之。以示昭及登卒。後爲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爲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苟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宏佞僞險詖。原注。吳錄。宏。會稽人。休素所忿。宏因是譖訴。下詔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謹案。目錄此下有吾粲朱據傳。今闕。

議曰。策翻蜚江表。民未見德。而惟戮是聞。謂吉惑衆。則猶有辭。岱何爲哉。斃于貢客。而鏡中見吉。鬼誅之也。孫權有偏霸之略。統馭之術。惜乎無君人之度也。張昭顧命遺老。至使士門終于散地。虞翻以觸忤擯。陸績以直道黜。終身不復。客死南徼。盛憲沈友。一時名流。猜阻不釋。而竟誅之。張休。吾粲。朱據。皆以忠諫蔽于讒慝。獲罪隕身。睚眦險狠。無以異操。士生茲時。不能高飛遠舉。而蹈其禍。何不幸歟。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爲尚書郎。去官。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皆加駟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漢。漢人稱焉。還爲夏口監軍。孫皓立。復入爲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謹案。俗士二句。通志作挾。主自尊。謂蕃輕己。評較明晰。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

亮。不能承顏順指。時或注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疊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皓出登來山。使親近將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首皆碎壞。原注。江表傳。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

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卽于殿上新番。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嚙諸公。以爲笑樂。萬彘既爲左丞相。蕃嘲或曰。魚潛于淵。出水腹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二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驚蹇之質。蕃上誦明選。下誦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見其不知量爾。裴松之曰。按本傳云。丁忠仲晉還。皓爲大會。于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爲丞相。至秋乃爲相爾。吳錄所言爲乖。互不同。

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憲。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

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佳士。郭馬起事。不爲馬用。見害。

謹案。目錄此下有樓元。賀邵。韋曜傳。今闕。

華歆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漢爲魏所并。覈詣宮

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西境。西境難險。謹案。今志作保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

傾覆。昔衛爲狄所滅。而桓公存之。原注。左氏傳。狄人伐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濼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今道理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

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沖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

新宮。制度宏廣。飾以金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

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

安無窮之基也。至于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爾。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前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咸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竄。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于往年。鈔盜無日。今胷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

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于身。而感異類。言發于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於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揚市土地。與宮相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往。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雉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

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植。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樓懷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義。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何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追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

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以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

講案通

志作滋

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儻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于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績織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以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妨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覆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璫是憑。感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毫。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敕。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

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覈所論事章疏咸傳于世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也敦尚氣節不爲詭隨太守郭誕辟爲功曹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誕書非論國政誕白熙書不白妖言下郡收誕誕惶恐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甚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嚙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累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蹠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于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乞天鑒特垂清察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死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奚熙初以佞幸於皓爲中書郎譖宛陵令賀惠惠邵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卽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張尙紘之孫元之子也有俊才孫皓時爲侍郎以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尙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烏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尙對曰大者有禿鷲小者有鷓鴣皓性忌勝己而尙談論每出其表深以致恨皓使尙鼓琴尙對曰素不能敕使學之後侍宴

之次說琴之精妙。尚因言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原注。韓子。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

召師涓授琴寫之。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于施夷之臺。酒酣。靈公曰。有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令師涓坐師曠旁。授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以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鶴二八集于郭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清角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收。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有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瓦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一年。

皓意尚以喻己不悅。後又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發怒收尚。積前後語言。皆追以為詰。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遣人就誅之。

議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宏博多通。樓元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覽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元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元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詰不及也。陳壽曰。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彊死其理。得免為幸爾。

贊曰。叔世暴君。喜殺崇忍。英賢不幸。遭此凶閔。戾氣孔優。魏初吳季。式觀坤維。仁矣漢繫。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技術

漢

華佗吳普 樊阿

荀子訓

左慈

甘始東郭延年 封君達

王真

郝孟節

李意其

周羣

張裕

杜瓊

何宗

古者數以衍道後世爲技爲術而不本于道故大方不完入於小數盡爲異端之私也河出圖宓戲畫之

爲易洛出書大禹敘之爲範原注·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

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敘·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

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絜用五福

威用六極·孔安國注曰·天即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至於黃帝堯舜

成九數堂道·所以次敘·先儒謂洛書蓋取龜象·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至於黃帝堯舜

迎日推策歷象日月星辰原注·司馬貞素隱·封禪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符下云·于是推筮迎日·書堯典·乃命羲和·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皆所以述道不以爲技也周官馮相氏掌歲月日時原注·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

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保章氏掌天星·原注·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滯·辨其吉凶·

原注·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禘·二曰象·三曰鑑·四曰太卜掌三兆原注·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輝·原注·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禘·二曰象·三曰鑑·四曰太卜掌三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筮皆千有二

百龜人掌六龜原注：天龜曰青龜，地龜曰黃龜，東龜曰果龜，西龜曰白龜，南龜曰靈龜，北龜曰蒼龜，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筮人辨九筮原注：筮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比，二曰巫式，三曰巫目，四曰巫比，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占夢占六夢原注：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又如食疾瘍之諸醫原注：食醫，疾醫，皆天官屬。皆專工職守以事上，雖以為技亦未離乎道也。故不敢迂怪以為欺，神異以為誑，挾弄以為姦，一有不經左道，則不免王法之誅。戰國之際，國程侯度壞亂墮廢，莫不踰繩破檢，詩張為幻，於是星公歷史卜相醫巫，擲揄揣摩，筮錯機構，巧法奇中，驚眩一世。及秦始皇盡剗先王經制，狡詭險譎之徒，以術自雄，為方士神仙之說，自以為游乎方之外，閭苑神仙，接乎天帝，抽金繩，檢玉策，廣祕記於寶府，識神經於瑤臺，有長生之方，不死之藥，荒唐誕妄，不可紀極，而技盡為術矣。

原注：史記封禪書：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騁術以陰陽主運，惑于時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迂怪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而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一望之如也。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漢隗於是天文原注：漢書藝文志：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由也。夫觀景以誼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以有陰陽，拘者為之，系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及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有患也。有陰陽原注：漢書：九流有陰陽者，蓋出於羲和之官。及

原注：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譜，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內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愚出于小人，而猶欲知天道者，壞大以有五行原注：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為小，削還以為近。是道術破碎而難知也。有五行原注：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有善龜原注：善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為吉凶而行於世，寔以相亂。有善龜原注：善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汝則

原注：有善龜，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原注：有善龜，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原注：有善龜，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原注：有善龜，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原注：有善龜，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原注：有善龜，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原注：有善龜，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原注：有善龜，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原注：有善龜，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輝耀者。有數術。原注。數術者。皆明。有雜占。原注。雜占者。紀百事之象。有形法。原注。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

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有醫經。原注。醫經

也。卿以澁煮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臂中。然或者專。有識緯。原注。圖讖及。奇邪小技。又有風角。原注。謹

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性

而用度。誠石湯火所施。調百藥劑和之所宜也。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性

也。卿以澁煮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臂中。然或者專。有識緯。原注。圖讖及。奇邪小技。又有風角。原注。謹

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性

而用度。誠石湯火所施。調百藥劑和之所宜也。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性

也。卿以澁煮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臂中。然或者專。有識緯。原注。圖讖及。奇邪小技。又有風角。原注。謹

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性

而用度。誠石湯火所施。調百藥劑和之所宜也。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性

也。卿以澁煮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于臂中。然或者專。有識緯。原注。圖讖及。奇邪小技。又有風角。原注。謹

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性

而用度。誠石湯火所施。調百藥劑和之所宜也。有方技。原注。方技者。皆生。有神仙。原注。神仙者。所以保性

不可殫紀。拘礙泥窒。偏駁龐亂。反害乎道。至於逆知前億。教人爲亂。資之爲盜。誤國殺天下。喪身覆族。而不悔者。皆是也。鴻儒碩士。亦往往爲所誤。如董仲舒之下吏。原注。漢書。董仲舒爲江都。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薶未上。主父偃。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惡。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復言災異。夏侯勝之囚縛。原注。勝從始昌受尙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昌邑王立。數出。勝當乘輿。眭孟京房

之誅戮原注。昨宏字孟。元鳳二年。太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孟以為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而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華仲舒有言。雖有鸞鶴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

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妾設妖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原注。李尋。京房事見前注。時昭

流放。原注。李尋。洪範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大司馬王根薦尋待詔黃門。每有災異。輒問尋。遷黃門侍郎。哀帝久疾。尋所薦。詔賀良等建。改元易號。上疾自若。詔以良等誣罔不道。皆伏誅。尋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郎顛之賊殺。原注。後漢書郎顛父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月七日。能望氣占侯。顛少傳父業。張衡

襄楷特幸而免爾。原注。張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公車徵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機之政化。上和初為河間相。三年。徵拜尚書。卒。襄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官專朝。災異尤數。楷詣闕上

疏。不省。復上書。詔尚書問狀。尚書拜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帝即位。與荀爽。鄭元。俱以博士徵。不卒。卒于家。嗚呼。數以衍道。其弊至於殺。天下後世。曷若不為之愈乎。凡非六經

所載。仲尼之門。所不道者。皆不可以為學也。技術為秦漢以來亂本。而前史屢書特書。故推本所自。以為

戒。亦著于篇。

謹案華佗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醫家切於寄生。故為上技。自神農味百穀。辨草木飛走之屬。別金石之性。使人用萬物。而後黃帝岐

伯。論著方書。為萬世生生之具。聖人之事也。至戰國之際。素問諸書始出。故其文不類。其義則精奧深切。

非聖人莫能為之。其論氣數之際。始與六經相表裏。特心傳口授。至戰國先秦筆之於書耳。以醫名家。見

於載籍者。自扁鵲。秦和。倉公而下。祇有華佗。其砭熅方藥。至於剖腹滌腸。固為絕技。若夫導引之術。假五

禽以爲戲。則古之節宣其氣。勿使壅底之道。不針不藥。致之太和。尤其妙者。可謂良醫矣。而爲操所滅。惜哉。

謹案。此下有薊子訓。左慈傳。今闕。

甘始。東郭延年。原注。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

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原注。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有怪言。余嘗辟左右。備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于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數萬斤。金于海。又言。梁時西域胡來獻香。屬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共投沸骨。中有藥者。奮尾鼓鬣。遊行沈浮。有若處深淵。其一者已然而可噉。余時問言。密可試否。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能得也。言不書于此。頗悉載。故羸

與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藥大之徒也。君達號青牛師。原注。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息舉山。病死者。識而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元丘山去。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謹案。後漢書注云。字叔經。上黨人。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周流五嶽名山。能行胎息胎食之方。音朔。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

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

郝孟節。上黨人。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謹質。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李意其蜀人也。世傳見之漢文帝時。昭烈欲伐吳。遣人迎意。其到敬禮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十數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理之。便徑去。昭烈怒。遂行。爲吳所敗。還忿恥發病崩。乃知意其畫作兵仗而壞之。卽兵敗也。大人而埋之。卽昭烈崩意也。

議曰。子訓諸人皆誕異不經之術。所謂左道惑世亂衆者也。王法所必誅。而竟以術免。迂怪之士益神矣。人之受命脩短有數。故堯不爲壽。顏不爲夭。必以智計超出能至數百年。則術可以逾數。力可以制命。人可以造天矣。不可以訓。孔子所以不語怪力亂神也。昔孝武晚年悔過。每對羣臣自歎曰。鄉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此躬踐其事。然後知其非。可以爲鑒也。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羣傳。今闕。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爲從事。昭烈領益州牧。以瓊爲議曹從事。末帝卽位。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嘗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云何。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

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管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昭烈諱備。其訓具也。末帝諱禪。其訓授也。託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于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于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漢既亡。咸以周言爲驗。周曰。此雖己所推尋。然其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意也。何宗字彥英。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聞過之。劉璋時爲犍爲太守。昭烈定益州。領牧。辟爲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昭烈卽尊號。踐阼之後。遷爲大鴻臚。建興中卒。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柏長。早卒。

議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動乎蓍龜。見乎四體。蓋誠于中。形于外。氣焰之所激發。朕兆之所著見。變日星。移物產。興謳歌。起怨讟。有不能揜者。智者觀之。廢興之由可知矣。未必指擬姓氏名字。啓覲覲而亂天下也。自僞莽盜漢。造作符命。姦人因之。遂爲讖記。以世祖之明德而亦惑之。漢道于是。不純矣。桓靈之季。遂有當塗高代漢之訛。既誤袁氏。務成曹丕。譙周又衍杜瓊之言。爲備具禪授之論。方之仇

與成師卒勸末帝舉國降魏。隕昭烈之業。而遺辱宗社。嗚呼。邪說之禍甚矣。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中

列傳第六十九中

技術

魏

朱建平 周宣 馬鈞

管輅

謹案朱建平傳闕

周宣謹案魏志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

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鄒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曹丕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丕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丕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不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耶宣悵不對丕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

下家爭。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爾。時不欲治弟植之罪。偏于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吾昨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足。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爾。何以皆驗耶。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也。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足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爰失火也。宣之敍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焉。謹案。目錄附馬鈞。今闕。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幼聰敏。八九歲即喜仰視天文。父母禁之。不可。曰。家雞野鶩。謹案。陳志作野鶩。猶尚知時。況于人乎。及長。又善周易。星數。風角。占相。無不精究。容貌羸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

多愛之。而不敬也。嘗曰。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務也。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原注。輅別傳。輅年八九歲。便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雖年小。然眼中竟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鶩。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鄰兒共戲。十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語皆不常。宿學書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仇。愛己不褒。每欲以德恕。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勵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言志也。其弟父母孝篤。兄。輅。受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琊即丘長。時年五。來至官。誦書。始諳詩。論語。及易本。便世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益上。會賓客百餘人。座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姿之姿。輅既年少。瞻未聖剛。若相觀。龍。精神。

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雖年小。然眼中竟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鶩。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鄰兒共戲。十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語皆不常。宿學書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仇。愛己不褒。每欲以德恕。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勵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言志也。其弟父母孝篤。兄。輅。受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琊即丘長。時年五。來至官。誦書。始諳詩。論語。及易本。便世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益上。會賓客百餘人。座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姿之姿。輅既年少。瞻未聖剛。若相觀。龍。精神。

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雖年小。然眼中竟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鶩。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鄰兒共戲。十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語皆不常。宿學書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仇。愛己不褒。每欲以德恕。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勵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言志也。其弟父母孝篤。兄。輅。受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琊即丘長。時年五。來至官。誦書。始諳詩。論語。及易本。便世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益上。會賓客百餘人。座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姿之姿。輅既年少。瞻未聖剛。若相觀。龍。精神。

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雖年小。然眼中竟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鶩。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鄰兒共戲。十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語皆不常。宿學書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仇。愛己不褒。每欲以德恕。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勵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言志也。其弟父母孝篤。兄。輅。受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琊即丘長。時年五。來至官。誦書。始諳詩。論語。及易本。便世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益上。會賓客百餘人。座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姿之姿。輅既年少。瞻未聖剛。若相觀。龍。精神。

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雖年小。然眼中竟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鶩。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鄰兒共戲。十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語皆不常。宿學書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仇。愛己不褒。每欲以德恕。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勵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言志也。其弟父母孝篤。兄。輅。受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琊即丘長。時年五。來至官。誦書。始諳詩。論語。及易本。便世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益上。會賓客百餘人。座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姿之姿。輅既年少。瞻未聖剛。若相觀。龍。精神。

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雖年小。然眼中竟視天文。嘗云。家雞野鶩。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比鄰兒共戲。十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語皆不常。宿學書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己不仇。愛己不褒。每欲以德恕。常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勵江漢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言志也。其弟父母孝篤。兄。輅。受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瑯琊即丘長。時年五。來至官。誦書。始諳詩。論語。及易本。便世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時益上。會賓客百餘人。座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姿之姿。輅既年少。瞻未聖剛。若相觀。龍。精神。

謂先飲三升清酒。然後得而言之。子春大喜。傾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輅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爾。子春言。最難者。而輅以爲易耶。如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交采能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遂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其有才器。聽其言。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于是發犛州。號之神童。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璧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菜內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于天。於是恩流涕服罪曰。誠有斯事。兄弟。弟。來三十載如棘子。但願不及子孫爾。輅曰。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原注。輅別傳。利漕民郭恩字。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上日中意便開發。言難論師。于此分著下卦。川思精妙。占覆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哀。初無錯舛。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二十日中。通夜不臥。語義博君但相語墟落處所爾。至于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分著及天文事要。義博每醉輅語。未嘗不推機慷慨。自言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爲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璧疾。不知何故。試相爲作卦。知其所由。若有苦殃者。天道赦人。當爲吾祈福于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爲更生。輅作卦。恩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禮也。兄弟覽來三十餘載。腳如棘子。不能復活。但願不及子孫爾。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

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奉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原注。輅別傳。鮑子春輅相見。日聞君爲劉奉林卜婦死亡。何其詳妙。試。爲論其意義。輅論爻象之旨。說變化之義。若規圓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談易。又喜分著。可謂盲者。視白黑。雙者欲聽清濁。若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爲憤憤者也。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鬪。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

官舍久遠。魍魅魍魎為怪爾。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爾。烏

與燕闕。直老鈴下爾。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患。原注。輅別傳。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

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卜。定共清論。君一時異才。當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外。知基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維所鑄。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鳥一鵠。武丁為高宗。桑穀營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吉禱。願府君勿身立德。

從容光大。勿以知神。茲汗累天真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

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者主射胃腹。故心中縣痛不

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原注。輅別傳。王基即遣信都令還掘其

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澤木皆消爛。但有鐵及白泥耳。及徙骸骨去城十里。其之。不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

玩之已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妙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開變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

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昏亂。此自天授。非人力也。于遠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

里乃太原。問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鳥。此本仙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于爻象。出有意乎。

輅言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者。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大為小。或小為大。

固可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是以夏縣天子之父。趙主如意。漢祖之子。而蘇為黃熊。如意為蒼狗。斯亦至尊

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鳥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顯黑。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

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害也。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徨。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輅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立至。頃之

經為江夏太守。原注。輅別傳。輅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侯州里達人。何言之鄙。昔司馬季主曰。言死或以生。忠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荀道之明。聖賢不讓。況吾小人。敢以為難。彥緯數手謝輅。前言戲之耳。于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經每論輅以管得雲龍之精。能養和運幽者。

非徒合會之才也。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

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中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

驚怖。原注：輅別傳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表息之商。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讀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沈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難以

追徵。遂于此止。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

引西家人。夫離妻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

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原注：輅別傳。渤海劉長仁有辯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每見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沈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鶴難退。伯姬將焚。鳥告日災。

四國未火。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莫虛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鳥之聽。精在鵠火。妙在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之敢信。須臾有鳴鵲之聲。長仁乃服。輅至列人典

農王宏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

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于申。

斗建申申破黃。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

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月也。至期直果為

渤海太守。原注：輅別傳。輅又曰：夫風以時動。爻以象應。時者神之驅使。象者時之彰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宏直亦大聖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抑變乃可爾乎。輅言此雷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守。

衆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電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咸竄。兆民駭驚。于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館陶令諸葛原遷新

與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鼃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

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

物。殼觶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鼃也。舉坐驚喜。原注。輅別傳。諸葛輅字季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

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談之客。諸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才。于是先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原。又敘五帝三王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遂開張戰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車師摧勦。自言吾觀

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關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

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寒灘水。無以尚之。于是客皆欲而縛銜璧。求束手于軍鼓之下。輅總干山立。未便許

狗。何意爲能。輅言濟陽不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辭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輅占既

皆中。景春大笑。輅爲我論此卦意。輅爲開爻散理。分賦形象。言辭辭合。妙不可述。景春及衆客。莫不言

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輅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景雖溫克。然不可保。當當可之。卿有水鏡之才。所

見者妙。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輅數才。游于漢之閒。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器。吾欲

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愚之有也。輅族兄孝國居在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

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原注。輅別傳。輅又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爲棺槨。兌爲喪車。流魂于海。骨歸於家。少許時當並死

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戶不閉。無相

偷竊者。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于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輅宜蒙陰和之應。得及

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原注。輅別傳。輅爲華清河所召。爲北遷文學。一時士友。無不歎慕。安平趙孔曜。明敏有思識。無雙。當去俗騰飛。翱翔昊蒼。云何在此。聞輅消息。使吾食不甘味也。冀州裴使君才理清明。能釋元。每論易。老莊之道。未嘗不注情于嚴。之徒也。又眷吾音。重能相明信者。今當故往。爲卿陳感。虎開石之誠。輅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與朝雲。吾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耶。孔曜言。體中。石之疾。然見清河。內。有一驥驥。抱繫後版。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天骨。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驥驥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齊思。季主。游道術。開神無窮。可爲士英。抱荆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居清河。郡所錄北。冀文。和。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留精九皇。垂神幽微。欲明主不獨治。與才不久。高風遐。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裴使君聞言。則慷慨曰。何乃爾邪。雖在州。未見異才。可用釋人。閱者。思還京師。得共論道。日。況草間自有清妙之才乎。如此。便相爲取之。莫使驥驥更爲凡。荆山反成。凡石。輅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日。不覺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鳴。然後出。再相見。傾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輅治中。四見輅爲別駕。至十月。舉爲秀才。輅辭裴使君。使君言。丁。二尙書有經。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尙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碎破。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之。才。游形。未入于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探元虛。極幽明。然後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辨。而興浮藻。可謂。侯之巧。非能破。毫之外也。若九事皆。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已久。輅去之後。歲朝。嘗有時。則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于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談者。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尙書何晏請輅。鄧颺在晏許。輅與晏談久之。颺謂輅曰。君名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晏遂問易九事。輅辨析明暢。晏曰。君論此世無雙。謹案。陳志。君論下有陰陽二字。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否。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在鼻上。驅之不去。輅曰。夫飛鵠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

甚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尤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夫鼻者，良天中之山。

原注：裴松之曰：按相書謂鼻之所在，爲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

也。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也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

不談。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

德君子矣。過歲更當相見。輅還邑舍，具以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

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謂輅曰：爾何以知何鄧之敗爲

已有凶氣耶？輅曰：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筋不束

骨，脈不制血。謹案：志注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空若

槁木。此爲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二者皆非遐福之象，自然之符，不可蔽也。原注：輅

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上廣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待，則曾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華則道浮，僞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爲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敏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嘖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始

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月日。如言無蹉跌。毓大愕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

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原注。輅別傳。魏郡太守鍾毓清亮有才。難輅易二

滯。分張爻象。義皆殊妙。毓即謝輅。輅卜知毓生月日。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

同化。死生一道。悠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捐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爲懼。緒煩著筮。宜盡其意。毓曰。生

者好事。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鄴典農。輅與苞相見。問曰。君鄉里翟文

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

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士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

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可以相通。難以言論。是以故管班不能說其手。離婁不能說其目。

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

景萬里。無物不照。及其入地。一炭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輝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叢。明不如鏡。今逃日

月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于萬類。鳥獸猶化。況于人乎。夫得改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死亦有徵。

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亦能入。死者能顯亦能幽。此物之精氣。化之遊魂。人鬼相

感。數使之然也。苞曰。日見。陽之理。不過于君。君何以不隱。輅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

之魚。樂其濡澤。不易騰風之鳥。由竹異血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

夙夜耳。幾。琴琴溫故。而索隱行怪。未暇斯務也。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烏朱身。羽翼元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邠曰。此郡舍官。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

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為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山有別位也。邪。依易繫辭。諸為之理以爲法。不得其要。輅尋摩下辭。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于此爲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邪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卒論。此才不淺。不愛久勞。喜承雅旨。如此。相爲高林。休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以虛神于注易。亦宜經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于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繡微未可以爲易也。邪曰：以爲術者。易之數。欲求其端。若如來論。何事于斯。留輅五日。不遺恤。但共清談。邪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于精神遺流。變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邪又曰：此官舍。連有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何當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邪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舍於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氣。以類相求。魘魘成羣。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戶流血。汗染丘岳。彌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吳尚文明。不怪于黃。周武信時。不惑于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邪曰：聽雅論爲近其理。每有變怪。輅聞鼓角聲。或見弓劍形象。夫以上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于犯明靈也。邪問輅易言剛健。輝光日新。斯爲不也。輅曰：不同之名。朝且爲輝。日中爲光。晉諸公讚。邪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爲邪。位至太子僕。子梓字純。中。次宏字終。太常。次漢字仲。光祿大夫。漢清沖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威。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長。尹丹陽。爲中興名士也。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策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強。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先說雞子。後道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季龍因輅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生。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曰：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若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謹案

勳志注作
二氣

故能運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爲疑。季龍曰。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漂景雲而馳東風。輅曰。君不見陰陽燧近。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苟精氣相通。懸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曰。世有軍事。則雞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雞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慮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雞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雉者離之鳥。獸者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管樞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雞雉也。季龍曰。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爲作事不時。怨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于理爲合。不輅曰。晉平谷秦。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感。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兌爲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輕百姓。飾城郭。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原注。輅別傳。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獄既訖。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謙。謙言。馬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若窮者則卜筮之。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原。未然者。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歎曰。作者之高聖。遇者之謂明。此之謂乎。輅隨軍西行。過丑丘。儉祖父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元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

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令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于是倪盛修主人禮。共為懽樂。

原注。輅別傳。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所以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到。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命南箕。召雷公電父。風雨兩師。羣岳吐陰。乘川激精。雲漢車澤。蛟龍含靈。煜煜朱電。吐咀香雲。殷殷雷聲。嘘吸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誠高信實。相為憂之。于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豬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曰。言必實。至日向暮。了無雲。眾人竝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眾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更有長風鳴鳥。日未。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氣四合。大雨河傾。倪謂輅言誤中爾。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答歎曰。吾自知有分直爾。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媳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爾。吾前後相當死者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原注。輅別傳。既有才名。遭朱陽之運。於時名勢赫奕。若火猛。實無畏。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知其名勢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常欲從輅學。下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夫下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于是遂止。子弟無能出其術者。辰欲曰。夫晉魏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及鳥鳴。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喪者盜輅書。惟易林風。及鳥鳴書。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穎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

其源。遼涉其流。亦不爲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以下。始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管梓慎。鄭裨。晉卜偃。宋子章。楚甘公。魏石申。共發靈臺。披神圖。步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日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趾飛鴻。漂漂兮景沒。拙而不工也。若數皇義之曲。長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日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趾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偏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推指。追音響而長歎也。昔京師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十八當亡。可謂。哲相殊。又京房自見遺譏之黨。耳聽青蠅之聲。而諫不從。而猶道路約紆。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遺。可謂知幾相也。京房不上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范。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蠅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輅之直房。辰不敢許也。至于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還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變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宦達爲宰相大臣。膏腴流于名世。華曜列于竹帛。使幽險皆舉。祕言不遺。千歲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辰。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有賢遐潛。不宜于良史。而爲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闊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拮拾殘餘。十得二焉。至仰觀靈囿。說魏晉興衰。及五運浮沈。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薄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哀慚。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州爲列人典農。嘗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知守宮蜥蜴二物者。亡兄于此爲安卦生象。辭喻交錯。徵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各使有理。言辭之後。孟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于斯邪。裴松之曰。案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諱輅傳。寔時爲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儒學爲名。無能言之。世語。寔博學猶不足以竄裴何之流。又案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十五年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爲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讚。談徵逆物。有良史風。爲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於篇左。皆從受之于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冀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于爲鄉婦卜亡牛。云常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爲藏己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爲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衆與共圖。具如其言。豚逸走。卽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纒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元龍。婦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必引留爲賓主。此能消之。卽從。輅戒諸生有過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已。巾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欲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櫻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授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爲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復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

同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于傳。辰既短才。又年歲小。又多在田舍。故益不詳。辰仕宦至州主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又云。輅卜不悉。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安時居西城下南繯里中。三殿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帥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呼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廢驕雷充甲卒來詣盧公。言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驕名。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鹿者。其農行還見毛血。人取鹿處來詣廢告輅。輅爲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逕往門前。伺無入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薑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卜。輅發崇盜者具伏。輅令璫皮肉臙遠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于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議曰。建平之相宣之占夢。億則屢中。小數之信也。至於公明通占相合卜筮。衍象數。傳諸義理。深造天人之際。則技進於道矣。其勉何晏以元凱輔堯舜。周公相成王。視鄧颺爲死人。謂爲鬼幽鬼躁。則有儒者之風。非直技術之士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二下

列傳第六十九下

技術

吳

吳範 劉惇 趙達 皇象 陳訓 葛洪

謹案 吳範傳闕

劉惇字正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中者。輔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謹案：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元稱以爲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或難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

倉卒乏酒。又無嘉穀。無以敍意。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竟效如此。遂出酒。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諭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初權稱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昔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後果如達言。達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尊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氛祥。不亦難乎。問居無爲。引算自校。乃歎曰。吾數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算言。向者謬誤爾。尙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原注。孫盛曰。夫元覽未然。逆變來事。雖神靈梓慎其猶病語。以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常有王氣。故於東江。置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障觀兆萌。而流窳吳越。又不知各術之部。見滯于時。安在其能流視天道。當帝王之符。成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書八卦之象。故摩摩成于善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辭理一。安有迴轉一覽。可

以鈞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事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說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裴松之以爲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漸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爲非理。自中原階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爾。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下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與，流播吳越，在京房之儔，猶不能自免刑戮，況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海客之口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輿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且轉一籌，則足各哉。達之推尊，窮其妙，以知幽湖隱，何愧于古，而以梓潼之，謂達爲妄，非篤論也。謹案：目錄附臯象傳，今闕。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也。好祕學，天文、算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雒，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雒，將有輿襯銜璧之事，非吉祥也。旣而吳亡，訓入晉，拜諫議大夫。俄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宏攻征東參軍衡彥于歷陽，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百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遂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所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爾。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雒陽，歷城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何如。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禍。或問明年吉凶。訓曰：揚州刺史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州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

頭低而視仰。名爲盼刀。又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于江東。咸如其言。年八十餘卒。

議曰。範等吳之精於術數者也。陰機奇中。鬼神所惡。故不敢語諸人。傳諸子孫。猶爲造物所忌。往往不得其死。謂之殺身之學。人君之術。在于修己。用人以安百姓。區區小數。不足學也。孫權必欲知其訣。傳其道。以不得而擯薄之。豈知君人之道哉。陳訓官爲奉禁。畏皓不言。知矣哉。

葛洪謹案。晉書字稚川。

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亡。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學。家貧。樵薪以質紙墨。夜則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擣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曰。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孫權。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元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以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雒陽。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還鄉里。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及元帝

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邊諮議參軍于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年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爾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趨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元霄騁足則亦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翻于鷓鴣之羣藏逸迹于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鶩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首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原注：僥能·短人·長三尺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原注：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鼎·絕筋死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稅之榮權貴之家雖咫尺不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亦既不少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道士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于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語今爲此書羸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難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閤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

于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五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又精辯元蹟。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克期便發。嶽待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語。時年八十一。視其顏面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謹案。葛洪晉人。無與三國。雖以裴注之博采。亦不及洪事。此入正傳。于限斷爲疏矣。

議曰。余觀洪所著抱朴子書。博雅該貫。精窮技術。潤色之以儒學。鼓吹之以文藻。方士之魁傑者也。其以爲神仙可至。專爲修鍊服餌。誤天下後世深矣。人配天地。用萬物養生之具。聖王制作。六經備矣。其居室。其服絲麻。其食穀麥果菜魚肉。起居有時。嗜欲有節。不傷之而已。其存沒如晝夜之常。不祈生而惡死也。自周之衰。乃有方士。爲長生不死神仙之說。誘天下以欲而蠶其心。於是有修鍊服餌之術。燒灼其胃腸。煎熬其血氣。易穀麥以金石。溷精液爲鉛汞。以求長生不死。而徼冀爲神仙。往往殺身而札。瘞夭昏。漢晉之初。猶祕其術。而陰以殺天下。至洪著書。昌言於世。隋唐以來。其術盛行。世主甘心爲周穆、秦王、漢武。憲、穆而下。藥殺者數君。原注。唐書。憲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獲罪有死者。庚子暴崩於中。穆宗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疾作。崩於寢殿。武宗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六年三月帝崩。王公大人。焚其身而不知悟者。見於載籍。不啻數十百人。原注。韓文。李干。鄂。宣宗餌道士藥。疽發於背而崩。

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案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前世墓尙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尙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尙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尙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願貫其下者。權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綈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數日以斃。殿中直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軻邀我於荊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劑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痛不可忍。乞死。及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至今未已也。其禍天下後世如此之酷。而洪乃謂世儒不知而謗已。嗚呼。儒不知洪邪。此可以爲誠者也。

洪不知儒邪。

贊曰：神局奧鎖，冥探灼索，揭露陰機，戒之在得。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三上上

列傳第七十上上

狂士

王弼 荀粲 焦先 扈累 石德林 嵇康 向秀 郭象 孫登 劉伶

禮爲修身之綱。法爲治世之具。所以導民彝。保恆性。軌物則定。王制建皇極。謹天道。故教不肅而成。令不嚴而行。人皆自治。天下無事。所以無爲也。禮主於敬。法主於謹。敬則心不放。非僻邪侈不入。而內直。謹則國有閑。非僻邪侈不爲。而外正。內直外正。心統乎身。國統乎人。內外曲防。而禮法立。禮法立。而人道立矣。自羲皇氏始爲法制。至殷周而極備。人人務爲禮。而天下共守法。所以爲二帝三王之治。仲尼氏之六經。垂萬世之統。之綱。之紀。爲天下大閑。使人終日有爲。而未嘗有爲也。老聃爲禮者也。言道之體。而不及用。一之乎無爲。初未害乎道也。莊周才雄識邁。隘聖人之常。而喜道之變。窮原築底。而又上之。過遠極高。入於虛則蕩。必爲無則罔。以禮爲桎梏。謂放曠爲達。眇天地。蔑萬物。皆以爲土苴。厭然以身心爲疣贅。皆然忘而棄之。直視太初之前。茫然以爲得。託物寓意。馳說聘辯。十餘萬言。自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及孔門之高弟。無不毀譽詬病。以尊老聃氏。於是素隱行怪之徒。蓬首垢面。嘯呼而起。人道頽圯。而天下亂。

矣。然爲之者特方士逸民與道家者流爾。名教之人猶未溺乎其中也。漢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莊，尚清談，謂之元學。學士大夫，翕然景嚮，流風波蕩，不可防制。於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皆一時名流，跌宕太行之阿，號竹林七賢。蔑棄禮法，褻裂衣冠，糠秕爵祿，汗穢朝廷，婆娑偃蹇，遺落世故，顛顛癡癡，心死病狂，乃敢非薄湯武，至於敗俗傷化，大害名教。或臨喪而劇飲，或途窮而慟哭，或箕踞而爲鍛，或荷鍤以自理，解弛樂浪，曠然以爲高，而咸子瞻、孚、族子修、裕，與畢卓、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縱爲奇誕。公卿大夫亦皆從臾，墮敗綱維，頓廢機要，視天下國家，邈然無情，而王衍爲尤甚。卒使八王稱兵，二帝失尊，僭亂之禍，古所未有也。極其志以爲惡，師昭之篡代而爲之，則亦接輿避世之狂人，箕子保身之伴狂也。何至于是然後乃爲狂歟？琴、張、曾、皙、牧、皮、孔子之所謂狂，特以其過高失中爾，未嘗如是也。若嵇阮諸人，非避世也，非保身也，乃真狂爾。故目爲狂士而著於篇。

王弼字輔嗣，侍中粲族孫也。初粲與從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不揚，以凱有風貌，乃妻凱。凱生業，蔡邕有書近萬卷，盡載與粲。粲卒，相國掾魏諷反，粲二子與焉，旣被誅，曹丕以業嗣粲。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生宏及弼，宏字正宗，終司隸校尉。弼幼聰警，年十餘歲，好老莊書，通辯能言，業爲尙書郎，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爲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也？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

言無所不足。微甚歎服。尋亦爲傅嘏所知。而何晏尤奇弼。曰：仲尼稱後生可異。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于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問。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嗤之。時爽專政。黨與共相推進。弼通儻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爽門。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晏。解音律。善投壺。文辭不及何晏。自然有所拔。侍多晏也。頗以所長陵人。故爲士君子所嫉。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不以爲然。謂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于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與書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注。謹案。志鍾會傳注載此書。鍾注作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挾謹案。挾志注作挾。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智懷之內。然而隔踰句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于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又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

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卒。時年二十四。宋豫章太守范甯著論，論何晏及弼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皇帝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辨，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與？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氏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傾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荀粲字奉倩，尚書令彧之子。散騎常侍惲之弟也。諸兄並務儒術，而粲獨喜談虛元。常以爲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侯雉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爲不可得而聞哉？粲曰：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善攸，諸兄怒。

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尙元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裴徽通彼我之懷，爲二家騎驎。頃之粲與嘏善，亦善夏侯元。嘗謂嘏元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爾嘏難曰：能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爾，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娶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痛悼不能已。歲餘亦卒。時年二十九。原注：世說粲與婦至篤，冬日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粲簡貴，不與常人交。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

議曰：孔氏之門，易道傳於顏、曾、子思、孟軻氏。如大學、中庸及七篇，其理皆易，而不及卦爻象數，亦不援引上下經及大傳之文，可謂善藏其用矣。漢儒推本授受之目，則曰孔子傳之商瞿子木，漢興而有田何、丁寬、代遠而不見其文，或有見焉。第卜筮占驗之迹，未有言其理者焉。獨王弼之注，著漢魏傳注之學，辭旨簡奧，各就條貫，最爲折中。然後知漢儒之所傳，亦孔門真是之原也。特弼之學流於老莊，時亂其理，於是疵而未醇，惜哉。初晏弼雖好老莊，宗虛元尙清談，猶未敢放言高論。至粲乃無忌憚，輒以六經爲糠粃，強辨以肆其狂。於是誕妄之徒聞風而起，則粲之罪有甚晏弼者。嗚呼！自謂知道得於象外言表，乃好色而

死於欲其所謂道果何道耶。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避亂。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復遭亂。失家屬。獨竄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之。武陽聞而告南曰。是吾友也。狂癡人爾。遂注籍給粟。日五升。後大疫。人多死者。縣常使埋瘞。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措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見婦人。則自隱翳。須去乃出。自作蝸廬。瀉掃其中。編木爲牀。布草蓆其上。天寒爇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人或遺之食及衣物。不受。或數日一食。或數日不食。於道中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狐兔同羣。未嘗妄語。雖有驚急。亦不遽言。或冒辱之。不顧也。一日爲野火焚其廬。不復結。處草木中。躲上枕塊。五形盡露。體如泥漆。冬雪大至。赤臥不移。人以爲死。往視之。卽驚走避之。魏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嘉平中。太守賈穆之官。過先。先見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食卿而不食。與卿語而不應。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爾。先乃曰。寧有是耶。遂不復語。明年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應。而謬歌曰。祝衎祝衎。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辟羊更殺其殺。羆耶。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辟羊謂吳。羆羆謂魏。於是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

東董經素不識先。密往觀之。見先奮其鬚髯。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闕乎。念其避白波時不先熟視。不言。經知其與武陽厚。復曰。念武陽不耶。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與語。遂不復應。後歲餘病卒。時年百餘歲矣。安定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元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三皇之先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恐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矣。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也。傅元謂之性同禽獸。並爲之傳云。

原注。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子。見漢世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

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常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草屨。以身親土。其體垢污。皆如泥漆。五形露。不行人問。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伸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意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不足。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人莫審其善度。年可百歲餘。乃卒。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菘芫

華如五六十者人或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累年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譚案志注此下有婦無子四字建

安中三輔亂隨正方南入漢中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

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飢力不反輒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

口不言嘉平中年八九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不足食頗爲人傭作飽則復入人與

食不食又數年卒百餘歲矣

石德林者譚案志注云晉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門徒數十譚案志注作數千德林

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元默關中亂南入漢中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

及論內書晝夜吟詠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佯狂譚案志注作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衣敝布

連結不揜體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人與之衣食不受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

取多人問其姓字閉口不言故因號之曰寒貧或素知識者往存卹之輒拜而去人因以爲不癡車騎將

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受取脯一胸糒一升而去後不知所往

議曰先等外形骸廢倫類自同土木而羣乎麋鹿直以辟漢之亂故佯狂爾何必爾耶伯夷太公辟紂者

也聞文王作輿而歸之箕子亦狂者也武王勝殷而事之隱見各以其時爾故孔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

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苟道不行辟之而已又何必狂哉又曰鳥獸不可以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

與。又何必自同麋鹿哉。當是之時。卓紹操懿。篡弑攘奪。固當辟之。昭烈帝室之胄。明於王道。討賊興漢。以孔明之高臥。猶且歸之。先游於雍涼之間。聞其作興。何不從之耶。故先非辟世也。特喪心發狂。至是極爾。其中固無有也。故特列之。狂士皇甫士安儒者也。盛爲稱道。謂羲皇以來所未有。豈知言哉。

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辟怨徙鉅。鉅有嵇山。家於其側。因以爲氏。譙案。虞預自會稽遷于譙之鉅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加山以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鉅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兄喜幹敏有治理。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文辭

壯麗。身長七尺八寸。美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好老莊。以宗室戚屬。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以自娛樂。謂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

期彭祖之倫可及也。乃著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原注。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而竟不然者。皆天爾。此皆兩失其情。請試麤論之。

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爾。原注。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爲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

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原注。漢書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

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食。原注。禮記。曾子謂子思曰。飯者七

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原注古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

然殊觀植髮衝冠原注·淮南子·荆軻曠目裂管·髮植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

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

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

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

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

裏俱濟也夫種田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原注·汜勝之田·農書上

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鄧侯切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

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知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腹原注·博物志·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啖榆則腹不欲覺也合歡蠲忿萱草

忘憂原注·見神農本草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原注·養生要曰·大蒜勿食·常辛害目·蠶處

頭而黑麝食柏而香原注·抱朴子·今頭或蒼身·皆積變而白·身或廣頭·皆漸化而黑·則是元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和菜·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

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翠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

藥養命原注·本草·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養性者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為應人·養生經·上藥養命·五石續形·六芝延年·中藥養

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日惑元黃耳務淫哇

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

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酒醴。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元。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又以爲君子無私。著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清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至。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故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儼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尤曉音律。善鼓琴。每撫弄暢適。超然有得。自謂夔曠合爲一人。乃作琴賦曰。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勗。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

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才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至。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敍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惟椅桐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躡。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紛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原注。淮南子曰。入于虞淵之汜。楚辭。夕晞余身乎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崔嵬岑崑。元嶺巖巖。岵嶇嶇。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巖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岷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舐隈。鬱怒彪休。洶湧騰薄。奮沫揚濤。滯汨澎湃。原注。滯。阻礙反。汨。莫歷反。滯。逆衡反。湃。普拜反。蟹螭相糾。原注。蟹。於陏反。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翁施。叢集累積。兔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原注。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朮。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鈞于澤。得符鯉魚中。隱于宕山。能致風雨。造前陽九山法。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旨。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玉醴涌其前。元雲陰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閒。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於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嶇。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宏敞。心慷慨

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騁原注：俱位反。隅欽泰容之高吟原注：山海經。魏山神童吟。其音常如鐘磬。郭璞注。

書童。老童也。顧頊之子。思元賦。太容吟曰。念哉騁山。在三危西九十里。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摠思制為雅

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原注：莊子。黃帝亡其元珠。使無婁索之。能視百里之外。見欸毫之末。郢人

法般倕聘神原注：倕師襄。魯般倕也。鏤會衰廁則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

徽以鍾山之玉原注：列仙傳。閩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且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

繅繭。三十日乃書訖。則俱去。莫知所如。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

明何其麗也俗倫比律田連操張原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于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

韓子。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而不能成曲。進御君子新聲穆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

並趣上下累應蹠踔礫硤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

流離免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遶而競趣翁鞞煜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

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悒煩冤紆餘娑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

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閒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

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閒手敏觸挽原注：蒲結反。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

詠微子原注：堯賜微子皆琴操。王逸曰。和。暢同。寬明宏潤優游躊躇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

爲好仇。原注：列子名禦寇。鄭人。與穆公同時。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

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故音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

鶩。紛儼喜以流漫。原注：說文。儼。不及也。師立反。竊。疾言也。徒合反。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闔爾奮逸。風駭

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免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

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趨。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倚以慷慨。或怨

嬉。原注：子而。音反。而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復疊攢仄。從橫略驛。奔遞相逼。拊嗟累讚。

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閒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鼓而

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音反。音變。若離鷗鳴清池。翼若遊鴻翔曾崖。紛文斐尾。琳縵離纒。微風餘音。

靡靡猗猗。或摟挽櫟。擗縹緲。輕行浮彈。明嫖際。原注：七。祭反。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逸。微音迅逝。

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旣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

宏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

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原注：舜操也。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

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

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遊絃。原注：八曲。皆琴操也。更唱迭奏。聲若

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原注：五曲謂游春、淥水、坐愁、秋思、幽居也。王昭楚妃千里別鶴，原注：三曲皆琴操也，有王

昭君辭，楚妃笑姬也，有楚妃歎，商陸牧子作別操，謂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筵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

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

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

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若不憚原注：七感反。懷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不能自禁。其康樂

者聞之，則歛原注：于反。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嗚噤原注：上烏沒反，下巨略反。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愈。

淑穆元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

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至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

物，蓋亦宏矣。於時也，金石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原注：淮南子：淄澠之水合，狄牙嘗而之。天吳踊躍於重淵，原注：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爲水伯，其形首足尾八，人面青也。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于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

況蚊行之衆，頽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惜惜琴德，不可測兮。

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翁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其胷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爲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南向秀，沛國劉伶，

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謂之竹林七賢。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樵蘇者遇之，謂爲神人。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從之遊，登無所言。康辭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多，誠寡。」謹案：才多識寡，晉書多字作雋。難乎免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烈自服半，餘

半與康，皆疑爲石。又於石室中見素書一卷，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

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

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原注：晉氏八王故事注，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爲尙書郎。

梯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開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爾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原注：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楹俎而代之。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

乃信其真有爾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

其波流，而悔吝不生爾。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

又仲尼兼愛，不差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

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

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

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原注：史記：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莫問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吾每讀向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

原注：英雄記。向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後漢書：向子平隱居不仕，惟尚中和好，通老易。尚

向不同。未詳。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爲業。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

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爾。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縷，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爾。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爾。吾不如嗣宗之賢，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麝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

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原注·家語·孔子將行·雨無蓋商之爲人也·商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達其短者·故能久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爲輪曲者必不可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爾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原注·莊子·宋人章甫而適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敦·斷也·已嗜臭腐·養鷄雛以死鼠也·原注·莊子·惠子相梁·莊子注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日·南方有鳥·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發南海而飛·北溟·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而不食·非醴泉而不飲·于是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耶·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爾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敝闔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原注·黜·摘也·音義與饒同·反·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爾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

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爾。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爾。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爾。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趨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原注。列子。宋國有田父。常以溼

廣廈。頤室。孫纘。狐貉。頤謂其甚。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告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棠華。萍。萍子者。對柳。蒙稱之。鄉黨取嘗之。苦于口。慘于腹。衆哂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

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司馬昭見而惡之。康性好鍛。宅中一柳。甚茂。激水圍之。當盛夏。袒裼鍛於其下。以爲樂。時鍾會有寵於昭。聞康名而造焉。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東平呂安慕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其後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安遂逮繫。會因言於昭曰。康臥龍也。不爲公起。公無憂天

下。願以康爲慮爾。且聞康欲助田丘儉。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原注。韓子。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任

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

從魯聞之。魯傳而問曰。子賢者也。今日鑿國。殺之何也。太公曰。是見弟立諫曰。吾不臣天子。不友

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是言不得以資罰勸禁也。且夫君之所以使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

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也。家語。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

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身達而險。二曰行

辭。三曰善爲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

居處足以聚徒。言談足以飾邪。繫衆。繫衆足

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

誠以害時亂教。聖賢不得不誅爾。康等言論放蕩。無父無君。

毀譽湯武。非聖無法。且潛圖不軌。宜因釁除去。以懿風俗。昭遂殺安及康。

原注。世語。田丘儉。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山濤曰。

不可。倫亦已敗。裴松之曰。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于寶。孫盛。習鑿爾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禮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卞后。故謂破倫。仲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爲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其之明善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爲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于寶云。呂安兄弟善於鍾會。雲爲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會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雲爲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卞后。倫年殺卞后。此又于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康始逮獄。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璞。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宏。藏垢懷恥。民之多辟。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嚶嚶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飭將來。無聲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勿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之。廣陵散于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寃之。初康嘗遊洛西。宿華陽亭。彈琴至夜分。忽有客謁康。自稱爲古人。與康共談。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

聲調絕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故康臨終。以自寓云。康譔集高士自上古至管寧。凡一百一十九人。爲之傳贊。又作太師箴。以明帝王之道。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爲侍中。死。蕩陰之難。原注。晉書。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譔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稽滄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起家爲祕書丞。累遷侍中。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惟紹端冕以身捍衛。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歎之。左

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著莊周書隱解。發明宗趣。振起虛元。惠帝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術之迹熄。而道家之言盛矣。始秀欲注莊。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爾。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與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旣被誅。秀應本郡計入雒。司馬昭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昭甚悅。秀乃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于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

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

郭象者字子元。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深歎異之曰。聽象語如縣河瀉水。注而不竭。然爲人無行。初秀著莊子隱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不復綴緝。遷流於世。象乃竊秀義以爲己注。惟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及易馬蹄一篇。其餘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不行。至今惟行象注云。謹案。晉書作故今

有向郭二莊。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旣出。便大笑。時游人間。或設衣食。一無所受。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司馬昭聞之。使阮籍往觀。旣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爲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貌甚癡。放情肆志。常以小宇宙齊萬物爲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

林不以生產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死便埋我。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伶曰。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爾。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乃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扁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設禮法。是非鋒起。謹案。毛本晉書作蜂起。注一作鋒。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以壽終于家。議曰。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陰長陽消。臣弑君。子弑父。無復人道。君子隱而已矣。又何必外形骸以自穢。必如楚狂桑戶然後為達耶。原注。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嵇康諸人皆以逸才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不能好遯。遂爲狂人。老莊之術。誤之也。司馬氏父子。方放弑攘竊。踵武操丕。厭然自以爲舜禹。康乃非薄湯武。謂皆以臣弑君。揭觸所忌。其能免乎。著論養生而卒殺身。豈知養生之道哉。太上養心。其次養生。喪心病狂。身死久矣。又奚養生爲。公和風度邁往。高出物表。重閉不泄。古之避世之士也。至于被髮穴處。草衣木食。絕去倫類。委棄世教。雖自同無懷之民。亦接輿之狂也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三上下

列傳第七十上下

狂士

阮籍從子修

阮咸子瞻

阮籍字嗣宗。丞相掾瑀之子也。籍容貌瓌傑。辭藻豔逸。志氣宏放。傲然獨得。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老莊。嗜酒善嘯。能鼓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異之。以爲勝己。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交一言。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原注。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黍生。今名黍谷。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尙書郎。未幾而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

召爲參軍。籍以疾辭。屏居田里。歲餘。爽誅。司馬懿以爲從事中郎。懿卒。司馬師復引爲大司馬從事中郎。曹髦立。封關內侯。轉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得全者。由是不與世事。常爲酣飲。司馬昭欲爲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昭輔政。籍從容言于昭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元遠。不減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旣而飲酒數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旣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各得其志爾。原注。晉書虞預雅好經史。憎嫉元虛。謂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齎酒挾琴造焉。籍大

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司隸校尉何曾。面質籍于司馬昭。坐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污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釀醢酒。常詣婦飲酒。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漢楚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虎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又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至半嶺間。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又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于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於蝨之處禪中乎。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首。爲世所重。宋顏延之。齊沈約。皆爲之注。以爲魏晉雜唱。今存者十有七篇。其詩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遺環佩。

原注。列仙傳。江妃二女。佩兩明珠。大如卵。游江漢之湄。逢鄭交甫。戲之。不知其神也。曰。願請子之

佩。二女解與交甫。去數十步。忽然不見。佩亦失之。

婉孌有芬芳。猶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

諼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

歲暮亦云已。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原注。說苑。安陵君纒得寵于楚恭王。江乙謂纒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衰。子安得長葆幸乎。會王出獵江渚。

有火若雲霓。從南方來。正弼王。善射者射之。兕死于車下。王謂纒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纒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之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纒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棄之。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爲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兕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舉裳裳而趨王。臣亦冀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被姿媚。交笑吐芬芳。

攝手等歡愛。夙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

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幃。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輝。晨雞唱高樹。命駕起旋歸。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

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元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昔年十四五。志尙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今自嗤。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池。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尙銜羽。蛩蛩亦念飢。原注。韓子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尾。將欲飲于河。則必顧。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西方有此屑獸焉。與叩叩距虛比。爲叩叩距虛。蠶甘草。卽有雞。叩叩距虛。至而走。其名謂之蠶。如何當路子。馨折忘所歸。豈爲誇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游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淇淇長江水。山有楓樹林。皋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原注。戰國策。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爲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醎。黃雀其

小者也。蔡侯囚是已。南遊高陵。北陟巫山。飲茹漢之流。食湘陵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白因是已。左州侯。右夏侯。從鄆陵與齊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渾池之塞內。投己渾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授之。封以爲陽陵君。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歲。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之曰。仲容已豫吾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卒。從子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家。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皆不顧。家無儋石。不以爲慮。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終莫能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定何如耳。謹案。晉書作但未知其。壘壘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僞敗。修年四十餘。未有室家。王敦與諸名士斂錢爲婚。慕之者求入錢不得。敦時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嘗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否。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年四十二。

議曰。蘇武李陵初爲古詩。高簡雅質。爲西漢正體。建安中七子作而詞氣盛。逮夫潘陸。益尙才華。古意始

衰矣。惟東漢之十九首，與阮籍之詠懷十七首，託物寓興，辭旨幽婉，曠逸邁往，如醉語無斂，吐出眞實，高

風遠韻，邈不可及。其後陶潛出于應璩。

原注：元好問詩文自註初學記寶門載應璩雜詩，贊子語富兒，無錢可把撮，耕日不得粟，采彼南山葛，單絺恆自在，無用相呵喝，文苑英華載璩三

中更前致詞，夜臥不覆首，下更前致詞，室中婦寤，少哉三更言，所以能長久，鍾嶸詩評，謂淵明詩其源出于應璩，然璩詩世不多見，宋人以璩百一詩較之，謂明與璩，全無關涉，殆未見前二詩邪，大率前輩議論，悉有依據，譏評之際，不可不愜也。

靜深簡麗，委運乘化，悠然天地同流，與籍

原注：三

李白之古風

原注：五

作相表裏，於是爲魏晉古詩之正。

原注：十

歷齊、梁、南、北、隋、唐，至陳子昂之感遇

原注：十八首

李白之古風

原注：五

原注：二

與近世元好問之萬化如大路等，其風格氣骨皆本于籍，璩、潛、鳴呼籍雖狂，而其中蘊蓄者如是。

乃爲詩家規矩大匠，亦人豪也哉。

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掛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

爾耳。」仕爲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于時，

武帝以咸耽酒虛浮，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服，咸居母喪，

縱情越禮，素幸姑婢，姑當歸夫家，初云留婢，既而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

而還，曾無愧容，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與親知絃歌酣宴，特善從子修，每以得意爲

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共集不復用杯觴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飲時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苟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卒二子瞻孚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與人談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鼓琴人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外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莫不歎其恬憺不可榮辱矣司徒王戎嘗問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覘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

原注晉書瞻與王承謝鯤鄒啟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明可漸進先王之教也然感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實不問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開導周旋誨接

永嘉中爲太

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與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僕卽鬼也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年三十字字遙集其母卽姑婢也孚始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于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南渡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輩未能改故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恆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

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對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洸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跡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長年爾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尙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尙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矣時卞壺當官勤恪而孚以曠達自高每謂壺曰卿恆無閒泰常如銜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宏風流相尙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於是貴遊子弟多慕孚及王澄謝鯤之徒爲達壺正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此之由欲推奏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聞者莫不折節而孚自若也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走還家原注晉書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爲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見字嶠屐一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閒暢于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覲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疏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無何蘇峻作逆識者以孚爲知機無子從孫廣嗣

議曰。夫有無不足以論道。正始以來。崇尚老莊。凡物一歸于無。任適放散。闡然以爲樂。故修既爲無鬼之說。而瞻遂爲無鬼之論。爲客所苦。失意而死。則心魄之所未安而致之也。鬼神者道之妙用。聖人罕言。惟於易大傳言其情狀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陰陽不測而妙萬物。最爲深切著明。陽之動而信。聚而爲精。則神之所爲也。陰之反而歸。變而之化。則鬼之所爲也。屈信于天地人物之間。而不滯于天地人物者也。爲陰陽造化而不滯于陰陽造化者也。建立無窮天地萬物。消沈無窮天地萬物。其迹遍天下而卒莫見其迹。其功蓋天下而不自以爲功。故能爲天地無窮之覆載。日月無窮之照臨。寒暑無窮之變化。風雷無窮之震盪。雨露無窮之膏潤。水火無窮之燥溼。峙山嶽。流川瀆。徵聲色。蘊臭味。以爲天地無窮之用。其在于人。一慮之起。神之爲也。一慮之滅。鬼之爲也。一呼之來。神之爲也。一吸之往。鬼之爲也。一生之長。神之爲也。一死之消。鬼之爲也。至于疾痛疴癢。喜怒哀樂。作息語默。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其所爲。于是爲男女夫婦無窮之別。父子兄弟無窮之親。君臣上下無窮之分。仁義禮智無窮之理。禮樂刑政無窮之法。治亂得失無窮之業。古今存亡無窮之迹。權運世操。倚伏制興衰。柄成壞。機榮辱。統是非。辨邪正。以爲斯人無窮之用。故鬼神者三才之機要。幽明之橐籥。名教之紀綱也。豈可謂爲無鬼乎。夫道體藏于靜陰。鬼反爲神之質。神則無方而鬼則有體。若瞻者一狂生爾。烏足以語是哉。孔子謂子路未知人焉。知鬼子路聖門高弟。且猶不知。瞻又豈能知哉。惟其不知。遂謂之無爾。且世俗之謂鬼者。人死而精魄不化。有聲而無

形爾。修瞻諸狂。方放心遺形。雖其身之生亦以爲贅。又況其死者乎。故斷然謂之無也。精變而爲神。魄化而爲鬼。理之常也。氣盛而彊。死精爽則不化。理之變也。故有馮物爲聲。儻形爲影之鬼焉。斷木之餘。蒸而爲菌。戰陳之血。雨而爲燐。有時而然。不可以爲常也。故謂之無鬼。不知鬼者也。謂人之死皆爲鬼。不知人者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三下上

列傳第七十下上

狂士

王戎 從弟衍 衍弟澄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

原注：裴松之曰：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議載

安定太守孟滂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謔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寮。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詠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畿。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厲節精心。奉恩投命。爲效。言辭激揚。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爲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重。無以報。不勝搜搜。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神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瞻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遂遷散騎常侍。後爲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次子乂。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皆乂之子。戎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原注：晉書：戎年六七歲。于宣武場觀戲。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閣。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于道側。見李樹多。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乃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及渾卒。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原注

晉書。朝賢嘗上已禳洛。或問王濟曰。昨遊有何勝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袁宏可聽。王戎談子房李札之間。超然元著。其爲鑑者所宜如此。戎嘗與阮籍飲。兗州刺史劉昶不坐。籍以酒少。酌不方昶。昶無慍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公榮昶字也。與阮籍爲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爾。鍾會伐漢。與戎別。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以戎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晉武篡代。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武將軍。詔率所部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蕪春。郟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帝謂朝臣曰。戎豈懷私苟得者。正當不欲爲異爾。帝雖有是言。然大貶于清議。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碁。而容貌毀瘁。殆不能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于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爾。至于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輔政。拜太子太傅。駿誅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內外。戎戒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

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尙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民。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旣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苟媚取容。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問起義。孫秀錄戎于城內。趙王倫世子欲取戎爲尙書令。倫誅得釋。而問開王容遣使說成都王穎舉兵誅齊王問。檄至。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構造大難。當賴忠謀。以濟不協。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二志。今二王帶甲百萬。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策也。問黨葛旛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戎可斬。羣僚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免。以王室方亂。規依避禍。不爲審諤。及與銓政。未嘗進寒素。退虛僞。但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鼎司。而委事寮屬。閒乘小馬。從便門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利。置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聚錢貨。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計算。恆若不足。而儉嗇不自奉養。人目爲饕餮。其女適裴頠。貨錢數萬。久而不還。及來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之。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乃鑽其核。其鄙吝如此。車駕西遷。戎出奔郊野。在危

難間。方接鋒刃，談笑自若。時召親賓歡宴，竟日。永興二年卒于鄉縣，年七十二。諡曰元。戎有人倫，風鑒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璫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謾謾。謹案：晉書作綬綬。注一本作綬綬。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

不見。敦後果爲逆，嘗經黃公酒壚下，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所羈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羣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獨得免。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及元帝渡江，戎諸宗族益盛，澄、導、綏、敦、元皆爲將相，及太保祥、太尉衍，并戎號瑯琊八王云。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嘗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不以爲然，而衍無屈下之色。祜曰：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楊駿欲以女妻衍，衍恥之，遂佯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爾。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尙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絕口不論世事，惟雅詠元虛而已。原注：晉書衍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與摎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

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之上矣。

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所借貸，因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錐城。

西田園而居。後爲太子舍人。遷尙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衍既有盛才。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妙於元言。惟談老莊。聲名籍甚。傾動當世。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後進之士。莫不景慕。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原注。晉書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聖人之姻也。藉中宮之勢。剛復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爲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曰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長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尙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鋼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及倫篡位。伴狂斫婢。以自免。倫誅。拜河南尹。轉尙書。又爲中書令。齊王冏有匡復功。專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中軍師。累遷尙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尙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拒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擊勒等。

敗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雒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越討苟晞。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卒。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以賊寇蜂起。懼不敢當。曰。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至於白首。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活不。萇曰。彼皆晉之王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排牆填殺之。時年五十六。衍將死。顧左右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復誰咎哉。王敦過江。嘗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元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以爲陣留太守。屯尉氏。元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初。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修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於是流俗放蕩。不尊儒術。阮籍諸人。素有高名。競談浮虛。蔑棄禮法。尸祿耽寵。仕不視事。至衍而聲譽太盛。尤尙清談。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凌遲。裴頠乃著崇有論。以譏之。衍不以爲然。攻難交至。莫能屈頠。

原注。晉書裴頠傳。崇有論曰。夫總混羣本。宗師之道也。方以旒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銷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望者偏。

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僣息之所能獲也。限高墉之
禽。非靜拱之所能以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贖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永
嘉末年。元帝渡江。王導爲鎮東司馬。陳頤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
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
宏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法物廢墜。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
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爾。原注。後漢書。卓茂以儒術。舉爲侍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太傅。封褒。漢書。朱邑爲舒。桐鄉壽夫。廉平不苟。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
部吏民愛敬焉。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
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饋。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
災。朕其憫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導不從。由是江左流風益盛。永和。中桓溫北伐。過淮泗。踐
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望中原。慨然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
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
羸。孑魏武入荊州。殺以享軍。意在宏也。坐中皆失色。時謝安當國。猶尙清談。不恤典禮。至於期功之喪。不
廢絲竹。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志。羲之曰。夏禹憂勤。手足胼胝。文王吁食。日不暇給。今四
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王坦
之聞之。乃作廢莊論以諷。安亦弗悛。以及於亡。原注。晉書王坦之傳。廢莊論曰。荀卿論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廢莊論。放元虛。而不周
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
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無故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

· 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精。三黜之留。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遠行以致訟。悼司微之貽悔。審禩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戒存而邪忘。利損而道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吾自然。善善闇者無怪。故。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執論於不達。語道而失其志。利損而道息。· 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足。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卽濼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君子內應從我游。· 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究。寄積想於三篇。憾卽濼之未盡。其言譎詭。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 方之外。衆人因藉以爲整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即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 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道也。· 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 衍弟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 履歷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 衍弟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

論衡而

走。· 王敦庾凱爲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雋。衍曰。

誠不若卿落落穆穆然也。有經澄所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穎乃誅之。莫不稱快。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凱、阮修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母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樂。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

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經懷。攬順陽人郭舒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勤王。而飄風折其節。杜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曰。昨日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遂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繼。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城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于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于江中。于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俱反。推杜弼爲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懼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聽。於是上下離心。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後率衆擊杜弼。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于豫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弼。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陵謹案晉書脫陵字袁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卞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于敦右。士庶莫不傾慕。兼勇力絕人。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玦。

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敬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矣。敦令力士路戎搃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本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議曰。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也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存之則人道在。所以爲人也。去之則人道亡。雖人而不足以爲人矣。故君子之存之也。始則窮理盡性以至命。中則動心忍性以立命。終則存心養性以俟命。然心爲甚。所以主乎性而統夫人者也。敬慎操持而不放。則常存。心存則人道存矣。自王何崇尚清談。祖述虛無。至二王當國。率天下而放心遺形。以敢廢禮壞法。削去繩檢者爲高。于是君臣父子男女夫婦之倫盡亡。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典盡廢。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高光昭烈孔明之修理維持者。委地而不復存。天下遂無人道。中國于是乎亡矣。嗚呼。凡學術之不適用。祇爲高深迂遠而不切者。皆殺天下誤後世者也。有國君人者。可不辨哉。可不慎哉。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三下

列傳第七十下

狂士

樂廣 謝鯤 胡母輔之子謙之 畢卓 光逸 衛玠 王濟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也。父方參征西將軍。夏侯元軍事，廣時年八歲，元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賢郎，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大卿門戶。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人無知者，性沖澹，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歎曰：「吾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元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尙書令衛瓘逮與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奇之，曰：「自昔諸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整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有識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文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原注：晉書：嘗有別客久闕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旣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

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高
玠。此賢胸中當必無育育之疾。

則所短不言自見。人有過。先盡宏恕。然後善惡自彰。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

以王樂稱首。原注。晉書。廣少與宏與楊準相善。準。字喬。冠行知名。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宏方。愛喬有高韻。謂準

曰。我二兒之優劣。曰。喬當及輔。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口及輔。髦亦自清出。準笑

乃爾。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時人莫見其際焉。原注。晉書。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謂尹

滿。喬。敕河南中部收縛送獄。廣即解遣。衆為廣危懼。孫劄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

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善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安東

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樂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

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又遭難。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

一女。又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三子凱。肇。謨。凱字宏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將軍事。肇字宏茂。太傅東

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宏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贊。典農中郎將。父衡。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易老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贊。典農中郎將。父衡。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易老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贊。典農中郎將。父衡。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易老

能歌善鼓琴。王衍稽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又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將出奔。又欲鞭之。鯤解衣就罰。略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鄰高氏女有色美。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鯤乃謝病去職。避地於豫章。原注。晉書。鯤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惘然無懼色。便于廳中度手牽之。即斷。視之鹿也。

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

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弼功封咸亭侯。母愛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倦。都不顧敦。敦有不臣之節。鯤知不可匡弼。乃從容風議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沈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去爾。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尙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意。周戴南北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

弗知。敦怒曰：「君羸疎耶？」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親重，聞之愕然。參軍王嶠切諫，敦大怒，命斬嶠。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罟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謂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助，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仗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助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悻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時朝望被害，皆爲鯤髮，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年四十三。敦死，追贈太常，諡曰康。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鑒，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庾凱俱爲太尉王衍所親狎。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罪罪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預討齊王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驕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爲河南尹，樂廣擢爲功曹，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

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赴。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卒。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年四十九。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年未三十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也。父護中書郎。卓少放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專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之。卓遂引主人飲于甕側。至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令使逸送客。值雨雪。舉體溼凍。還遇令出。逸解衣傅火。臥令被中。令還見之。大怒。將扶逸曰。家貧衣單。沾溼寒凍。無可代者。若不覆被。則已死矣。何惜一被不活一人乎。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果傑士也。令怪客不入。吏曰。與逸語。令怒除逸名。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東海王越從事中郎。薦逸于越。越卽辟之。尋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宇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于戶外脫衣。露頭從狗竇窺之。大叫。輔之驚曰。

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共薦之元帝。補軍諮祭酒。後爲給事中。卒官。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丰神秀異。祖父瓘曰。此異兒也。顧吾老不見其成爾。總角乘羊車入市。觀者傾壘。皆以爲玉人。驃騎將軍王濟。玠舅也。雋爽有丰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及長。善言元理。多病體羸。母恆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瑯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聞玠言。輒歎服。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兄瑛爲散騎侍郎。玠將奉母避亂渡江。臨別謂瑛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遂渡江。至豫章。見大將軍王敦。言論彌日。敦謂長史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所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終非國之純臣。辭敦適建業。每出觀者如堵。羸疾益甚。永嘉六年卒。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後劉惔尙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尙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中興名士。惟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

議曰。樂廣高簡。尤善清談。廁於二王之間。不免爲狂。其謂名教中自有樂地。則異於彼狂矣。初嵇康阮籍

皆問學淹博。才藻邁逸。自爲一世高人勝士。鄙鍾會之亂臣。絕師昭之賊子。秕穢朝列。放心遺形。則有激而然。若畢卓諸人。中固無有。至于甕間盜飲。以爲適。閉室裸袒。以爲達。踰垣樓女。以爲淫。闕戶字父。以爲醜。特風俗之壞。無所顧忌。耶厥斯弛。至此極爾。夫風俗天下之元氣也。甄陶之以教化。維持之以紀綱。整頓之以禮法。變通之以政事。以爲王風德化。仁流善俗。然後能保天命而延國脈。故夏之忠。殷之敬。周之文。漢之質。以爲一代風俗。皆傳世數十。歷年數百。桓靈之季。漢政始衰。曹氏篡代。專尙威詐。繼之以佻靡。益之以浮華。終爲虛無狂誕。三代二漢之俗盡矣。晉之君相不務更化。重爲倡導。自比於非類。而淪於血肉。又亡秦之所不爲。先正謂晉不及秦。有以夫。

王濟字武子。司徒渾之子也。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老莊。文詞俊茂。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尙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時政得失。濟善清言。諷議將順。朝臣莫及。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咸謂才能致之。非主壻故也。然外宏雅而內多忌刻。以父故。每排王濬。時議少之。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甌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時渾爲僕射。主者處

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謂濟不顧其父，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濟遂被斥。外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埽，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不肯渡。濟曰：「此惜障泥也。」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旣而曰：「知愧否？」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譏，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爾。帝默然。帝嘗與濟弈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腳局下，故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將葬，時賢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客皆笑。楚頷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時吳蜀旣平，大臣鉅室寶貨充積，豪逐侈競，而濟與石苞之子崇及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尙。愷以糒、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而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見。

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當還卿。」乃命悉取珊瑚樹。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異。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愷嘗置酒。王敦與其從弟導俱在坐。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使美人行酒。勅客飲不盡卽殺。酒至敦所。敦故不持薄。美人悲懼失色。及導導素不能飲。強爲盡觴。愷乃悅。美人得免。其驕傲如此。識者知其亂將作也。

議曰：魏晉名教頽侈。

原注：文爾反。

喪心肆欲。莫不夸毗爲狂。高者旣爲曠達。不經世務。故下者溺於淫侈。相與

逐競。自天子親繫絳紗。縱羊車而幸。監作。

原注：晉書。秦始皇元年。帝多簡良室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帝多內寵。平泉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廷始將萬人。而

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於是濟愷及崇窮奢。角富糞土。紈繡瓦礫珠璣。歌兒舞妹。

麗絕世。世因以成俗。至於東昏之躡金蓮。

原注：南史。齊東昏侯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今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

長城之隆結綺。原注：陳書

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其窗牖壁帶懸欄。鑿苦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每微風漸至。香聞數里。

石遂血胭脂以刻几案。

原注：晉載記。石季龍以子遠爲天王皇太子。遠

首酒淫色。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共傳視之。

高洋斷股髀以爲弦歌。

原注：北史。齊文宣斷美人股以爲琵琶。曰：佳人難再得。

晉啓之嗚呼。學術之殺天下後世。若是之酷哉。

皆桀紂之所不爲。而自

贊曰：崇慝翔僞。泯彝墮則。放心遺形。枵然自得。勉勉貞士。甘爲狂人。遂俾魏晉。復生一秦。維綱解弛。倫類

戕弊。匪惟誤國。又誤後世。莊爲老兵。老乃佛媒。敗俗叛道。淪胥爲夷。

